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率領臺灣作家赴日本訪問暨

參加「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

出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國人姓名：吳密察副主任委員

吳麗珠科長

出國地區：日本

出國期間：九十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日

報告日期：九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行政院研考會/省(市)研考會 編號別

C6/
C09204248

系統識別號:C09204248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頁數: 173 含附件: 否

報告名稱:

率領臺灣作家赴日本訪問暨參加「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

主辦機關: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聯絡人/電話:

黃潔瑩/23432435

出國人員:

吳密察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會本部 副主任委員
吳麗珠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第二處 科長

出國類別: 考察

出國地區: 日本

出國期間: 民國 92 年 11 月 05 日 - 民國 92 年 11 月 11 日

報告日期: 民國 93 年 02 月 20 日

分類號/目: C6/文學及藝術 C6/文學及藝術

關鍵詞: 中書日譯

內容摘要: 為推動台灣文學國際交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近年來與日本出版社合作出版現代台灣小說、原住民文學及現代詩等系列叢書。2003年，文建會為擴大對日文學交流，乃配合中書日譯系列叢書之出版，由副主委吳密察率領作家鄭清文、李昂、朱天心、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賴明珠與陳桂杏等人及承辦科科長吳麗珠，組成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以下簡稱代表團）前往日本，與日本文壇及學界人士進行對談交流，除促進彼此溝通瞭解外，並期使日本民眾對台灣文學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與日本學界展開四天密集性的座談與交流，與會的日本學者專家除為對台灣文學研究學有專精者外，並普及日本學術界、出版界及翻譯界。自研討會熱烈的參與情況看來，此次代表團的訪日活動，不僅引起日本媒體方面的重視，在與學界各方面人士的接觸上也達到了台灣文學傳播的效果，而更可說是一次深入日本學界、文化界的深度交流。

本文電子檔已上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

摘要

為推動台灣文學國際交流，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近年來與日本出版社合作出版現代台灣小說、原住民文學及現代詩等系列叢書。

2003年，文建會為擴大對日文學交流，乃配合中書日譯系列叢書之出版，由副主委吳密察率領作家鄭清文、李昂、朱天心、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賴明珠與陳桂杏等人及承辦科科長吳麗珠，組成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以下簡稱代表團）前往日本，與日本文壇及學界人士進行對談交流，除促進彼此溝通瞭解外，並期使日本民眾對台灣文學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與日本學界展開四天密集性的座談與交流，與會的日本學者專家除為對台灣文學研究學有專精者外，並普及日本學術界、出版界及翻譯界。自研討會熱烈的參與情況看來，此次代表團的訪日活動，不僅引起日本媒體方面的重視，在與學界各方面人士的接觸上也達到了台灣文學傳播的效果，而更可說是一次深入日本學界、文化界的深度交流。

考察行程

2003 年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赴日訪問交流活動行程表

日 期	活 動 行 程
11 月 05 日 (星期三)	啟程 (台北→大阪關西機場→京都)
11 月 06 日 (星期四)	京都見學、觀摩，並假立命館大學與關西地區現代文學學者進行對談。
11 月 07 日 (星期五)	拜會台灣文學研究會塚本照和教授等人，並參觀天理大學。之後奈良見學、觀摩。
11 月 08 日 (星期六)	參加東京大學主辦之「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
11 月 09 日 (星期日)	假明治學院大學舉行「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以「現代台灣文學與文化現狀」及「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精髓」二個主題，由隨行作家七人發表演講，並與日本文化出版界人士進行座談。
11 月 10 日 (星期一)	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11 月 11 日 (星期二)	返國 (東京成田機場→台北)

備註：

- 1、 吳副主委密察 11/5~7 參加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赴日考察行程，嗣於 11/7 晚在東京與代表團會合，以展開此行最重要的研討會行程。
- 2、 11/10 原訂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嗣因羅代表福全臨時有要公，爰提前一晚(11/9)接見本訪問團。

團員名單

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由本會吳密察副主委擔任團長，文學業務承辦科吳麗珠科長擔任秘書，另有作家七人：

鄭清文先生

李昂女士（本名：施淑端）

朱天心女士

夏曼·藍波安先生

瓦歷斯·諾幹先生

賴明珠女士

陳桂杏女士

目 次

壹、前言	6
貳、過程	9
參、心得與建議	20
肆、附錄	
附錄一、 文建會吳副主委在明治學院大學「台日文化 交流研討會」開幕式致詞	26
附錄二、媒體相關報導一覽表及內容	28
附錄三、活動照片與說明	51

附錄四、立命館大學「當代台灣文學」座談 會資料-----	61
附錄五、東京大學「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 會」資料-----	72
附錄六、明治大學「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 資料-----	110
附錄七、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名冊 -----	165

壹、前言

1992年文建會邀請日本出版商、現代文學學者與會，開始有系統的獎勵將中文現代台灣小說譯為日文，推銷到日本的文化界、讀書市場。在獎助之下，同年，李昂的《殺夫》及鄭清文《阿里山神木》的日譯相繼在日本出版，深獲好評。

1997年起，文建會更與日本著名商業出版社國書刊行會合作出版《現代台灣文學系列》，截至目前，共出版了李昂《迷園》(1999)、白先勇等人短篇小說集《台北故事》(1999)、朱天心《古都》(2000)、黃春明等人短篇小說集《從鹿港來的男子》(2001)、鍾理和等人短篇小說集《客家女子》(2002)、施叔青《維多利亞俱樂部》(2002)。2004年預計出版白先勇《孽子》、李昂《自傳的小說》。

此外，文建會與日本株式會社草風館合作出版《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系列》，目前已出版《莫那能(詩)、拓拔斯·塔瑪匹瑪(小說)集》、《歸鄉／利格拉樂·阿烏女(散文)、夏曼·藍波安(小說)集》。第三本為《瓦歷斯·諾幹集》，已在此行中發表。2004年預計出版《諸家合集》、《神話傳說和現代的言說集》。

除了現代台灣小說之外，文建會也獎助出版台灣文學的學術性著作，截至目前已出版了《復甦的台灣文學---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與作品》(1995年，東方書店)、葉石濤《台灣文學史》(2000年，研文出版社)、《台灣的”大東亞戰爭”--媒體、文學、文化》(2002年，東京大學出版會)。

由於有了上述豐碩的成果，近幾年來，日本文化界相當重視肯定台灣文學這個「新領域」，日本國、私立各大學文學相關科系也陸續開講台灣文學。2002年日本外務省轄下的「國際交流基金」也設「台灣文學市民講座」，邀請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日本大學山口守教授、橫濱國立大學垂水千惠教授、成蹊高校河原功教授共主講12回，將台灣文學也傳播到日本一般市民中。

過去台灣作家訪日，幾乎都是個人，影響有限，2002年文建會曾組成小型訪問團，由第二處黃武忠處長、葉石濤先生帶領訪日，相當成功，葉石濤先生在東京大學的演講全文，甚至刊登在歷史悠久的著名文學雜誌《新潮》，影響甚鉅。

綜合這十年來文建會的努力，對台灣文學、台灣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已有豐碩的成果，對台灣文化的國際宣傳成效

斐然，更成為台、日之間文化交流的基石。在如此的成熟時機下，2003年，文建會配合中書日譯系列叢書之出版，擴大邀請國內作家組成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座談，並由吳副主委密察親自領隊，將台日文化交流帶入另一個高峰。

本次訪日作家人選，因李昂、朱天心著作譯本《迷園》、《古都》及賴明珠譯介村上春樹小說與陳桂杏所著哈日漫畫書於日、台銷售情形甚佳，讀者反應熱烈，將成為此行日方媒體追逐的焦點，故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極力邀請渠等赴日，另亦推薦文建會贊助出版日譯書籍《阿里山神木》作者鄭清文、短篇小說集《台北故事》作家代表朱天心及「台灣原住民選集系列」作家代表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隨團前往。

代表團赴日訪問交流活動原訂於2003年六月間，嗣因SARS疫情關係，展延至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日辦理。

貳、過程

【十一月五日】

搭乘日亞航 EG218 抵達大阪關西機場，夜宿京都。

【十一月六日】

京都見學、觀摩，並假立命館大學與關西地區現代文學學者進行座談會。

早上，參觀京都清水寺。

下午，先參觀金閣寺，然後赴立命館大學與關西地區現代文學學者進行座談會。

立命館大學是日本著名的學府，與台灣的學術交流相當密切，它和台灣的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訂有學術交流、合作協定。而以台灣文學研究活躍於日本學界的琉球大學星名教授，及此次台灣作家訪問活動的策劃人黃英哲教授都是立命館大學的畢業生。

按，日本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成立以來，即以研究、推廣現代文學為其立會宗旨。現任秘書長黃英哲教授任教愛知大學，於講學、研究之外，與藤井省三教授參與文建會日譯叢書翻譯工作並擔任編輯委員，協助推動台灣文學譯介工作不

遺餘力，且已有顯著成效。尤其是藤井教授於日本學界占有重要地位，與當地出版界、藝文界關係良好。

立命館大學座談會題目是「當代台灣文學」，由該校國際言語文化研究所所長西教授主持，並由宇野木洋教授負責聯絡關西地區學者及安排會場。座談會由代表團隨行作家發表專文，並由日本學者進行評論。次序如下：

- 1、鄭清文〈我看台灣文學〉；沢井律之（光華女子大學助教授）評論。
- 2、李昂〈我小說中的日本〉；笈久美子（神戶大學名譽教授）評論。
- 3、朱天心〈我的台北城市書寫〉；齋藤敏康（立命館大學教授）評論。
- 4、夏曼·藍波安〈我的海洋文學世界〉、瓦歷斯·諾幹〈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現況〉；下村作次郎（天理大學教授）評論。

鄭清文發表〈我看台灣文學〉，他以作家李喬為例，指出台灣文學具有鄉土、寫實、反抗與歷史的特色。

李昂發表〈我小說中的日本〉。因評論人笈久美子對台

灣讀者如何看待李昂作品相當感興趣，李昂表示：父親與姊姊都曾經走過日治時期，在《迷園》中的國族認同引起討論，作品也多觸及「政治」與「性」兩大社會禁忌，早期引起批評，但三年前她再出版《自傳的小說》，該書是尺度最開放的作品，大家都接受，也可顯見台灣社會風氣的開放與轉變。

朱天心發表〈我的台北城市書寫〉。她因前輩作家葉石濤曾言：「若想真實的了解台灣，只有在原住民文學身上才能識得……」，引發她深入思考個人於台北城市書寫的意義。不過，與會的下村作次郎指出葉石濤當時在東京大學演講時的原文應是：「台灣文學的未來都在原住民作家的肩上。」葉石濤上述的一段話在本座談會中獲得交叉印證，朱天心爰說這是個美麗的誤會，引發了她對台北城市書寫的思考。此外，台日作家們也對文學創作「現代化」熱烈討論，朱天心認為作家有選擇逃避或迎向挑戰兩條路，但如同研究火山的學者，火山爆發時必定冒著生命危險向前衝，勇於面對現代化浪潮應是小說家的天職。

夏曼·藍波安發表〈我的海洋文學世界〉。夏曼表示，生長在蘭嶼的他與島嶼上的人們腦海裡全是海洋的世界，海洋文學與詩歌其實早就存在於他的民族與祖先，只是過去他

們都只用著自己母語述說大海與魔鬼戰爭等的故事，夏曼僅是部落裡用漢語書寫的第一人而已。過去日本許多優秀的人類學者多有過居住台灣原住民部落的經驗，這次他很高興因為「文學」的關係與日本相遇。

瓦歷斯·諾幹發表〈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現況〉，他說：台灣原住民文學是「野生的文學」，三十多年前他接受漢人教育，學會文字書寫，就像是一顆種子野放在山上，發育成今日的原住民文學創作。野生的文學創作生命力非常旺盛，可蔓延到台灣各地，他也希望這股力量可以漂洋過海到日本，也期盼日本可以有自己的野生文學。

座談會中，原住民文學作家瓦歷斯·諾幹與夏曼·藍波安成為矚目焦點。下村作次郎指出：他個人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十年來，這是台日雙方文學交流以來第一次有台灣原住民作家來訪，意義重大。

按，文建會與日本株式會社草風館合作出版《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系列》，合作期間為91年至93年，下村作次郎擔任主編之一。預計出版五本。該叢書於2002年出版第一集《莫那能（詩）、拓拔斯·塔瑪匹瑪（小說）集》，2003年出版的第二集《歸鄉／利格拉樂·阿烏女（散文）、夏曼·

藍波安（小說）集》與第三集《瓦歷斯·諾幹集》，預計 2004 年出版第四集《諸家合集》與第五集《原住民與平埔族的神話傳說集》。

下村作次郎將甫出版的第三集《瓦歷斯·諾幹集》送給瓦歷斯·諾幹，並感性的說：「台灣這二十年來產生了如此豐富的『山與海』文學創作，台灣原住民文學是個深具魅力的文學世界！」

【十一月七日】

拜會台灣文學研究會塚本照和教授等人，並訪問天理大學及參觀該校附屬之天理參考館。

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學是一所知名學府，與台灣的學術交流非常密切，和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更有姐妹校關係，每年都有互派交換教授。天理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會」對日本和台灣之間的文化、文學交流的活動貢獻很大。該會由天理大學塚本照和教授在 80 年代成立，現任會長為下村作次郎教授。由於天理大學親里研究所主任佐藤浩司教授及中國語課程下村作次郎教授鼎力襄助，文建會與草風館株式會社合作印製之《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系列》得能順利出版，因此，

此行特別此安排赴天理大學訪問，以表達謝意。

天理大學非常熱心接待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除橋本武人校長親自接見外，「台灣文學研究會」前後任會長塚本照和教授、下村作次郎教授，以及親里研究所主任佐藤浩司教授均陪同拜會。此外，接待代表團的尚有中國文化大學交換教授方獻洲教授，及曾於1995年間在中國文化大學擔任交換教授的前田均教授。

天理大學是日本研究台灣文學的起源地之一，該校附屬的博物館——天理參考館收藏有世界生活文化及考古美術等珍貴文物，國際馳名。代表團到訪天理參考館時，該館正展出「台灣—蘭嶼島原住民達悟的生活民具特展」，以食衣住行主題展示達悟相關展品。隨行的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意外地客串起這項展覽的解說員，第一手傳達蘭嶼當地的風土民情。他一見到展覽入口的達悟人自製拼板船，就備感親切，也在造船的他現場解說起造船所需木材數量與方法。在服飾展覽區，夏曼·藍波安一一介紹展品在達悟部落中的原始用途與擺飾，如「八角帽」等帽飾是必須當了祖父與祖母的人才能佩帶的。他也指出展場中的模特兒穿著丁字褲的方法與事實有誤，——褲頭非一整片白布，而是必須連續三摺。

另他也發現展品「牛角」的說明牌寫著「祖神像」的錯誤，夏曼·藍波安說「角」在達悟心中具有財富象徵，可能在角的某部分有雕刻圖文，但絕非祖神像。博物館展覽員一路跟隨下來，聽得聚精會神，也保證會將錯誤之處一一修正。

此外，「世界的文化生活」常設展中展出台灣傳統鄉村生活的用品，參觀到此展區，前輩作家鄭清文就成了台灣民俗活字典，一一解說台灣傳統民俗，如金紙與銀紙的不同用法，神桌上的正確擺法等。

【十一月八日】

參加東京大學主辦之「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

本研討會係由東京大學主辦，由該校藤井省三教授籌劃二年，而於本日假該校校區山上會館舉行。

研討主題針對施叔青、李昂兩姊妹的文學作品進行討論，惟由於施叔青因故未出席，因此與會人士把焦點放在李昂的作品上。

出席本研討會的台日學者作家，除代表團之作家成員外，並包括：藤井省三、上野千鶴子、山口守、垂水千惠、小川洋子、叶原登、黃英哲、彭小妍、邱貴芬、關詩珮等人。

除就現代台灣文學的創作理念交換意見，並對台灣的女性主義小說展開熱烈的討論。

【十一月九日】

假明治學院大學舉行「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以「現代台灣文學與文化現狀」及「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精髓」二個主題，由隨行作家七人發表演講，並與日本文化及學術界人士進行座談。

「日本文化交流討論會」是由台灣文建會主辦，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附屬研究所、日本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會、日本台灣原住民交流會與草風館出版社協辦。

吳副主委密察在開幕式中指出：台日文化交流在明治學院大學舉行，具有特別意義。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爭取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時的島田三郎代議士全力支持，而島田三郎就是明治學院的前輩，也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他特別銘感在心，希望日本朋友能藉這樣的討論會，認識到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多樣。

吳副主委並指出，我們的訪問團作家群，來自台灣文學

界老中青三代，橫跨漢人、原住民作家，及台灣女性主義作家，希望讓日本朋友進一步了解台灣文學。而自研討會熱烈的參與情況看來，代表只要台灣有好的文學作品，國外有好的翻譯詮譯者，台灣文學一定可以走出去。

然後，藤井省三專題演講「日台文化交流的台灣文化」。接下來，研討會以「現代台灣文學與文化現狀」及「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精髓」二個主題，分別於上、下午，由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隨行作家七人發表演講，並與日本文化及學術界人士近二百位對台灣有興趣者進行座談。

泰雅族的瓦歷斯以泰雅族母語朗誦詩作《山是一座學校》，夏曼則是以達悟語朗誦傳統詩歌，讓在場日本與會者欣賞了台灣原住民語言之美，更藉此傳達了原住民文學的創作意念。

專門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的下村作次郎指出，二十年前他因交換教授來到台灣，聽到也看到台灣許多故事，相當感動，後又接觸到吳錦發著作的《悲情的山林》將之翻譯成日語版。下村作次郎認為將台灣文學介紹給日本是種「使命」，而且不能僅有一本著作，必須不斷的發表相關文章。因緣際會下，長期關注日本唯一少數民族「愛奴」的草風館出版社，

因為台灣原住民豐盛而多元的創作性與高水準令人驚艷，而邀下村作次郎將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品中書日譯。

下村作次郎協助舉辦本研討會，他指出，十年來，此時是台灣文學在日本推動最賣力與關鍵的時刻。本研討會參加名額十月底就爆滿了，來的都是年輕一代的學生或研究者，再三展現台灣文學與原住民文學未來的發展是可期待的。

研討會中，台灣族群與文學的多元性引發讀者詢問作家們創作時是用何種語言思考的？李昂、鄭清文與朱天心坦言母語分別是福佬話、客家話，但侷限於文字與教育歷程的關係，很遺憾，母語可能無法負擔以致需使用北京話語思考。

此外，鄭清文認為台灣文學具有鄉土、寫實、反抗與歷史等特色，小說是生活、技巧、思想，而寫實最能表現生活。未來台灣文學創作應將此寫實特性、普遍性思考進去。他說：「台灣要寫好的文學作品，而這也是我要走的路。」

另創造「哈日」一詞的陳桂杏與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賴明珠個別分享創作經驗。

由於與會的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與夏曼·藍波安帶來的原住民多元魅力讓日本學界頗為讚賞，下村作次郎爰預告：2004年日本台灣學會第五屆大會將於東京大學，屆時將

以「台灣原住民的文學到底是什麼？」來持續探討這股熱潮。

晚上，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羅代表福全蒞臨懇親會，會後，並熱情邀請本訪問團至八芳園茶敘。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 (一) 在文建會中書日譯計畫經過十年的耕耘後，以台灣文學為主題的「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首度在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登場。顯示文建會台灣文學中書日譯系列叢書的出版，業以其多元及獨特性，取得了日本學界與文壇的重視。
- (二) 中書日譯計畫目前已經邁入第十年，從2002年開始舉辦的台灣作家團訪問日本活動，經過了2002年與2003年兩年的耕耘，已經在日本逐漸的奠下根基，透過作品的譯介與作家親自訪問交流，宣傳的效果日益擴張，除與日本學界達到交流的目的，為台灣的宣傳也達到極大的效果外，讓日本逐漸意識到台灣文學的面貌。
- (三) 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成員有李昂、朱天心、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賴明珠、哈日杏子(陳桂杏)，囊括了台灣老、中、青三代，並融合了不同立場、不同族群，甚至不同的寫作領域的作家，而除了作家外，也包括了翻譯家、與現代日本文

化評論家，完整的呈現了當代台灣文化、文學的成熟與多元。

(四) 本次隨行的兩位原住民作家，發言受到熱烈的呼應。這是台日雙方文學交流以來第一次有台灣原住民作家訪日，使得此行意義特別重大。而文建會與日本株式會社草風館合作出版《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系列》，使得日本學術及出版界，對台灣原住民豐富而多元的創作性與高水準頗為讚賞。更展現台灣文學與原住民文學未來的發展是可期待的。

(五) 於立命館大學（京都市內）與明治學院大學（京都市內）分別舉行的「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與「台日文化交流討論會」，關西地區（大阪府、京都府、奈良縣、兵庫縣、和歌山縣、滋賀縣）與關東地區（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茨城縣）的學者都相當踴躍的參與，此次交流會在不少學者、研究生及文化人的出席下，盛況空前，對日本的文化界與學術界皆帶來了一股新的風潮。

- (六) 透過了台灣當代文化與文學的媒介，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此次所展現出的多元性與成熟性，給予日本的大眾傳播媒體及社會人士很大的驚艷與衝擊，加上團員們更以開放的心胸暢談己見，此也讓日本各界人士打破以往對台灣的固定印象，更見識到台灣社會已經逐漸接納多元，並呈現其自由民主的成熟一頁。
- (七) 代表團來訪之前，已引起日本媒體方面的重視，「朝日新聞」與雜誌「東方」且登出代表團的活動消息。此次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的訪問期間，日本媒體「朝日新聞」與「天理時報」更對團員做了進一步的專訪，而且報導了作家團的活動消息，代表團成員之一的李昂也被安排與日本芥川獎得主，著名小說家小川洋子進行對談，對談之內容近期內將全文登於著名的文學雜誌「新潮」。而在立命館大學舉行的「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的座談全紀錄，將全文登於立命館大學的「國際言語文化研究所學報」。綜合以上所述，可知此次代表團的訪日活動，不僅引起日本媒體方面的重

視，在與學界各方面人士的接觸上也達到了交流的效果，可以說不僅僅是由台灣人自成一體的學術、文化宣傳活動，更是深入日本學界、文化界的深度交流。

二、建議

- (一) 此行在日本參加的一場座談會（立命館大學承辦「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及二場研討會（東京大學主辦「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及明治大學承辦「日本文化交流討論會」），由於與會的日方學者專家都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甚為熟悉，因此討論的氣氛非常熱絡，顯示台灣文學在日本已受到重視。今後宜在此基礎上，賡續推動中書日譯工作。
- (二) 本次參加研討會的台灣原住民作家是第一次在日本現身，所帶來的原住民魅力更是讓日本學者讚賞。2004年日本台灣學會第五屆大會將於東京大學，以「台灣原住民的文學到底是什麼？」持續探討這股熱潮，而文建會中書日譯進行中的白先勇《孽子》與李喬的《寒夜》等也會陸續出版，

建議屆時配合推動台灣作家參加研討會。

- (三) 文化交流與台灣文學的向外輸出與介紹，都必須要長期的經營與持續才能有所成效。目前在日本長期進行的中書日譯計畫，與台灣作家交流活動兩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成效卓絕。建議除了作家的訪日活動應該每年持續耕耘之外(訪日的最佳時期是利用每年六月中旬舉行的日本台灣學會年會日期)，中書日譯的工作更是不能中斷，今後的選書除了本著初衷對台灣文學多面向的全面觀照外，更希望可以每年配合作家訪日行程進行密集的宣传。
- (四) 以往台灣作家訪日的活動範圍大都瑣定在關東地區與關西地區，今後的活動範圍除了日本的首善之區：關東地區仍照舊舉行外，其他地區也需要開拓經營：如九州地區、北海道地區，東北地區等地，將台、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推向全日本。
- (五) 中書外譯出版品的讀者對象目前以國外學界人士為主(如文建會與日本國書刊行會合作出版的《現代台灣文學系列》被日本大學當作台灣文學的教

材)，將來可考量與國內出版社合作翻譯發行台灣文學中日文對照的普及本，以兼適國內及日本一般讀者的需求。

(六) 台灣文學外譯工作很難立竿見影，文建會中書日譯工作得旅日學者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及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等，經過十年不斷的耕耘，始有今日豐碩的成果；建議於適當時機予以獎勵。

(七) 一般而言，在外國(如日、美)對台灣文學有興趣者仍以學術界人士為主。今後宜建立台灣文學中書外譯的整體機制，有計畫的推動。並擴展與國外民間的文學交流。

肆、附錄

附錄一、吳副主委在明治學院大學「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開幕式致詞

這是我們台灣作家第一次大規模的組團訪問日本，首先，我要感謝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竹尾先生的協助，也感謝脇田學長的支持，讓我們有機會在這麼好的場地舉辦台日文化交流討論會，當然，這個討論會的舉行，還有不少日本朋友的背後協助，這些都是我要致謝的。

今天，台日文化交流在明治學院大學舉行，可謂具有特別意義。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爭取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時的島田三郎代議士全力支持，而島田三郎就是明治學院的前輩，也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本人特別銘感在心，希望日本朋友能藉這樣的討論會，認識到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多樣。

台灣文化所呈現的多元化，與台灣文學所呈現的多樣性，這是有目共睹的。台灣文化的發展，已邁入成熟燦爛期，我們能夠有自信的大聲喊出，在建立了我們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時，我們又能包容台灣文化的多元性。我們的訪問團作家

群，來自台灣文學界老中青三代，橫跨漢人、原住民作家，及台灣女性主義作家，希望讓日本朋友進一步了解台灣文學。自研討會熱烈的參與情況看來，展現了台灣文學與國際接軌的初步成果，也代表只要台灣有好的文學作品，國外有好的翻譯詮譯者，台灣文學一定可以走出去。

我們的訪問團作家群中也有翻譯家、文化評論家，將日本文學作品譯為中文。或介紹日本流行文化，將日本文化輸入台灣，我也認為真正的文化交流是雙向交流的，這才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現象。最後，謹祝大會成功。

附錄二、媒體相關報導一覽表及內容

資料目錄	來源	日期
原住民文學山高海深受矚目－台灣作家訪日，翻譯心得，創作歷程和關西學者熱烈交換意見	民生報	2003.11.08
朱天心公開台北城市書寫心路	民生報	2003.11.08
台日作家京都面對面：原住民文學旺盛生命力燃起對話火花	自由時報	2003.11.08
研討現代台灣文學：李昂的鬼 日作家熱烈討論	中國時報	2003.11.09
哈日杏子回銷日本	民生報	2003.11.10
台日文化交流續攤場景換到明治學院	民生報	2003.11.10
多元、獨特 有別於中國文學 台灣文學令日本學界驚豔	自由時報	2003.11.10
城市無故事 小說家須另尋新徑：台灣作家參加東京「日台文化交流論壇」 朱天心慨嘆現代化與全球化挑戰作家創作空間	中國時報	2003.11.10
豐富多元的台灣書寫：日本對於台灣文學的編譯和出版	文化視窗	2004.01
文化有根，不怕別人摘葉子－記台灣作家代表團赴日訪問交流	文化視窗	2004.01
日台文化交流シンポジウム「台灣文化の現在」	『東方』 268號	2003.06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日本朝日新聞	2003.10.22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台北週報 第2116號	2003.10.23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東方』 273號	2003.11
台灣の作家ら14人	日本天理時報	2003.11.16
女性の視点で近代史描く	日本朝日新聞	2003.12.01

剪報資料卡

編號	日期	✓ 92.11.-8	來源	✓ 民生報
----	----	------------	----	-------

原住民文學

台灣作家訪日 翻譯心得

山高海深受矚目

創作歷程 和關西學者熱烈交換意見

(續見次頁)

剪報資料卡

編號	L-11	日期	91.11.18	來源	民生報 A13
----	------	----	----------	----	---------

(請接上頁)

記者林英喆／京都報導

●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一行，五日從台北到京都訪問，六日晚在京都立命館大學與關西地區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座談，題目是「當代台灣文學」。由於日方的學者專家也都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甚為熟稔，座談氣氛甚是濃烈，尤其是原住民作家的發言與受到的呼應，讓台灣原住民文學也漸在日本受到重視。

這次台灣作家訪日團是繼去年之後，文建會的第二度出擊，成員除了作品在日本有譯本的鄭清文、李昂、朱天心與兩位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及瓦歷斯諾幹，另也包含翻譯村上春樹作品的賴明珠及最近在日走紅的「哈日作家」哈日杏子（陳桂杏），這也是台灣首次派出原住民作家到日訪問。

座談的主題大都繞著台灣當代文學受現代化的影響。夏曼藍波安是蘭巔達悟族作家，作品《冷海情深》是近年來頗受重視的，在座談會上他發表「我的海洋文學世界」時指出，「我們的島嶼都住著會游泳的男人，他們的腦海裡全都是海洋的世界，海洋文學與詩歌其實早就存在於我們的民族跟祖先，

所以我不是海洋文學的第一人」。但對所謂的「海洋文學」這四個字，夏曼藍波安說，他不曾界定他寫的就是「海洋文學」，他寫海，寫他的民族，只因為海就在他們的身邊，這個海是他用中文書寫的海的世界。

夏曼藍波安很感慨地說，在以往他們的小島上接受「大島」來的犯人、神父、牧師及不好的老師及所謂的「現代化」之時，從不知有文學，一個島到另一個島原來的教堂就是海洋，後來卻變成一個小部落就有六座教堂，禮拜天，他的太太到這個教堂，孩子到別的教堂，他則到海洋潛水，一個家庭「四分五裂」。但他也感激地說，他父親那一代是因為日本人類學家調查的關係，被介紹給日本，他則是書寫及文學，作品翻成日文，且到日本訪問，並且與很多文學前輩在日本相聚，否則「大島的人不會到我的小島」。

瓦歷斯諾幹則說，他與夏曼藍波安的關連，除了都是原住民外，那就是夏曼藍波安寫的是海之深，他則寫山之高，可惜因為城市高樓大廈擋住了人的視野，看不到山之高。至於現代化對原住民文學與



↑台灣作家赴日訪問團與關西學者座談，先由鄭清文（前排左起）、李昂、朱天心，與瓦歷斯諾幹（後左）和夏曼藍波安發言。

記者林英喆／攝影

其他台灣文學的異同是野生的與人工培育保護的。他說，前兩年，平地螢火蟲復育成功被視為大新聞，他則奇怪，在他們的部落之中，螢火蟲到處都是，他也講了一個頗為浪漫的泰雅族關於螢火蟲的神話故事，大意為一個待嫁女子始終得不到男子的提親，最後終羽化飛走，並化為很多的光點，到處都是。他說，這是描述戀慕愛情的女子的神話，顯現對情愛的需求是天生的，原住民文學其實就是如此，接受到漢化及文字後，在山上開花結果，並有旺盛的生命力，四處蔓延。

講評的是翻譯《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的天理大學教授下村作次郎，他向日本聽眾介紹兩位原住民作家在台灣地理位置，以及他們兩人文學創作歷程，包括也用羅馬拼音以母語來寫作，並稱許瓦歷斯諾幹的「山是一座學校」詩作的重大意義。同時指出從中國新文學、台灣新文學的演化過程，從一九八〇年代才開始的台灣原住民文學，現也已開始有人構思寫台灣原住民文學史了。

編號	日期	92.11.-8	來源	民生報 512
----	----	----------	----	---------

朱天心 公開台北城市書寫心路

與現代化的遭遇戰 無可迴避
震懾 思索 找到寫下去的理由

記者林英苗／京都報導

●從一九九七年出版《古都》以來，朱天心的這部作品不僅為兩岸書評家所重視，2000年日本文本在文建會的贊助下，由日本國書刊行會出版，也受日本評論界的青睞，書評文章更是成篇累牘，更遑論讀者熱烈的反應，但朱天心從未回應。在這次由文建會組成台灣作家赴日訪問團，第一場與日本學者座談時，朱天心發表〈一場與現代化的遭遇戰——我的台北城市書寫〉，深刻道出了她的創作企圖與意義。

朱天心這篇文章是緣於去年台灣文學前輩葉石濤在東京大學發表的專題演講提及，「若想真實的了解台灣，只有在原住民身上才能識得」。這段話震懾住朱天心，也令她思索：到底屬於她的城市書寫是什麼意義？在台灣或當今的漢字書寫版圖中站在什麼樣位置，否則她何以為繼。她說，她的震懾絕非否定原住民作家。

身為外省人第二代，朱天心的認同問題常在小說中出現，她說，相較於鄭清文、李昂，他們有空間和時間的原鄉可回；夏曼藍波安及瓦歷斯諾幹有他們或已殘敗、或已受汙染的故鄉可返。而她只能也只會寫她大半生成長的台北，不管對它是什麼樣的愛怨情仇，她必須為台北書寫找尋意義。朱天心也強調，她所謂的台北城市書寫，並非意謂台北就等於台灣，如同紐約不同於美國或東京不同於日本一樣。

在這篇論述中，朱天心說，她的重點只想談一談在目前仍在用漢字的共和國中，台北書寫的特殊性，她描述為：台北與現代化的遭遇戰中，相較於日本及大陸，是一場不疾不徐、不太長也不太短、不過溫馴也不致災難。

朱天心解釋說，她雖對現代化或全球化有保留和質疑，但現實世界和歷史過程中，並不會因為文學家的質疑而頓挫或轉向，但做為風暴中心的台北，她無可奈何與之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共處半世紀，有人迴避、有人對抗，有人熱烈擁抱，當然也有人在不同時期，呈現不同的態度。而她是屬於不在熱烈擁抱現代化的那群人之中，但她以為無論是對抗或迴避，也都得知道現代是什麼，打算拒絕的是什麼，甚或打算戰鬥的敵人是什麼。她批評大陸某些熱烈擁抱的作品，是與自我的主體是切斷的。

原先她以為這並非難事，但看到代表上海的王安憶在上海極力現代化中，卻已轉向江南小鎮，李銳仍有黃土高原，莫言則有山東的高密，可以供他們迴避，換句話說，大陸作家仍有寫實的空間，有好整以暇的說故事的空間。

雖然朱天心承認她偶會羨慕很多作家有他們的故鄉可寫，但她也珍惜台北城市書寫在整個漢字書寫版圖中，身先士卒的突圍衝決作用。她認為，那之於終將難逃現代化乃至全球化浪潮的中國大陸，一定有著領先指標的意義，這也支撐她繼續寫下去的理由。

評論人京都立命館大學教授藤敏雄頗為贊同朱天心的論點，並指出中國大陸作家雖仍有空間可迴避現代化的衝擊，但未來，一個被現代潮流推動的中國，要真實反應有著複雜結構、高度發展的技術和文化的巨大都市面貌，以及在那裡生活的人們的精神世界的時代，馬上來臨了。與會學者下村作次郎則澄清說，朱天心可能誤解葉石濤的意思，他說，如根據葉老的日文意義，應為「將來台灣文學，寄望於台灣原住民文學身上」。朱天心立即謝謝下村的指正，並說這是個美麗的錯誤，她也再次強調，她絕沒有傷害原住民文學的意思。

台日作家京都面對面 原住民文學旺盛生命力

記者康俐雯／京都報導

「台灣多元的文學創作可補日本單一民族的不足！」日本立命館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所六日舉辦的「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邀請「台灣作家代表團」與關西地區的日本文壇與學界進行交流。會中原住民文學作家瓦歷斯·諾幹與夏曼·藍波安成為矚目焦點。日本天理大學專門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的下村作次郎指出，個人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十年來，這是台日雙方文學交流以來第一次有台灣原住民作家來訪，意義重大。

文建會與日本草風館合作出版的「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系列叢書共五集，擔任主編之一的下村作次郎指出，第一卷收錄莫那能與拓拔斯·塔馬匹瑪的作品，第二卷是排

灣族女作家利格拉樂·阿烏女的散文與夏曼·藍波安的小說；第三卷是瓦歷斯·諾幹個人集，還將出版《諸家合輯》與《原住民與平埔族的神話傳說集》。

昨天下村作次郎將日本甫出版第三卷熱騰騰的送給瓦歷斯，下村作次郎說「台灣這二十年來產生了如此豐富的『山與海』文學創作，台灣原住民文學是個深具魅力的文學世界！」瓦歷斯指出，台灣原住民文學是「野生的文學」，三十多年前他接受漢人教育，學會文字書寫，就像是一顆種子野放在山上，發育成今日的原住民文學創作。野生的文學創作生命力非常旺盛，可蔓延到台灣各地，他也希望這股力量可以漂洋過海到日本，也期盼日

本可以有自己的野生文學。

夏曼表示，生長在蘭嶼的他與島嶼上的人們腦海裡全是海洋的世界，海洋文學與詩歌其實早就存在於他的民族與祖先，只是過去他們都只用著自己母語述說大海與魔鬼戰爭等的故事，夏曼僅是部落裡用漢語書寫的第一人而已。過去日本許多優秀的人類學者多有過居住台灣原住民部落的經驗，這次他很高興因為「文學」的關係與日本相遇。

另一方面，鄭清文則以作家李喬為例指出，他認為的台灣文學具有鄉土、寫實、反抗與歷史的特色；而日本學者寬久美子對台灣讀者如何看待李喬作品相當感興趣，李昂表示，父親與姊姊都曾經走過日治

燃起對話火花

時期，在《迷園》中的國族認同引起討論，作品也多觸及「政治」與「性」兩大社會禁忌，早期引起批評，但三年前她再出版《自傳的小說》時是尺度最開放的作品，大家都接受，也可顯見台灣社會風氣的開放與轉變。

至於朱天心則因前輩作家葉石濤曾言「若想真實的了解台灣，只有在原住民文學身上才能識得……」引發她深入思考個人於台北城市書寫的意義，昨天也在會中獲得交叉印證，證實可能是個美麗的誤會，下村作次郎指出，葉石濤當時在東京大學演講時的原文是「台灣文學的未來都在原住民作家的肩上！」此外，台日作家們也對文學創作

作家有選擇逃避或迎向挑戰兩條路，但如同研究火山的學者，火山爆發時必定冒著生命危險向前衝，勇於面對現代化浪潮應是小說家的天職吧！



鄭清文、李昂、朱天心（前排左起）與瓦歷斯、諾幹（後排左起）、夏曼、藍波安看到自己的作品譯成日文版本感到興奮。

（記者康俐雯／攝影）

行政院文化「現代化」熱烈討論，朱天心認為

91. 1. 10,000張

編號	日期	92.11.9	來源	中國時報
----	----	---------	----	------



▲李昂文學中的「鬼」讓日本學者期待。
(洪金珠攝)

李昂的鬼 研討現代台灣文學 日作家熱烈討論

洪金珠/東京報導
由東京大學中文所、日本文部省主辦的「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昨(8)日在東京大學校區「山上會館」舉行。台日文現代文學者共聚一堂，雙方針對施叔青、李昂兩姊妹的文學作品，就現代台灣文學的創作理念交換意見，並對台灣的「女性主義小說」展開一場熱烈的討論。

昨日參與這場文學討論的台日學者作家包括：藤井省三、上野千鶴子、山口守、垂水千惠、小川洋子、原登、黃英誓、彭小妍、邱貴芬、關詩珮等人。

昨日東大的研討會，上午以施叔青的作品為題，下午則以李昂的創作為焦點。施叔青本人因故未出席討論會，因此與會學者把焦點放在李昂的作品上。

為了讓台日作家有更具體的交流，主辦單位事先讓小川洋子、李昂以「海」為題，分別做了一篇小說

的創作，討論會上兩位名作家就「海」做創作理念的交流。曾以「懷孕日記」獲得芥川文學賞的小川洋子，昨日在討論會上坦承，她是在讀到李昂以「海」為題的短篇「吹竹節的鬼」，才發現原來「海」是含有那麼深遠的政治性。小川表示，她是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出生的，海對她而言像是湖一樣平靜，是生活中不可或缺文化。要不是李昂小說中揮之不去渡海而來的「鬼」，她根本還無法領悟到「海」的政治性。

小川洋子指出，李昂小說中的性描寫很多，也常出現懷孕的主題。小川說：「李昂的作品中，性與死似乎與懷孕這件事有關。」小川問李昂為什麼沒有讓「殺夫」的女主角懷孕？李昂說：「我並不是很清楚當時為什麼把性描寫得那麼痛苦，但我覺得那麼痛苦的性生活，當然不會懷孕！」

曾經與李昂有過多場對談的上野千鶴子表示，「鬼」在日本文學及傳統戲劇中，意即帶有「過剩性」的女人，因為過剩的愛恨情仇，最後變成可怕的「鬼」。上野半開玩笑地說：「李昂形容自己的小說帶有『憤怒』，其實帶著憤怒就是『過剩』，也許憤怒並不一定變成鬼，但我可是一直抱有憤怒的社會學者。」

哈日杏子

連年在東瀛出書廣受喜愛

回銷日本

所創「哈日」一詞已成普遍用語

記者林英喆／東京報導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代表作家哈日杏子（本名陳桂杏）昨天成為台日文化交流討論會的焦點，她所發表的報告「台灣的流行文化」引起迴響最大。她說，流行文化並非毫無意義，反而可創造出另一文化的可能。

哈日杏子是近幾年來台灣所謂青少年文化的代表作家，所創的「哈日」的哈是從台語轉成國語，並且也已轉化成日語用詞，被稱爲是「哈日族」教祖。從2001年開始，每年在日本出版一本書，至今已有一本書在日出版，包括《哈日杏子日本中毒》、《爆烈台北》及《COGO台北》，已爲日本出版界矚目，尤其最後一本書將於二十七日在東京的JUNK堂書店舉行新書簽名會，入場費還需一千日元，可見她受歡迎的程度。

她說，一般台灣的學者專家對所謂的青少年流行文化都不屑一顧，甚至是輕蔑，就像他們當初對「哈日」一詞不但不看好，也不認同，認爲有失尊嚴。尤其在「韓流」來襲時，有的人則大聲說，「哈日」已經過氣了，其實非但沒有過去，而是已經「普及化」了，現

在已成為普遍的用語，反倒回銷到日本。

哈日杏子說，哈日現象不能簡化爲流行文化，她強調「哈日」不是短暫的，畢竟在「哈日」之前，台灣早就有日本情愫，尤其是文化方面。另外，一般「哈日族」其實並非一切以日本爲尚，以她爲例，對好的事物才「哈」，不喜歡的則不會，也非一定是新潮流才喜歡，看到日本鄉下的舊棉被套也會哈，更令她驚奇發現，自從哈日之後，有時她也會哈台。

她打趣甚且反諷地說，嚴格說來，「哈日」也對社會經濟有七大貢獻：一是能促成學習日語的熱潮；二是創造出流行商店的經營契機；三是出版業也因「哈日」發燒而增加收入，其他還有增加電視台製作與日本有關節目，學者專家也可藉機上電視台；以及有助旅遊業的發展等。她期盼未來大家能正視「哈日」現象，讓年輕人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只要有心，她認爲從流行文化之中，因爲相互轉換也可能創造新的文化，未來台灣也可以藉此產生屬於自己的新文化之潛力。

香港詩人也斯現在日本東京大學客座，昨天也參加討論會

，認爲台灣文化的多樣性，以及舉辦台日交流討論會，對香港非常有參考價值。哈日杏子也提及她最近在香港出書，同時因爲最近的香港之行也改變了她十年前對香港不良的印象。南韓的留學生也問說會不會哈韓，她說，她沒去過南韓，將來如果能去南韓，說不定也會哈韓：

報告會後，哈日杏子的簽名會大排長龍，也是此次台灣作家代表團最受歡迎的，還有日本棒球迷請哈日杏子簽名，將送給台灣旅日棒球選手張誌家及許銘傑。

（續見次頁）

行

總號 35

91. 1. 10,000張

剪報資料卡

編號	000	日期	92.11.10	來源	民生報
----	-----	----	----------	----	-----

(請接上頁)



↑哈日杏子(中)成為昨天討論會的焦點,右為賴明珠。
記者林英喆/攝影

台日文化交流續攤 場景換到明治學院

記者林英喆/東京報導

●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昨天指出,台日文化交流在明治學院大學舉行,可謂具有特別意義。在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爭取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當時的島田三郎代議士全力支持,而島田就是明治學院的前輩,也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他特別銘感於心,並希望日本朋友能藉這樣的討論會,認識到

台灣文化的多元與多樣。

這項討論會是文建會與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附屬研究所合辦,昨天在明治學院白金校園舉行,先由東大教授藤井省三為日本聽眾報告台灣的歷史與文化,讓他們了解台灣的背景,其後鄭清文、李昂及朱天心分別報告各自的文學創作心得。

對三人的文學報告,有一在

日本的台灣人間李昂與鄭清文,他們兩人創作時用什麼語言思考。李昂答說,她認為那位聽眾想要的答案希望能聽到是用福佬話,但她受教育的背景是用北京話,所以思考及創作都用北京話,但至少能在小說中傳達出台灣的特色出來,並且翻成外文時可將台灣帶出去。鄭清文也說,語言是工具,用什麼工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學本身所傳達的是什麼。朱天心的一半外省一半客家也被問到為何沒有用客家話創作,她說,她僅在小時候與外公、外婆說客家話,那不足以負荷創作時的需要。

頁 號	111	日期	92.11.10	來源	自由時報	21
-----	-----	----	----------	----	------	----

多元、獨特 有別於中國文學

台灣文學

令日本學界驚豔

記者康俐雯／東京報導

台灣文學系列叢書的出版，「以其多元及獨特性，在日本學界與文壇為台灣文學取得了『發言權』與『市民權』，確定了台灣文學有別於中國文學，是可置外於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中書日譯在幕後推手——愛知大學副教授黃英哲經過十年的耕耘後，以台灣文學為主題的「日本文化交流研討會」終於首度在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登場。

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率領作家鄭清文、李昂、朱天心、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賴明珠與陳桂杏等組成「台灣作家代表團」，與日本學術界及近兩百位對台灣文學有興趣者進行交流。泰雅族的瓦歷斯也以泰雅族母語朗誦詩作〈山是一座學校〉，夏曼則是以達悟語朗誦傳統詩歌，讓在場日本與會者欣賞了台灣原住民語言之美，更藉此傳達了原住民文學的創作意念。

「日本文化交流討論會」是由台灣文建會主辦，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學部附屬研究所、日本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會、日本台灣

原住民交流會與草風館出版社協辦。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致詞時指出，來自台灣文學界的老中青三代作家，橫跨漢人、原住民作家還有台灣女性主義作家等組成日本訪問團，希望讓日本朋友進一步了解台灣文學，自研討會熱烈的參與情況看來展現了台灣文學與國際接軌的初步成果，也代表「只要台灣有好的文學作品，國外有好的翻譯詮釋者，台灣文學一定可以走出去！」

專門研究台灣原住民文學的下村作次郎指出，二十年前因交換教授到台灣，聽到也看到台灣許多故事，相當感動，後又接觸到吳錦發著作的《悲情的山林》將之翻譯成日語版，他認為將台灣文學介紹給日本是種「使命」，而且不能僅有一本著作，必須不斷的發表相關文章，因緣計畫下，長期關注日本唯一少數民族「愛奴」的草風館出版社邀其將台灣原住民文學作品中書日譯，因為台灣原住民豐盛而多元的創作性與高水準令人驚艷。

(續見次頁)

剪報資料卡

編號	400	日期	92.11.10	來源	自由時報	41
----	-----	----	----------	----	------	----

(請接上頁)

協助黃英哲舉辦此次研討會的下村也說，十年來是台灣文學在日本推動最賣力與關鍵的時刻，昨天的研討會參加名額十月底就爆滿了，來的都是年輕一代的學生或研究者，再三展現台灣文學與原住民文學未來的發展是期待的。研討會中，台灣族群與文學的多元性引發讀者詢問作家們創作時是用何種語言思考的？李昂、鄭清文與朱天心坦言母語分別是福佬話、客家話，但侷限於文字與教育歷程的關係，很遺憾，母語可能無法負擔以致需使用北京話語思考。此外，鄭清文認為台灣文學具有鄉土、寫實、反抗與歷史等特色，小說是生活、技巧、思想，而寫實最能表現生活。未來台灣文學創作應將此寫實特性、普遍性思考進去，「台灣要寫好的文學作品，而這也是我要走的路！」另創造「哈日」一詞的陳桂杏與翻譯村上村樹作品的賴明珠、作家朱天心及李昂個別分享創作經驗。

今年的研討會第一次現身的原住民作家帶



李昂（右起）、鄭清文與朱天心研討會上分享創作經驗。
(記者原俐雙/攝)

來的原住民多元魅力更是讓日本學界讚賞，下村作次郎預告明年日本台灣學會第五屆大會將於東京大學，以「台灣原住民的文學到底是什麼？」持續探討這股熱潮，而文建會的中書日譯進行中的白先勇《孽子》與李喬的《寒夜》等也會陸續出版。

編號	000	日期	92.11.10	來源	中國時報
----	-----	----	----------	----	------

城市無故事

小說家須另尋新徑

台灣作家參加東京「日台文化交流論壇」
朱天心慨嘆現代化與全球化挑戰作家創作空間

劉黎兒／九日東京報導

針對去年6月台灣文學前輩葉石濤在東京大學演講提出的「台灣文學未來在原住民文學身上」的說法，作家朱天心今天首次藉著國際會議場合發表自己的城市書寫心得，認為台灣的寫作無論是要迴避或對抗現代化，都不得不了解現代化，並珍惜台北城市書寫在寫作上的突圍衝擊作用；另一方面，原住民文學因為最近在日本譯介增加受到重視，被視為經過日本侵略以及國民政府衝擊而存活的少數民族文學。

今天在東京出席明治學院大學「日台文化交流論壇」的台灣作家均提出報告，鄭清文的主題是「我看台灣文學」，敘述殖民地台灣文學的四個明顯特色是鄉土、寫實、反抗、歷史；

原住民文學鄉土性較為濃厚，都會文學則同義性較高，所以文學在維持特性以及普遍性之間如何協調是很重要的，台灣文學的課題是今後要如何使之更為充實寬闊。

李昂則說明自己作品中的日本，在寫「殺夫」時，她對「日本時代」的認識是來自「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作品；而到了「迷園」，因為家庭環境的關係，所以「日本時代」比起她不可能去的中國、中華文化更容易接觸；其後描寫謝雪紅的「自傳小說」也與日本脫不了關係，因為謝雪紅要成立台共時還到日本接受日共的指導，因此她也為此而到東京、神戶體驗當年謝雪紅的歷程，最近完成的「看得見的鬼」，因為縱深數百年，也與「日本時代」不可分。

(續見次頁)

剪報資料卡

高 號	○○○	日 期	92.11.10	來 源	中國時報
-----	-----	-----	----------	-----	------

(請接上頁)

朱天心則因為葉石濤去年在東大演講時曾說過「台灣文學的未來在原住民文學身上」，讓她重新思考自己的城市書寫定位，因為她在台北住了40年，覺得台北書寫的特殊性是一場不疾不緩、不長也不短、不太溫馴也不致災難的與現代化的遭遇戰；雖然許多大陸作家對於現代化採取抑鬱的拒絕，不過大陸地廣，生活形態天南地北，大陸小說還有寫實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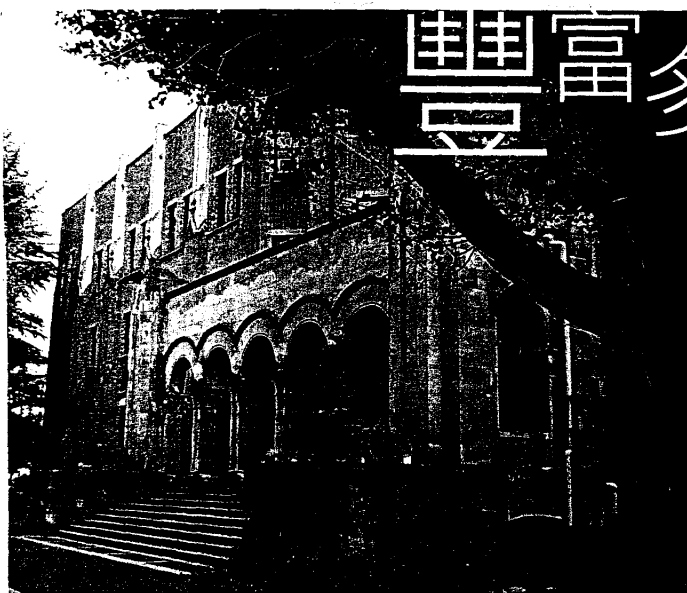
但現實生活上的現代化及全球化腳步加快，台灣及東歐、拉丁美洲的小說家都必須在壓縮的錯亂的時間表下趕進度，小說變得更为難寫，但是一旦衝決突圍則更为漂亮耀眼，如賈西斯、馬奎斯震撼世界的所謂魔幻寫實等。朱天心表示，王安憶早幾年即發出「城市無故事」的慨嘆，這是王安

憶第一次與現代化遭遇的感想；她自己羨慕莫言有山東可寫，李銳有黃土高原，舞鶴有海島天涯，夏曼·藍波安的蘭嶼、李昂有鹿港可寫，但是自己也不能不珍惜台北城市書寫的突圍衝決作用，而且會對終將難逃現代化的乃至全球化浪潮的中國大陸有領先指標意義，就如台灣在其他諸多面向所曾扮演過的。



▲台灣作家鄭清文(中)、李昂(右)、朱天心(左)等人在東京談自己的創作體驗以及對台灣文學的看法，讓日本各界理解台灣文化、文學的多元性。

(劉黎兒攝)



豐富多元的 台灣書寫

日本對於台灣文學的 編譯和出版

文·攝影／吳音寧

① 二〇〇三在東京大學舉辦「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吸引百餘人參加。

—— 〇〇三年初冬，由文建會主辦的台灣作家訪日行程，在京都的立命館大學、天理大學，東京的東京大學、明治學院大學與日本學界及出版界認識交流，踏出對話的一步。這不是台灣文學第一次在日本發聲，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早在文建會有系統的運用公部門的力量，將台灣文學推向日本，日本出版界已經零星翻譯台灣小說。一九七九年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譯成日文後，在日本造成很大的迴響，呼應著戰後日本開始反省殖民侵略

對於東南亞的傷害等後續問題。這部以日本人到台灣買春為故事架構的小說，透過買春的日本男人，找賣春的台灣女人，隱喻出不平等的歷史切面，也透露出戰後日本不僅沒有承擔對於殖民地的賠償要求，更轉換形式，改以經濟力強勢入侵。至今，《莎喲娜啦·再見》已在日本發行一萬七千本，是台灣文學在日本的翻譯書籍中的銷售第一名。

接下來，從八〇年代中期到九〇年代，以戴國輝為中心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出版了《台灣現代小說選》系列，翻譯了《彩鳳的夢》、《終戰的賠償》、《三腳馬》、《消失的男人》，以及劉大任的《浮游群落》、鄭清文的《阿里山神木》等。然後九〇年代初期，文建會也開始推動小規模的中書日譯，邀請日本學者及出版社合作，將台灣的文學作品翻譯成日文。

一九九三年，藤井省三翻譯李昂的《殺



① 座談會外，作家們也去參觀三島由紀夫寫過的《金蘭寺》。



在東京大學大樹下休息的工人。

夫》，由於話題性強烈，在日本文壇激起震盪。雖如中國時報駐日記者劉黎兒的觀察，台灣文學其實尚未打入日本暢銷的主流。但縱使非主流，力量仍在奮力拓展。其中，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便赴日留學的黃英哲，是不可不提的重要推手之一。

黃英哲赴日「奮戰」多年，從留學生一路到教授。一九九四年，清華大學舉辦一場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的國際研討會，不少研究台灣的日本學者搭機與會。會議結束後，本來預計要出版專書，不過一直拖著，黃英哲於是向文建會申請經費，從卅九篇論文中挑選出二十篇，在一九九五年出版《復甦的台灣文學——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及作品》。論文集在日本學界投石問路，據說反應良好。在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研究大宗的日本學界，台灣文學一直不是焦點，錢光燈很難打到，研究者也少，但也許因為台灣政府友善的態度（有補助），或者太多人研究的領域難出頭，還不如轉向等原因催化，隨著島嶼自身對於日據時代台灣作家的重新發掘與認可，日本學界也漸漸注意到台灣文學。

到了一九九七年，在日本愛知大學教授台灣文學的黃英哲，再次建議文建會應該積極將台灣文學譯成日文，因而和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山口守成立一個委員會，預計出版現代台灣文學系列，以三年為目標，至少每年出版一兩本。至今，出版了李昂的《迷園》、朱天心的《古都》、白先勇的《孽子》、施叔青的《維多利亞俱樂部》，以及選有黃凡、張大春、平路等人作品的《台北故事》、選有宋澤萊、王拓等人作品的《鄉土小說》，以及二〇〇三年推出的客家小說選《客家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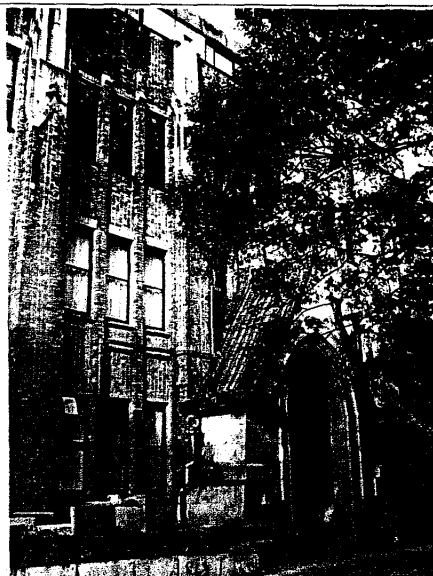
「反應比我們想像的還好，」說話很急的黃英哲，習慣性蹙緊眉頭又舒展，一笑說：「幾乎每本書都有書評出現，而且，也證明了台灣文學有別於中國。」

接著，黃英哲說到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二〇〇二台灣的大東亞戰爭——文學、媒體、文化》一書，收錄日本及台灣學者的重要研究論文。書出版之後，至今日本文化界相關的書評就有五、六篇，「可以說，到這一本書出版之後，確定了台灣文學已經在日本取得發言權及市民

權！」將這句話又重複加重語氣說了一遍，黃英哲臉上露出憨厚的笑容。

而相似的欣慰，也來自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吳密察在台灣作家訪日團的行程中，來到曾經就讀的東京大學。在由日本學界舉辦的「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後的二次會，他站在回憶洶湧的東大地下室，說：「從前在東大唸書時，很寂寞，寂寞到什麼程度呢？寂寞到如果有任何報章雜誌刊登台灣的消息，哪怕是很小很小的消息，留學生們都會彼此爭相走告。到現在，一場有關台灣文學的研討會，竟然能夠聚集一百多人來參加……，實在要謝謝大家這些年來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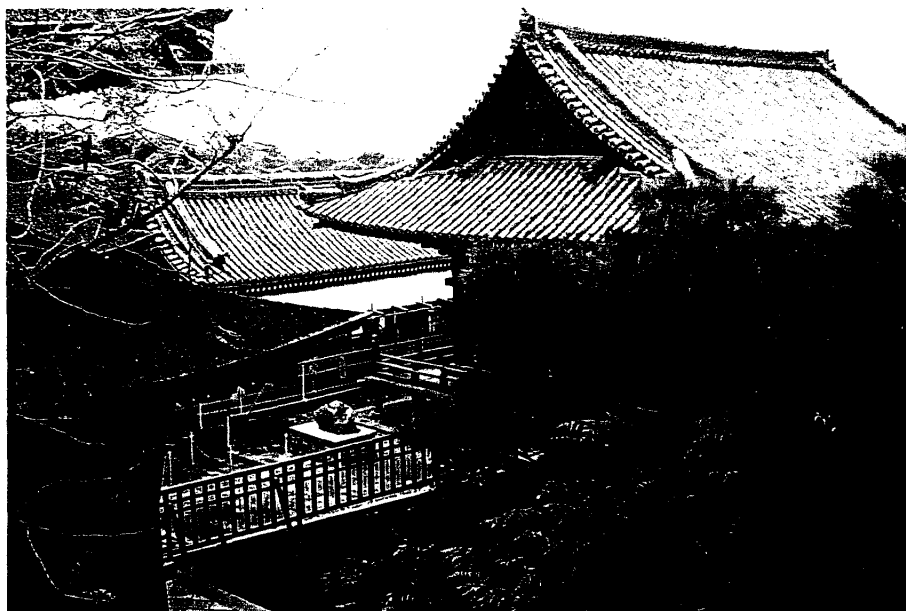
在為台灣發聲的行列中，不可不提及的還有日本學者下村作次郎。下村作次郎回憶到他第一次和台灣文學的接觸，大約在十多年前。當時他拜訪了日據時代的老作家，深深覺得有使命讓日本了解到台灣文學。然後，大約在三年前，日本出版社找他翻譯台灣原住民小說，讓他踏上研究台灣原住民小說之路。繼翻譯吳錦發編的《悲情的山林》後，下村作次郎更預計編譯五冊的原住民文學選（在台灣由印刻出版社出版，在日本由草風館出版社出版），去年先出版兩冊，收錄夏曼·藍波安及瓦歷斯·諾幹等人的作品。這兩冊文學選一出來，就上了日本報紙文化版的頭條。



④ 東京大學裡漂亮的房子。

正如下村在編譯的序言中所說：「沒想到短短的十五年，僅四十一萬人口的台灣原住民，竟可以有那麼多作家、產生那麼多作品，就比例上說，這是高密度的文學生產。」

日本學界驚見台灣島嶼雖小，卻有著豐富多元的書寫——就族群相分，有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可以想見的未來，還有外籍新娘與台灣郎生下的「新台灣人」，源自泰國、越南、印尼或中國大陸等地的文化質素——這對誤認自己是「單一民族」的日本，或將造成衝擊；至少，對於日本的愛奴族而言，台灣原住民文學可以是一面觀摩的鏡子。⑤



⑤ 朱天心《古都》中曾提及的清水寺。

文化有根， 不怕別人摘葉子

文·攝影／吳音寧

記台灣作家代表團赴日訪問交流

——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到十一日，
——由文建會主辦的台灣作家訪日團，邀請了鄭清文、李昂、朱天心、夏曼·藍波安、瓦歷斯·諾幹及賴明珠、哈日杏子等人一同赴日交流。首站來到立命館大學，其國際言語文化研究所所長宇野木洋首先發言，他說，日本有單一民族性的想像，而台灣多元創作的深度和廣度，正好可以給予日本刺激；而他者所寫的日本，對於日本極具參考價值。接下來發言的日本學者都可以用中文表達思想，雖不流利，但清楚。

然後，出生在日據時代的鄭清文，為殖民地下的台灣文學提出四個特色定義，那就是：鄉土、寫實、反抗、歷史。他說，台灣文學是在殖民下成長的，之後還有一個更大的阻力，就是近四十年的戒嚴體制。然而，時代在變，生活的方式也在變，他很同意，上述四個特點都要做更新、更大的涵蓋。李昂發言漫談她小說中的日本，她說她第一次在小說中出現大量的「日本」是寫《殺夫》時，裡面的屠夫愛喝的酒，便是日本

的「白鹿清酒」。朱天心以「一場與現代化的遭遇戰——我的台北城市書寫」為題，思索到現代化乃至全球化的進程中，小說家身處的位置。她說「我大致不在熱烈擁抱現代化的那群人中」，當中國的現代化以一種被強迫的災難形式劇烈開始，日本的現代化又和緩得時間很長，她認為台北不長不短，剛好可以讓小說家有時間去消化、去畫寫、去證視那變化，而不只是逃避或擁抱。

輪到夏曼與瓦歷斯發言，下午的座談會已近黃昏。夏曼以「我漢語作家的前輩們」作為開頭問候語，說他的海洋文學，說他們部落本來只有一個教堂，那就是海洋，

但是外來力量入侵後，現在蘭嶼島上竟有六座不同教會的教堂。而瓦歷斯開頭便說，常有人拿他和夏曼做比較，看誰的文學比較好？比較高深？他說，事實上是我比較高（泰雅族住山上），夏曼比較深



① 台灣作家訪日團及工作人員大合照。



① 明治學院大學。

(達悟住海邊)。此話一出，現場一陣笑聲。瓦歷斯又說，不過城市的高樓太高了，擋住許多人的眼睛，以至於看不到我們的「高深」。

十一月七日，來到天理大學訪問。由天理教成立的的天理大學，向來對台灣善意，多年來和台灣文化大學有著交換老師的傳統。拜會校長後，前往天理大學附設的博物館參觀。此博物館於一九三〇年創辦，主要是為了到外國傳教，必須理解當地的背景、想法及生活文化，因而收集各民族的收藏品，分為民族資料與考古資料兩部分。我們來訪時，那麼湊巧，正在展示達悟族的風土民情。夏曼自然熱衷當起導覽員，發現獨木舟是他家族的人造的、櫥窗內的老照片是他祖母。他並且告訴博物館的人，模特兒身上的丁字褲穿法錯誤，腰際的帶子應該要折三折……。

問夏曼，在異國的博物館看到自己族人的衣物、頭盔、照片、獨木舟等，會不會有什麼異樣感覺？他說不會，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的收藏，他們族裡仍有。文化仍有根，不怕別人摘去幾片葉子。

十一月九日，在明治學院大學的十樓會議廳，舉辦「日台文化交流」座談會，報名與會的人數多達百餘人，會議廳的座椅坐得滿滿的。明治學院大學校長及文建會副主委吳密察致詞後，鄭清文、李昂、朱天心報告，然後出版過多本日本旅遊圖文書的陳桂香，以及長期翻譯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作品的賴明珠也發言。在會議中，有位日本學者在聽到報告者提及是否

可將其作品譯成日文時，坐在觀眾席，大笑說：叫文建會出錢啊！那輕佻的語氣，也許是玩笑，但多少也透露出部分日本學者對於拿文建會補助的心態。

推廣台灣文學，應該很自豪的表現出自己，而非落入矮人一截的討好局面。雖然政治局勢確有強弱，但商議及抗爭的空間能否擴大，建立在弱勢者最基本的自覺。不隨便被所謂的名氣或權勢要脅；就連語言，都是必須考量到的點。

在此次行程之後，台灣與日本又多了一次接觸。或許就像了解到西方人不只有美國人，美國人不只是白人，白人也不只有像布希那款典型，一步一步，認識是交流的開始，而自覺是平等的必須。台灣對日本的輸出，仍有待擴大領域的多元深入。◎



② 此次前往日本文化交流的作家有鄭清文、李昂、朱天心（前排由左至右），以及瓦歷斯、諾幹（後左）與夏曼·藍波安。

Book

が引かれることになるのだが。
この不倫カップルを軸に、倶楽部の上司のイギリス人、旅行会社のユダヤ人、中文大学を出た元左翼学生、香港人娼婦とイギリス人の混血の子孫など、香港に生きる様々なタイプの人間模様が描かれていく。
わたし自身は、八〇年代の香港を知らないけれども、たしかに、こういう世界があったのだろう、と納得させる、リアリティがある。懐かしさのようなもので感じてしまう。そっだ、香港とは、こういうところだった、と、読みながら、再び確信し、どんどのめり込んでいく、これはそういう小説だった。
作者の施叔青は、台湾の出身で、七〇年代にアメリカ人の夫とニューヨークに住み、演劇で博士号をとり、台湾に戻って京劇などを研究、その後、夫の仕事で七七年から香港に移る。高度成長著しい香港で華やかに暮らし、大陸の作家たちとの交流を深める。九七年に台湾に戻った。そうそう、「夫殺し」の李昂は、彼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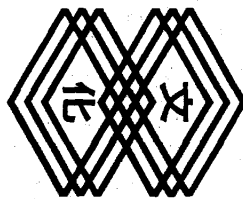
の妹だという。なんだか、経歴だけでも興味をそそられる作家である。
彼女には、「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の裁判官で登場する黄威廉の一族三代の物語、「香港三部作」があるという。こうなると、ぜひ、それも読んでみたくなる。尤も、香港を描く彼女自身は、生粋の香港人ではないわけで、だからこそ、一步引いて、登場人物たちを操ろうとする姿勢が、ちらちらとみえる。それが、香港人の感覚とのズレを生むということも事実だろう。しかし、わたしは、そのことも含め、なぜか、面白く読めた。たとえば、徐の愛人の馬小姐が、ブランドものと高級レストラン好きの徐の世界に、容易に絡めとられていくのは納得できない、という見解もある。しかし、これは、よく考えてみると、香港人だろうが、日本人だろうが、北京人だろうが、まったく同じで、甘くスノッソプな心地よい暮らしは、それが一生続くような錯覚を人々に起こさせる麻薬の効果があるのは、バブル期を堪能した人なら、いやというほど御存知の

4
車
268号

2003
年
6月

ことだろう。
その、甘い、賈物っぽい、ふらりと引き込まれやすい、なんともいえない妖しい空気が、返還までの香港にはムンムンしていた。そういう空気を、この小説がしっかりと描き込んでいるのは、とりもなおさず、作者が一步引いた視線で、当時のこの街に暮らし、呼吸していたからだ、とおもうのだ。
(作家)

■日台文化交流シンポジウム
「台湾文化の現在」
▼日時：6月12日(木)13時～▼会場：東京大学山の上会館国際会議場(本郷キャンパス内)▼第一部 台湾文学の現在／第二部 日台文化交流の現在／第三部 討論▼参加者：李昂・朱天心・顧明璠・哈日杏子・辻原登・野崎敏・柴田元幸・湯田美代子ほか*茶話会(17時～)▼場所：山の上会館地下一階レストラン 御殿▼お問合せ：お申込み：東大中文・日台文化交流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秘書(未開)行き E-Mail: naitko@edion.ne.jp FAX: 03-5584-1387 (東大文学部事務室) 〒113-0033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七-1-1 東京大学文学部中文科



●環境創造
「新だごホレスト」
オナリスの實踐と課
題「31日午前9時40
分、東京日本橋本町
の東京証券会館。出井伸
年、時、東京板橋区
高島平の大東文化大、
ロ・エミシヨンを提唱
したケン・バウワ氏
ら。無料。同大環境創
造(03・765・7271)へ申
し込む。

●舞台文化交流「オナリス」
3月4日。●講演会「池袋マ
ラム」11月9日午前9時
半、東京板橋区巨谷台の
明治学院大。藤井春三
大教授、詩人「スノ
豊田区立勤労福祉会館。
料谷一希氏、森まゆみ
氏。〒109池袋マラム
ナスの集「8日午
後3時、東京・西郷袋の
豊田区立勤労福祉会館。
大教授、詩人「スノ
料谷一希氏、森まゆみ
氏。〒109池袋マラム
ナスの集(03・3987
7)に申し込む。

●「日本ゴホレスト」
村研究(0743・63
・7412)。

「全国教育發展會議」を開催

教育改革推進に百十五のコンセンサス

九月十三日より二日間の日程で開催された「全国教育發展會議」が同十四日閉幕し、教育改革に関連して計百十五項目のコンセンサスに達した。主な内容は、外国人配偶者および子女教育に関する中期五カ年計画の制定、高等教育促進計画の推進、幼児教育の国民教育制度への組み入れなどである。

● 社会的弱者に対する教育

黄栄村・教育部長は同日、「今回の会議における重要な結論は、社会的弱者に、より多くの教育の機会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ある」と強調した。これには、「教育を受ける権利の保障、貧困家庭への支援、教育優先地区計画の拡大と強化などが含まれる。また、中期五カ年計画を制定し、外国人配偶者および子女の教育を支援するため、地域コミュニティや民間団体、学校のネットワークを確立することを旨とする。

このほか、三歳から六歳の幼児に対する特殊教育の実現、先住民教育

發展プランの制定、家庭教育センター設立の推進、十五歳以上の非識字率を二%に下げるなどのコンセンサスに達した。

●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の改革に関する重要なコンセンサスに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①年間百億元(約三百五十億円)を予算目標に、「高等教育促進プラン」を推進する。②台湾の大学が今後十年内に、世界で百位以内、アジアでは五位以内に入るよう、レベルアップを図る。また五年以内に最低十の重点学部・研究科または研究所をアジア一のレベルにする。

● 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の分野では、職業高校教育の均質化の促進、義務教育の十二年化に対する再評価と検討、九年一貫課程に関する修正と実施の継続などがある。義務教育の十二年化については、慎重に検討、計画を進め、二〇〇六年度以降に、試験的に実施するかどうかを決定する。

また、五歳からの幼児教育を国民教育制度へ組み入れる計画については、二〇〇四年度に金門・馬祖・澎湖、蘭嶼、綠島などの離島で実施し、二〇〇五年度に、五十四カ所の先住民居住地区に広め、二〇〇六年度には全面的な実施を検討する。

《台北『中国時報』9月15日》

成果には疑問の声も

今回の会議には四百名近くの専門家が参加したが、参加者の一部は、「一人当たりの発言時間が三分間と短く、議論を尽くすのに無理があった」との感想をもらした。さらに、「二〇〇一年の『教育改革検討会議』で得られたコンセンサスの再確認にすぎない」との意見も出ている。

今回の会議では、社会的弱者への教育、高等教育の改革、義務教育の十二年化という三つの議題に議論が集中した感があるが、二日間という短い時間で結論を出すのは、やはり困難であったようだ。教育改革が成果を上げるにはまだ一定の時間が必要で、その可否は、今後の政府の取り組みにかかっていると見えよう。

《台北『聯合報』9月15日ほか》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日時 11月9日(日)午前9時～午後12時半
会場 明治学院大学白金キャンパス本館10F大会議場

第一部：フォーラム「台湾文化・文学の現在」午前9時半～12時半
基調報告：藤井省三氏(東京大学)
報告：鄭清文氏、李昂氏、朱天心氏、哈日杏子氏、頼明珠氏

第二部：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魂の文学にふれる」午後1時半～5時半
詩の朗読／報告：ワリス・ノカン氏、シャマン・ラポガン氏

コメント：小林岳二氏、魚住悦子氏、野田正彰氏
第三部：日台文化交流の夕べ
懇親会 午後6時半～8時

※第一、二部は参加無料、第三部は会費制
申込締切 10月31日(金)正午まで
申込先 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学部付属 研究所(担当者：籠橋悦子)
FAX: 045-863-2272
Email: iism@k.meiji.ac.jp

口
車
子
正
2003
年
11
月

いていたけれども、静かな夜であった。このときに如浄禪師が、眠ってしまった僧をスリッパで殴るんですね。眠るために修行を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と。そのときは暑くもなく寒くもない季節だった。春三月と書いてある。そのときに、如浄禪師が「座禪はすべからず身心脱落である」と。身心脱落というのは、身と心とを捨ててしまおう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何にもとらわれないようにするのが、座禪である。仏道修行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その瞬間、道元は身心脱落した。そしてその後、如浄禪師の方丈、居室に行きまして焼香礼拝していくんです。様子がおかしいので、如浄禪師が、「どうしたんだ」と言うと、「私は何か悟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しかし私を簡単に悟ったと認めないで

ください」と言った。それならば、「お前は悟った。身心脱落、脱落身心」と言って、師が弟子を認めていったというエピソードがあります。

これは本当にいい出会いであった。そして一箇半箇の出会いが今日の我々にまこと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生活習慣の中の隅々にまで禪というのが残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二人の出会い、我々の先人たちの魂の出会いについて短くお話し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編集部注】本文は、去る七月二日に開催された「人民中国」創刊五〇周年記念シンポジウム、日本の中の中国」における講演内容です。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日時：11月9日(日) 9時半～(受付9時)▼会場：明治学院大学白金キャンパス本館10階大会議場▼プログラム：フォーラム1「台湾文化・文学の現在」、フォーラム2「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
魂の文学」にふれる」*17時45分、交流会あり▼お申込み・参加ご希望の方は事前にお申込みください。【締切】10月31日(金) 正午まで【申し込み窓口】〒170236 愛知県西加茂郡三好町黒世三七〇 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 黄英哲 Fax: 〇五六一三一六―五五三三 / Email: yinghe@vegachin.ac.jp

新刊

森野繁夫 編著

謝靈運の文集に訳注を施し、作品解説、書き下し文、語釈、口語訳を施した。

◆一六〇〇〇円

原典で読む

20世紀中国政治史

田中仁 編著 2002年中共16全大会議から1905年「軍政府宣言」までの20の「原典」を時間を遡りつつ再構成。◆2500円

世界14言語
動物ことわざワールド

捕らぬ狸の皮算用?

亜細亜大学ことわざ比較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著 ◆1800円

白帝社 ※価格は税別

〒171-0014 東京都豊島区池袋2-65-1
TEL 03-3986-3271 FAX 03-3986-3272
http://www.hakuteisha.co.jp

台湾の作家ら14人



台湾と日本の学術文化交流を目的に結成された、台湾作家訪日代表団

が親里を訪れた。

一行は、立命館大学や明治学院大学などでフォーラムを開催。天理大学への表敬訪問を兼ねて親里へ。

天理大は、昭和57年に台湾文学研究会を設立。日本でいち早く、台湾文学の研究に取り組んでおり、メンバーの中から「ぜひ、天理を訪問したい」との声が上がったという。

一行は、天理大を訪問後、天理参考館で開催中の企画展「台湾・蘭嶼島」先住民タオの生活民具」を見学。その後、本部神殿に参拝した。

メンバーの一人、夏曼・藍波安さん(46歳)は蘭嶼島の出身。「展示されている民具のほとんどを作ったことがある。中には、現在では珍しい貴重な民具もあった。私たちの伝統を紹介してくれてうれしい」と。

副団長の呉麗珠さん(45歳)は「天理大学には、台湾の文学を研究していただき感謝している。天理大学との関係が、さらに密接にな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る」と話した。

女性の視点で近代史描く

来日した台湾の作家・李昂氏

女性の視点から台湾近代史を物語化している女性作家李昂氏が、このほど来日したのを機に話を聞いた。52年生まれ。83年発表の代表作「夫殺し」は日本の植民地時代、差別や貧困の中で、夫の虐待に追いつめられた妻の犯罪を描き、国際的に知られる。
(編集委員・由里幸子)

「李昂文学」に焦点を当てたシンポジウムが先月、東京で開かれ、「海」という題で短編を競作した作家小川洋子氏と対談した(作品は「新潮」来年2月号に掲載予定)。



李昂氏(左)と小川洋子氏(右)東京大で

この快楽を手に入れている。「女性も自我を持ち、解放されてきた表れかしら」と、いたずらっぽく笑った。

台湾は、日清戦争後に日本の植民地となり、第2次大戦後は大陸から逃れてきた国民党が圧政をしいた。長編小説『迷いの園』(藤井春三監修・校庭ゆみ子訳、国書刊行会)では、日本語や英語もまじえて「支配者の言語」に国家や男性の権力を託している。「86年の戒厳令解除まで、微妙な表現しか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す」

近く邦訳予定の『自伝の小説』は、台湾共産党の女性指導者であった謝雪紅(1901~70)を描いた。「テーマは台湾百年の性と政治。貧しい階層から出て神戸で学び、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や国民党の圧政に抵抗した謝雪紅は、台湾女性の経験を一人で象徴しています」

李作品は妊娠中に亡くなった女の幽霊(女鬼)がうらみある相手とともに大陸から台湾に渡ってくる話で、「私の女鬼」は一般の女性がしたくてもできないことをする」と李氏は説明。「日本の幽霊に比べ、体温も色彩があり、ユーモアもある」と小川氏は面白がった。

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で「李昂文学とフェミニズム」について講演した社会学者の上野千鶴子氏は「李さんは怒りの作家。怒りは女性には許されない感情だったが、女鬼は怒りが過剰になった表れだ」と分析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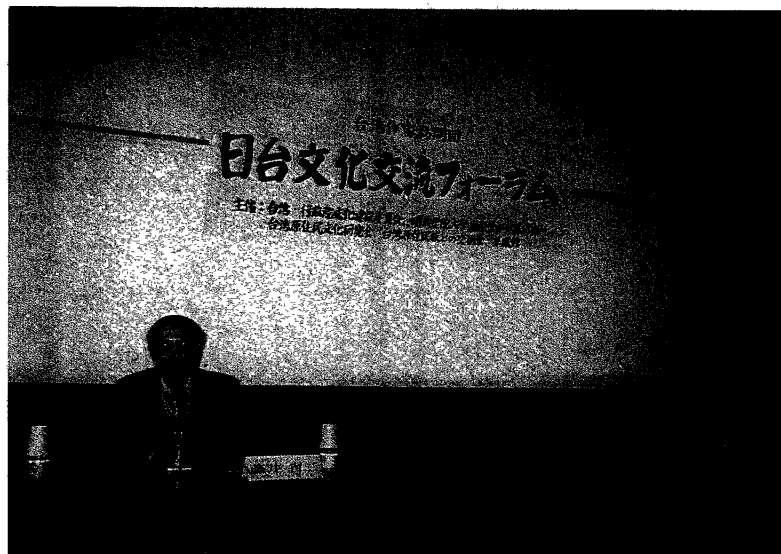
作品の底に「怒り」があるにしろ、会ってみるとよく笑う人だ。最近の作品の女鬼(女鬼)たちは、悲惨な境遇に始まっても結末では旅行な

附錄三、活動照片與說明

11月9日明治學院大學「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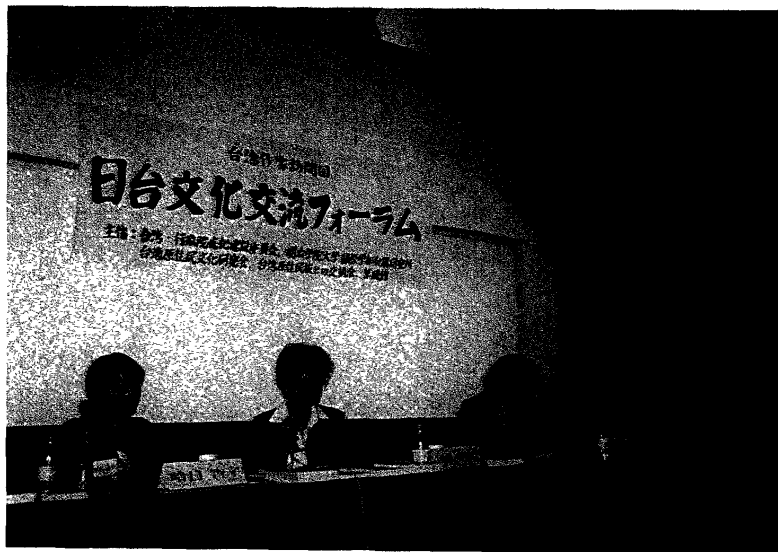
①吳副主委密察於「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開幕式致詞



②藤井省三專題演講「日台文化交流の台灣文化」



③作家鄭清文（左二）、李昂（右二）、朱天心（左一）分別發表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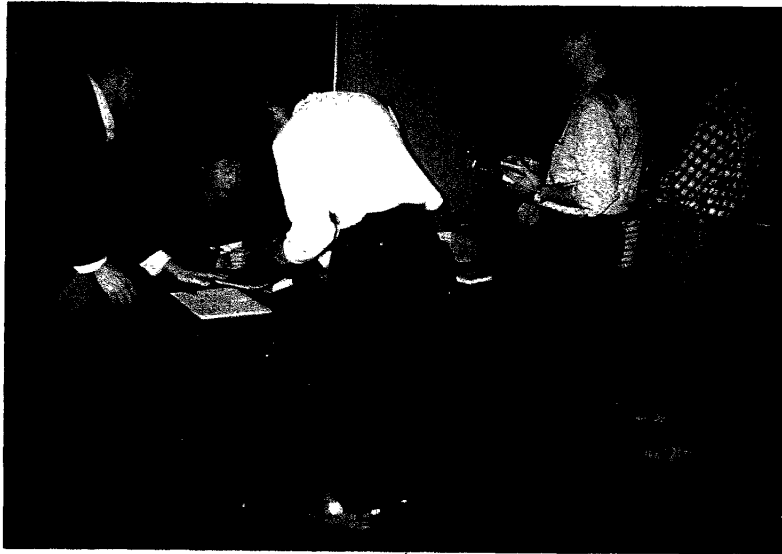
④翻譯家賴明珠（中）、現代日本文化評論家哈日杏子（左）分別發表報告



③原住民作家夏曼·藍波安（右三）及瓦歷斯·諾幹（左一）分別發表報告。



④本研討會參加名額十月底就爆滿了，來的都是相關領域的學生或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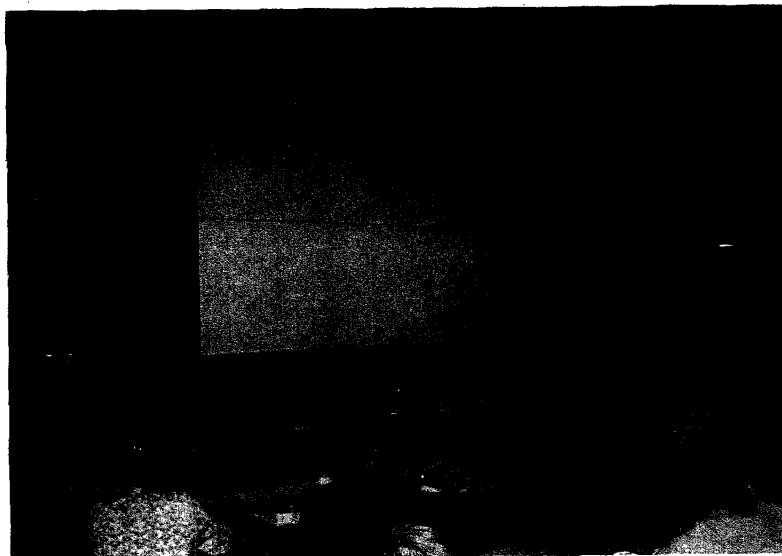


⑦研討會與會人士利用休息時間請李昂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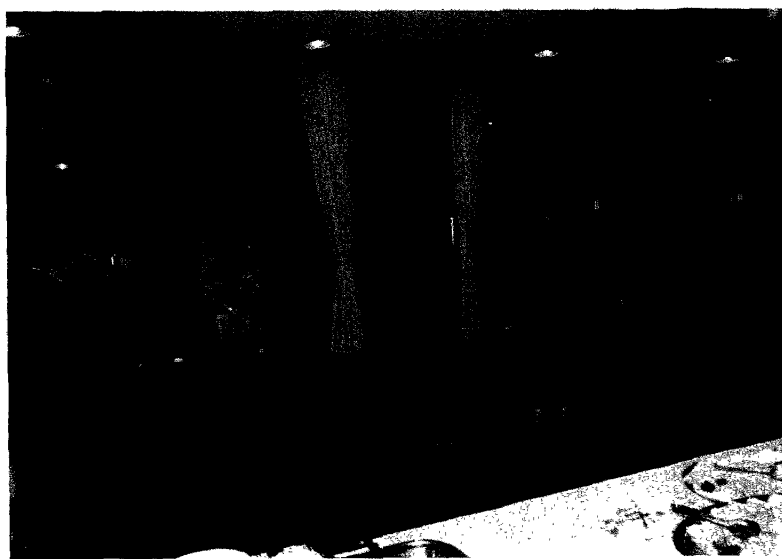


⑧晚上，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羅代表福全蒞臨懇親會。

11/8【十一月八日】東京大學「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



①本研討會由東京大學主辦，由該校藤井省三教授籌劃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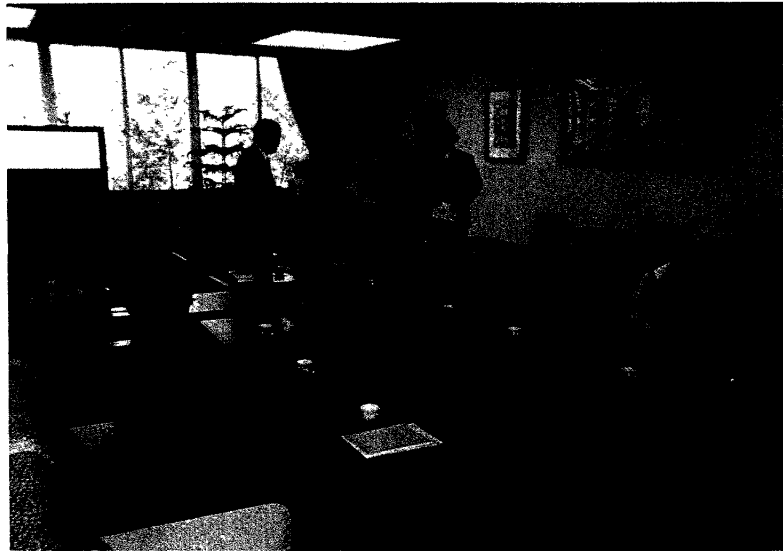


②吳副主委密察於東京大學「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懇親會致詞

11/7 拜會台灣文學研究會，並訪問天理大學及該校天理參考館。



①贈送《台灣原住民文學選集》予天理大學親里研究所主任佐藤浩司教授（右）



②天理大學橋本武人校長（左站立者）贈送紀念品予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右立者為下村作次郎教授）



③拜會天理參考館館長（中間，花右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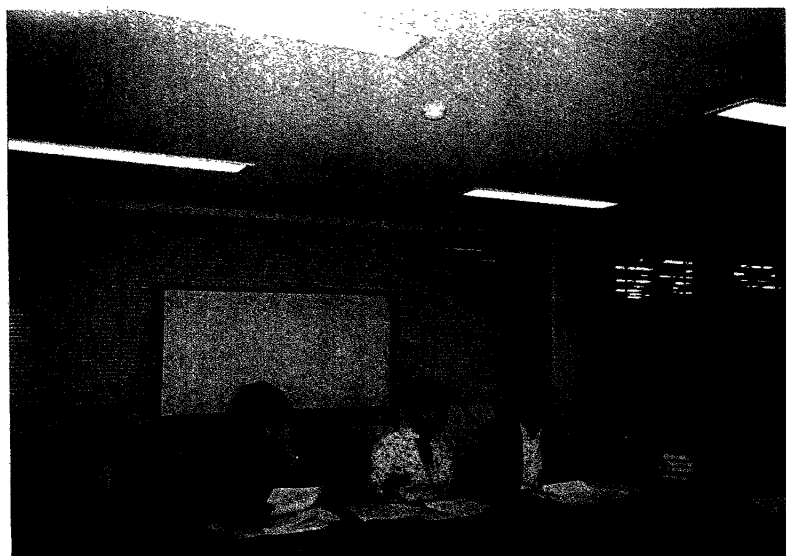


④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於天理參考館前留影。
（前右三為黃英哲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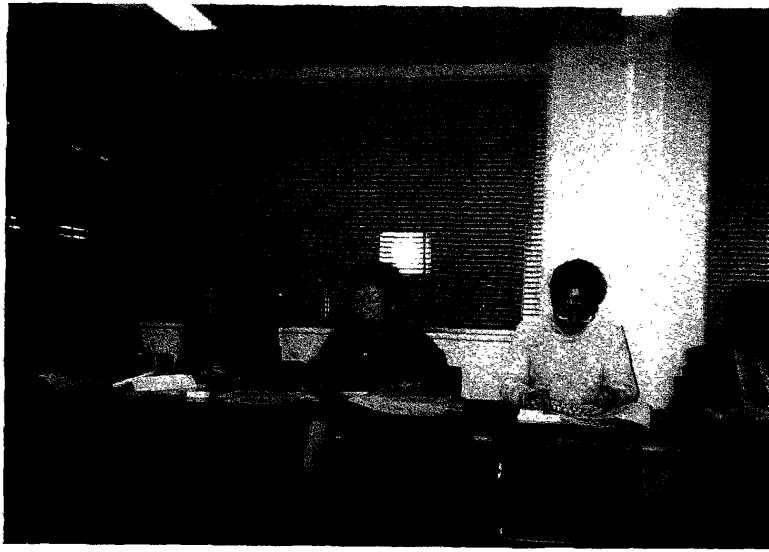
11月6日立命館大學「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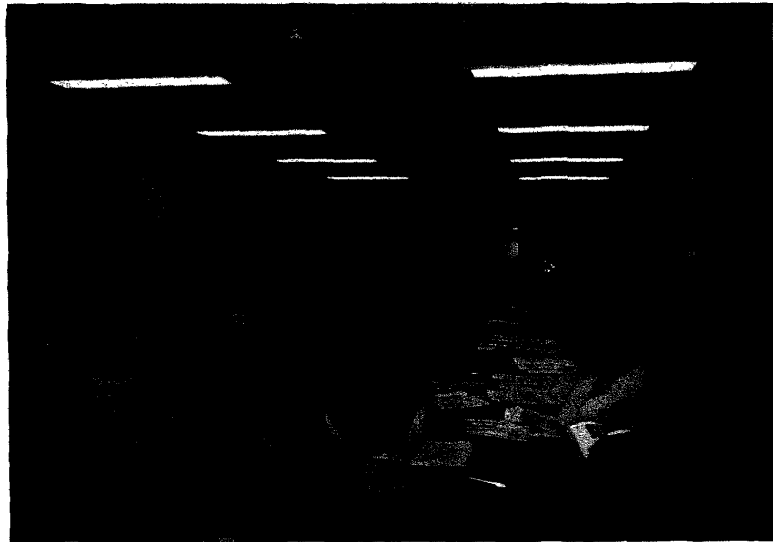
①吳麗珠科長於「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上致詞



②李昂發表〈我小說中的日本〉一文



③ 笈久美子（中）對李昂〈我小說中的日本〉一文提出評論。



④ 關西地區現代文學學者出席本座談會情況踴躍。

附錄四、

立命館大學「當代台灣文學」座談會資料

- (一) 座談會海報
- (二) 鄭清文〈我看台灣文學〉
- (三) 李昂〈我小說中的日本〉
- (四) 朱天心〈一場與現代化的遭遇戰——我的台北城市書寫〉。
- (五) 齋藤敏康評論朱天心〈一場與現代化的遭遇戰——我的台北城市書寫〉。
- (六) 夏曼·藍波安〈我的海洋文學世界〉

当代台湾文学を語る

立命館大学国際言語文化研究所

共生と多様・普遍性研究会

日時 2003年11月6日(木)
17:00-19:00
会場 立命館大学衣笠キャンパス
修学館 第1共同研究会室
座長 宇野木 洋 (立命館大学教授)

テーマ/スピーカー, コメンテーター

我看台湾文学

スピーカー: 鄭 清文 氏 (作家)

コメンテーター: 沢井 律之 氏 (光華女子大学助教授)

我小説中的日本

スピーカー: 李 昂 氏 (作家)

コメンテーター: 笈 久美子 氏 (神戸大学名誉教授)

我的台北城市書写

スピーカー: 朱 天心 氏 (作家)

コメンテーター: 斎藤 敏康 氏 (立命館大学教授)

台湾原住民文学の現状

スピーカー: 夏曼・藍波安 氏 (タウ族 作家)

瓦歷斯・諾幹 氏 (タイヤル族 作家)

コメンテーター: 下村 作次郎 氏 (天理大学教授)

我看台灣文學

鄭清文

台灣文學是在殖民下成長的。

日治時代，台灣是殖民地，是容易理解的。

在國民政府統治下，台灣依然是殖民地。殖民地的特點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有明顯的不平等。

台灣文學，便是在種境況下成長的。其間，還有一個更大的阻力，就是近四十年的戒嚴體制。

殖民下的台灣文學，有四個比較明顯的特色。

鄉土、寫實、反抗、歷史。

鄉土最能顯示一個國家、一種文化的特質。這也是記憶自己、記載自己、表達自己、宣示自己的方法。

寫實是文學寫作的基本。寫實，容易暴露社會的陰暗面。在殖民情況下，在專制政權下，社會上有許多不仁不義。這是統治者有意、無意造成的。寫實，不是統治者所歡迎的，卻是寫作的重點之一。

在殖民統治下，統治者往往採用餽與鞭的政策拉攏作家。不合作是統治者容忍的極限。但是，反抗的作品依然存在。有的寫出來了，被罰、被關。有的寫出來了，不發表。有的用高度的技術，掩飾過去。

在台灣，自日治以下一百年，發生了四個歷史性大慘案。(口焦)吧年事件、霧社事件、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寫歷史，也暗示現今。寫日本人的殘暴，國民政府是歡迎的。其實，這四個慘案，兇殘的性質是相似的。

從李喬的小說，我們可以看到具備有這四種特色。

他的文學，從蕃仔林寫起，寫出台灣人如何植根。台灣就是他的母親。他筆下的台灣人，是以血和淚建造出來的。寫實是呈現，反抗卻是意志。他寫一隻狗，不是溫馴的狗，而是反抗的狗，結果被殺了。李喬還吃牠的肉，把反抗精神承受過來了。至於歷史性的作品，四大慘案，他寫了兩個。一在日治時代，一在國民政府時代，他是把昔今連繫在一起了。

時代在變，生活的方式也在變，文學寫作的內容和技巧都在變。我很同意，鄉土、寫實、反抗和歷史，都要做更新、更大的涵蓋。

實際上，李喬是一個求新求變的作家。他服膺福克納一個題材一種寫法的看法和做法，不斷求新，寫出錯綜複雜的作品，而且具有廣度和深度。

李喬寫作四十年，目睹社會的變化，不斷向新的境地探索，是一位永遠不肯落後的人。在台灣文學中，他是深具特色的人物，也是深具代表性的作家。

我小说中的日本

李昂

日本曾在台湾统治五十年，不论喜欢与否，都是不争的事实。

五十年统治，留下至今仍四处可见的日本式房子、日文对日常对象的称呼，总是生活的一部份，逃也逃不了。

更不用讲我父亲与日本的生意来往。以及，家族成员与邻居口中的「日本时代」。不是「知识分子」的他们说「日本时代」，而不是「日据时代」。

我故乡台湾中部小镇鹿港，基本上是不仇日的。我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汉民族」自居者——他从小教我「我们汉民族如何如何」；教我用台语背唐诗；教我汉民族的文化。

但父亲称赞日本时代许多事，骂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与白色恐怖。

我的教科书教我仇日，但我一向不是个认真读教科书的学生，我对西方文化的「热爱」，让我没什么仇日、亲日情绪。

我的小说也出现像「日本房子」「榻榻米」这类字词，但与其说是与日本相关，不如说是只是台湾现况。

真正刻意的在小说中要想到日本，是当我写「杀夫」时。这是我第一次小说中出现大量的「日本时代」，我略追问家人一桌关于日本时代的事，像当时喝的「白鹿」清酒，只希望不会弄错就好。

这个阶段我对「日本时代」的认知，主要还是来自「日据时代台湾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

然后到了1986年我开始写「迷园」，女主角的父亲相对于日本/国民党政权的爱恨情仇，父亲甚且以日文作为教导孩子的语言，我才开始对「日本时代」作比较多的了解。

而这了解并不困难，因为就在我身旁周遭。我的姊姊在「日本时代」受教育，剪什么头髮、穿什么制服，都极易追寻。

我到这个时候方有一种奇特的知觉：「日本时代」相较于我一天到晚从教科书、媒体信息得来的「中国」、「中华文化」，容易碰触得到也接近许多。因为它就在我身旁周遭也垂手可得。不像「中国」如此遥不可及。

当然，这是在两岸开放往来之前，其时我尚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随着1989准备要写的「自传小说」，女主人翁谢雪红，与日本、「日本时代」的关系真是如此密不可分，我这才相当深入的从文字资料、口述历史上来找寻「日本时代」。

最近完成的「看得见的鬼」，由于时间纵深数百年，当然会关系到「日本时代」，但有意思的事，小说完成才发现，这些女鬼们的冤仇，早在清政府统治台湾时，就已种下。

如果你要问我，我小说中究竟呈现了怎样的日本？

我会老实的告诉你：

连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从不曾刻意要写一个「坏的日本时代」或「好的日本时代」。我写我「感觉中的日本时代」。

一場與現代化的遭遇戰——我的台北城市書寫

朱天心

若沒有記憶錯誤或斷章取義的話，我記得前輩葉石濤先生在二〇〇二年東京大學的一場演講裏說及，若想真實的瞭解台灣，只有在原住民文學身上才能識得云云。

我當下被這個說法震懾住，但因為是文學的發言，而非政治語彙，我因此必須認真面對並思考到底屬於我的城市書寫是什麼意義？或什麼位置（在台灣、在當今的漢字書寫版圖）？不然我何以爲繼？

我出生在高雄，學語於中部客家莊外婆家，五歲後定居台北至今整整四十年。和其他人一樣，出生和成人前的居所（「家鄉」）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我沒有鄭清文先生和年紀僅長我六歲的李昂有空間和時間的原鄉可回，也沒有夏曼·藍波安和瓦歷斯·諾幹或已殘敗、被污染的故鄉可返。若葉先生的看法爲真，我「不幸」生長、成熟、初老在台北城市，我只會寫它，我寫它寫了大半生，不管對它是什麼樣愛怨情愁皆有的感情，我必須替台北書寫找尋意義。

（當然有所謂紐約不等於美國，上海不等於中國，台北也不等同於台灣的說法，但我猜葉石濤先生所言並非這個層次）。

能否，能否讓在現實裏無權勢無冠冕的我們這些小說家，能否讓我在屬於我們的場子裏使用特權，暫把政治的國界取消，換上一幅文學共和國的地圖。

我想談一談（目前仍在用漢字的）文學共和國中台北書寫的特殊性，我把它描述爲一場不疾不緩、不太長也不太短、不過溫馴也並不致災難……與現代化的遭遇戰。

災難性，是相較於一個世紀多前中國的以災難形式始的被迫現代（例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義和團拳亂），可以剛在日本發賣的莫言的《檀香刑》爲例；太溫馴，是較之同時期東亞鄰國日本明治維新對啓動現代化的定調；不太長，是同樣較之於已進行一百多年的日本；不太短，是與其間中斷半世紀、直至一九七九開放政策才又重新啓動的中國大陸比較。

此處當然對現代化乃至全球化做一定程度的保留和質疑，但現實世界和歷史進程中的現代化並沒因爲代代文學家或知識份子的反省質疑而有所頓挫轉向或僅僅只是放緩。做爲風暴中心的台北（較之暴風圈外緣的例如原住民山區或夏曼·藍波安的蘭嶼，無論是受害或「受益」（？）於現代化的影響），我們無可奈何與之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共處大半世紀，有人迴避遁走，有人對抗，有人熱烈擁抱，當然也有人在不同時間呈現不同態度。

我大致不在熱烈擁抱現代化的那群人中，但我以爲無論要迴避或對抗，都得知道「現代」是什麼，知道你打算拒絕的是什麼，知道你欲戰鬥的「敵人」是什麼模樣、使哪種武器？……

這難嗎？

原先我以為不難。

但，近些年來，我看到被視為上海書寫代表並一直有相稱表現的共和國女兒王安憶，在全世界傾力開發上海的急速現代化當口，採取抑鬱拒絕、返身寄情於前開發狀態的江南小鎮的書寫(例如近期作品《上種紅菱下種藕》)；我看到特具知識份子身份的李銳仍徘徊於「厚土舊址」；我知道剛出版厚厚上下兩冊鉅著《四十一炮》的莫言又有了十二萬字關於山東高密的高密開頭；當然還有走得最遠，無論形體(西北邊疆)精神(伊斯蘭信徒)的張承志……

於是有論者說，台灣的小說和中國大陸的小說愈來愈傾向於兩岸人口數的對比，台灣小說愈寫愈短，根本的原因之一，極可能和人經驗的同質化有關，你看到的他一樣也看到，逼迫小說得往思維深處走；中國大陸幅員大，生活形態天南地北，莫言的山東高密和王安憶的上海猶是截然兩個世界，因此生活實物細節還經得住寫，鋪天蓋地的寫，也就是說，大陸小說仍有寫實的空間，有好整以暇的說故事空間。

再換句話說，也就是還有走避逃遁的空間。

但如同前述，決定小說書寫方式的可不只是自身實體生活方式這一張時間表而已，還有另一張文學共和國裏小說書寫發展的時間表也起著作用。做為一個小說後期追趕國度(相對於歐陸)，大陸小說遂也不得不提前「現代化」，無法只按自己的節奏來，但這沒得商量沒得抱怨，東歐、拉丁美洲乃至於台灣小說家都曾經在這樣壓縮錯亂的時間表下趕進度，小說於是變得難寫，但一旦衝決突圍出來卻更漂亮耀眼(如賈西亞·馬奎斯震撼世界的所謂魔幻寫實，其實便是兩種不同時間表、不同看世界的方式所撞擊出來的華麗奇妙高峰)。

是一場決不輕鬆的戰役，因此我不願意懷疑他們大部份人可能尚未做好(迴避、對抗、擁抱)現代化的常識、知識、思維準備。

不是嗎？敏銳如王安憶早幾年已發出「城市無故事」的慨歎，我相信她說的是這個與現代化的正面遭遇戰的第一回合的感想。

我仍然不時偷偷羨慕莫言有他的高密可寫、李銳有他的黃土高原，舞鶴有他的海島天涯，夏曼·藍波安的蘭嶼，李昂的鹿港……，但同時，我也不能不珍惜台北城市書寫在漢字書寫版圖中身先士卒的突圍衝決作用，我以為，那之於終將難逃現代化乃至全球化浪潮的中國大陸，一定有著領先指標的意義，如同過往它(台灣)在其他諸多面向所曾扮演過的。

時代の課題を見つめながら、広やかな思惟の世界へ
——朱天心講話へのコメントとして——

斎藤敏康（立命館大学）

□〔1〕

朱天心女史のお話を、台北という都市を描写する作家の悩みと意欲の表白として興味深く拝聴しました。朱女史のお話の多くの部分に私も同感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確かに、最も早くからその土地に住んでいた人の文学が最もその地域の特色を表現するとは必ずしも言えません。また“故郷を持つ文学”がいつもその地域に特有の伝統的な世界を、現代にとって意義あるものとして再現してみせてくれるとは限りません。また、この点では確かに中国の作家たちにとっては、それぞれの地域の伝統文化に根差した文学世界を構築する余地がまだ存在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中国にも現代化の波は滔々と押し寄せており、やがて複雑で高度な機構、技術、文化を備えた巨大都市の相貌とそこに生きる人々の内面精神を本格的に描写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時がすぐに訪れるであろうと思います。その時に、朱天心女史の台北を描写する方法が、大陸の作家たちにとって一つの道標となりうる状況もあるいは出現するかも知れないと、私も思います。

□〔2〕

私は、そのようなことを踏まえながら、文学にとって「現代化」とは何かということを少し考察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ヨーロッパで、Paul Morand が『夜開門』（夜ひらく）『夜閉門』（夜とぎす）で描き出したエキゾチックな華やかさを基調とした文学世界は、ヨーロッパ近代文明の無謬性の動揺、近代科学や宗教的な価値観への懐疑が背景とな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は、日本や中国の20～30年代の摩登主義（現代主義）文学にも小さくない影響をあたえました。

日本では、それは“新感覚”の文学と呼ばれました。しかしその多くは関東大震災（1923年）以降、モダンに復興した東京の新奇な景物を外在的に描写したに留まるものであった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都会人の内面を描写しても、その多くは病理的な心理意識であったと言えます。

伝統的社会から離脱して、巨大化し複雑、高度化し、かつ無国籍化しつつある現代都市をどのように把握するべきなのか。この問いに対して、私はやはり現代都市が産業革命以降、資本主義的な工業化社会として発展し、拡大してきたことを想起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ます。近代の資本主義工業都市はどこでも、周縁の農村地域からおびたしい農民を労働者として都市の生産の増場に投げ入れ、彼らの労働を代償として、おびたしい商品と、それらを捌く都市の機能と景観を造り出してきました。労働者だけではなく、技術者も事務職員も教師も医者も小店主もすべて都市の巨大な生産機能の一角を担いながら、しかもそこにおける自己存在の位置や意義を見だし難い状況に置かれました。牧歌的な共同体社会は失われ、人々の住処は、潜在的な敵対関係が人間相互の関係に内在するような社会へと変化したのです。社会学者たちは、こうした状況を「疎外」（Entfremdung, alienation, estrangement）と呼びました。私自身はまだ学生の頃、Fritz Pappenheimの著わした『近代人の疎外』という書物で初めてこの疎外という概念に触れたのです。

私は都市の生活のさまざまな側面には人間疎外を生み出す要因が、構造的に存在していると考えます。都市市民の生活と意識の内面を真摯に凝視した文学は、さまざまなところでこの疎外的状況に逢着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す。例えばArthur Millerの『推銷員之死』（セールスマンの死）は「よばよばの犬みたいに死んでいく」セールスマンの形象を通して、疎外

(1)

组织)及其活动,加强了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缓解了精神压力,从而复活了人对人的感性认识。为了使人类创造的社会财富能够回归于人类并寻求民族的社会平等和公正,包括女性和弱势团体在内的大多数人参与政治是必要的。现代的都市是让人们追求人性回归而展开多姿多彩活动的大舞台。因此可以说,这种追求人性回归的活动都会与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最重要的课题相结合而被展开。

正如朱天心女史以贾西亚·马奎斯作为例子来说明的那样,“一旦~~包围~~^{突破}”之后,现代都市将成为能唤起人们广阔思维的引人注目的对象,我对此深信不疑。

关注时代主题，面向广阔思维世界
——听朱天心演讲后所引发的感想

齐藤敏康(立命馆大学)

(1) 我饶有兴趣地拜读了朱天心女史关于叙述描写台北都市生活~~性~~的内心世界的一些作品，对她的叙述，有不少地方我颇有同感~~以前~~

确切地说，不能绝对地断言从~~不~~在某个地方生活的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就最能表现这个地域的特色，也不能完全说“乡土文学”总是以某个区域的传统特色来反映对现代很有意义的东西。就此而言，中国的作家们在构造根植于每个传统文化的文学世界中可能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但是我认为在被现代潮流推动的中国，一个要真实地反映有着复杂的结构、高度发展的技术和文化的巨大都市面貌以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们的精神世界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那时，对于大陆作家们而言，像朱天心女史那种描写台北生活的方法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借鉴。

(2) 根据以上的~~结论~~^{感想}，我想探讨一下文学的“现代化”是什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保尔·穆杭(Paul Morand)在以异国情调的繁华作为基调描写的《夜开了》的文学世界中，表现了对欧洲近代文明的毫无疑问的动摇及对近代科学和宗教的价值观的怀疑。这篇作品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和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不小的影响。

在日本，这种文学被称之为“新感觉”文学。可以说，这些作品大多数停留在对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已复兴的现代东京新奇景物的外观描写上。即使有对都市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也更多地在于病理的心理意识方面的东西。

脱离了传统社会，应该如何把握巨大的、高度化的并且没有国籍化的现代都市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回忆一下作为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和扩大的历史。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无论在哪里，都有大批农民从周围的农村涌入城市，成为劳动者投入到都市生产的大熔炉中去。他们的劳动成果，有其创造出来的大量的商品，还有都市的功能和景观。不仅是劳动者、技术工作者、办公室职员、教师、医生及小店主都在担任着都市巨大生产的一部分功能。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处于身在其中却难以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和意义的状况。失去了田园式的共同体生活模式，人们的居住环境的变化，导致了潜在的敌对关系~~内在~~^于人际关系~~的~~^中。社会研究者们称这种状态为“人际关系的异化”。我自己在学生时代，从Fritz Pappenheim所著的《近代人的异化》中第一次接触到“异化”这个概念。

我认为都市生活的各个侧面在结构上存在着产生人际关系“异化”的原因。真切地关注都市的市民生活和内在意识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在各个地方面临着这种人际关系异化的状况。例如，通过米勒·阿瑟(Arthur Miller)在《推销员之死》中描绘的“象一只衰老的老狗一样死去”的形象，可以让人们真正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这种被异化的人际关系中。

但是，人们总是不甘于被异化和孤独。对于所获得的教育和文化，人们开始客观地认识自身所处的人际关系异化的环境。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劳动

された自分たちの生活を多くの人々に実感させたのです。

しかし、人々はいつまでも疎外と孤独に甘んじてはいませんでした。人々は教育と文化を獲得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みずからを囲繞する疎外的な環境を客観的に認識はじめました。さまざまな社会組織――労働組合はその重要なひとつです――に参加し活動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相互の人間的な紐帯を確かめ合い、激しい労働を緩和し余暇を拡大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人間的な感性を回復してきました。人々が生み出した社会的な富を人々に還元させるために、また民族的、社会的な平等や公正を求めて、女性やマイノリティを含めた多くの人々が政治に参加しています。現代の都市は、人々のそうした人間性の回復のための営為が豊かにかつ多様に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大きな舞台です。そして、そうした人間性回復のための営為は、いつもその時代の、その地域の、最も重要な課題に焦点を結びながら展開されてきた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まさしく朱天心女史が賈西亞・馬奎斯（ガルシア・マルケス）を例にして述べたように、「一旦衝決突圍出来」（一旦囲みを突破すれば）広やかな思惟を喚起する眩い対象としての現代都市がそこに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も確信しています。

我的海洋文學世界

夏曼·藍波安

我們的島嶼都住著會游泳的男人，他們的腦海裡全都是海洋的世界。海面上的海洋、水底下的海洋，這是達悟男人一生的寫照，也是我們天生就要面臨的環境。海洋文學與詩歌其實早就存在於我的民族跟祖先，所以我不是海洋文學的第一人。

第一，從事漢字的書寫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個偶然的機會讓我知道自己的血液流著海水，而這樣的海水在台灣的文學界找不到前輩。

第二，我不會界定我的文學是海洋文學，我寫海、寫我的民族，只因爲海就在我的旁邊，這個海是我用中文書寫的海的世界。

第三，我的島嶼有六個部落，每一個男人都用我們的母語敘述著自己海洋的故事，非常精采。然而那是我們達悟的語言，只有我們才能了解的口述的海洋文學，因爲他們不會寫漢字，不會念日語，也不懂英文，所以我只是一個在偶然機會下的象徵的海洋文學作家，這個偶然的機會就是我會用漢字寫文學。

第四，我不知道世界上的作家有幾個人會潛水。在我眼裡，水世界才是天堂。我一直懷疑我的海洋文學有多少人會喜歡。我曾經試著在圖書館尋找各國的海洋文學作品，卻未曾發現相關於水世界的文學。我迷惘、迷失在裡頭，我問自己：真的有海洋文學嗎？

第五，假如我是第一代原住民從事漢字書寫的作家，假如我再繼續寫人類與海洋的故事，我將感到非常非常的孤獨。我的孤獨，在水世界的孤獨，那是一個開闊的世界，我卻無法與和我有相似經驗的作家對話。

第六，大海是無私的，人類在大海上的冒險經驗訴說不完。海洋的廣闊大家都了解，可是海洋的深度究竟有多深呢？我熱愛潛水，那是因爲我要生存。偶然拿起筆桿來，只是敘述著我小小的水世界。水世界裡無奇不有，那真是繽紛的世界，然而經常地我是獨自一人去享受那樣的美景。我能夠帶給讀者更豐富的水世界的描述嗎？我究竟還有多少能量去書寫人類和海洋的親密關係？

第七，也許我先父生命裡的海洋他已經帶走了，假如我還有能力活下去，我希望寫一本很好的海洋小說。因爲我要流浪，從一個島嶼到一個島嶼，去尋找一位與我有相似生命經驗的作家。

簡單來說，這就是我的海洋文學世界。

附錄五、

東京大學「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資料

(一)「現代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台灣鹿港出身的姊妹作家」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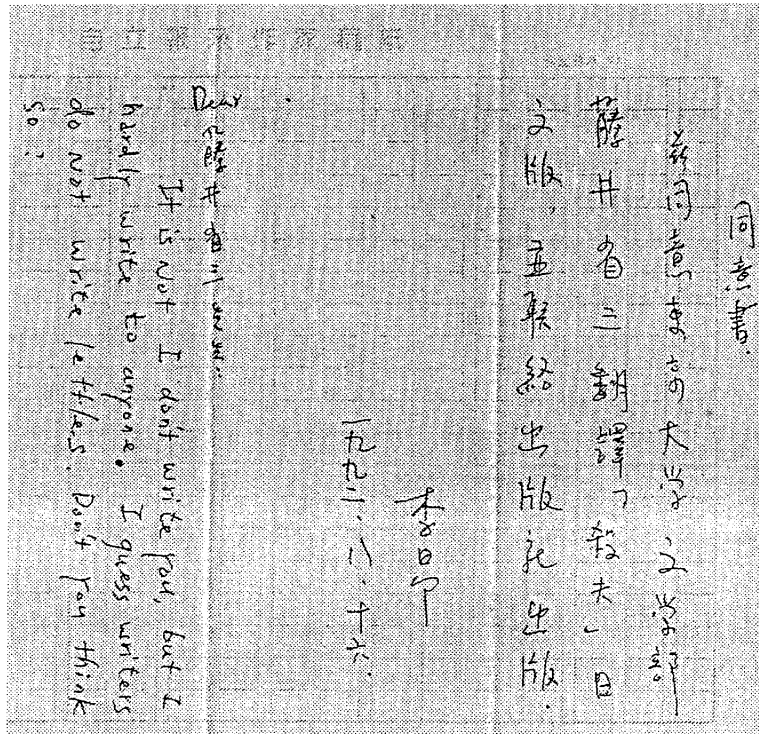
(二) 施叔青的簡歷

(三) 李昂論：民族·性別·歷史

東大中文・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台湾鹿港から出てきた姉妹作家、

施叔青・李昂の台北・アメリカ・香港・日本への旅——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
東京大学山上会館大会議場
2003年11月8日(土)10:00~17:00

東大中文・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台湾鹿港から出てきた姉妹作家、施淑青・李昂の台北・アメリカ・香港・日本への旅—

パンフレット目次

式次第	2
ごあいさつ 藤井省三（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委員長）	3
出演者プロフィール	5
「海」をテーマとする李昂・小川洋子競作短編小説	
李昂「吹竹節的鬼」（中国語原文、部分） 日本語訳「海峡を渡る幽霊」（藤井省三訳）	10
小川洋子「海」（日本語原文、部分） 中国語訳「海」（邵迎建訳）	16
発言要旨	
第1部 「施淑青と香港」	20
彭小妍 「施淑青論」	
黄英哲 「施淑青の『香港三部曲』をめぐる—「異邦人」としての香港叙述」	
關詩珮 「『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施淑青」	
野崎敏	
第2部 「李昂文学とは何か」	26
邱貴芬 「李昂文学とフェミニズム」	
関連するシンポジウムのご案内	30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11月9日明治学院大学にて）	
中国女性史研究会11月例会—台湾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報告会（11月9日上智大学にて）	
也斯講演会（12月12日東京大学にて）	
実行委員会委員一覧	32

式次第

東大中文・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台湾鹿港から出てきた姉妹作家、施叔青・李昂の台北・アメリカ・香港・日本への旅---

主催：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

時間 2003年11月8日(土) 10:00～17:00

場所 東京大学山上会館大会議場 (150名収容、参加費無料)

9:30 開場

10:00 開会

10:10～11:40 施叔青と香港 (日本語・北京語、通訳：張文薫、大野公賀)

司会 : 山口守 (中国語圏文学者、日本大学教授)

特別ゲスト：辻原登 (作家、施叔青氏友人)

ゲスト : 彭小妍 (比較文学研究者、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教授)

黄英哲 (中国語圏文学者、愛知大学助教授)

關詩胤 (Uganda Kwan、香港文学者、ロンドン大学博士課程大学院生)

野崎敏 (フランス文学者、台湾・香港映画批評家、東大助教授)

11:40～12:40 昼休み 昼食、山上会館

12:40～2:00 対談 李昂 vs 小川洋子「わたしたちの海」

(日本語・北京語、通訳：張文薫、大野公賀)

2:00～3:00 講演 「李昂文学とフェミニズム (仮題)」

講師 上野千鶴子 (社会学者、東大教授)

3:00～3:20 休憩 (受付前ロビーにて李昂さんサイン会)

3:20～4:40 李昂文学とは何か (日本語・北京語、通訳：張文薫、大野公賀)

司会 : 藤井省三 (比較文学研究者、中国語圏文学者、東京大学教授)

ゲスト : 邱貴芬 (台湾・中興大学外国文学部教授)

上野千鶴子

小山鉄郎 (文芸批評家、共同通信社編集委員)

茅野裕城子 (作家)

4:40～5:00 閉会あいさつ

5:00 懇親会受付 (地階、レストラン御殿にて)

5:30～7:30 懇親会 (御殿)

ごあいさつ

中国文化圏にありながら、独自の歴史・文化を有する台湾。北東に日本を望み、南西に東南アジアを見つめ、太平洋の東の彼方にアメリカを見渡す台湾。この美麗島（フォルモサ）と称される島国に、華麗なる現代文学が開花しています。

台湾人は日本統治期から旧国民党統治期まで近代百年にわたり不屈の闘いを続け、1990年代には民主化を達成するとともに、経済発展を遂げて先進国入りしました。日本と中国、東南アジアとアメリカの周縁に位置する台湾は、その周縁性ゆえに華麗なる現代文学を開花させ、21世紀の世界文学に独自の領域を築きつつあるのです。

東大中文ではこの10年来、台湾文化の研究教育に力を注いでおり、今後2年間で以下のような国際的シンポジウムおよびワークショップを開催する予定です。

①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2003年11月8日（土）10:00～20:00 東京大学山上会館大会議場

②20世紀台湾文化総合研究のための国際ワークショップ

2004年9月28日（火）～10月1日（金） 東京大学山上会館会議室

さて台湾中部にある鹿港（ルーカン、ろっこう）は、18世紀末、台湾米を大陸の福建省に移出するために開かれた台湾でも有数の港町で、媽祖信仰の盛んな台湾でも最も由緒あるとされる天后宮の廟が開かれました。ところが急流の鹿港溪が運び込む土砂が港を埋めてしまい、20世紀初頭にはすでに廃港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す。80年ほど前の1920年に台湾を旅した作家の佐藤春夫は、次のように記しています。

鹿港の街は真に予期にそむかぬ詩趣豊かな市街であつた。——内地に於ても古い港町といふものは恒に面白いものであるが、それがこの地では異国的な、わけてもぼくが愛好する国たる支那の情緒を持つて一種むさくろしい美しさ、朽ちかかつた懐かしさに街全体が包まれてゐるのであつた……（1932年発表「殖民地の旅」より）

かつて施家の姉妹も幼かった頃、「朽ちかかつた街」の黒い石畳みの薄暗い路地には廃屋が立ち並び、いたるところ亡霊が出ると噂されたといひます。しかし1986年に旧市街保存のための大規模な修復工事が行われ、海風を避けてジグザグに進む路地には赤煉瓦が敷き詰められました。それでも今も多くの旅人がこの台湾のまほろばを訪れ、靈感に打たれているのです。

古都鹿港からは古来多くの文人が輩出しており、現代台湾文学の代表的作家である李昂（リー・アン、りこう、一九五二～、本名は施淑端）とその姉、施淑青（シー・シューチ

ン、ししゅくせい、一九四五～)の姉妹作家も鹿港に生まれ育ちました。

この姉妹作家はそれぞれ鹿港より台北に北上して大学で学び、アメリカ留学後は香港・日本など世界各地を旅しつつ、独自の文学を作り上げているのです。

そこで2003年11月のシンポジウムではこの姉妹作家を中心として、台湾鹿港から出てきた李昂・施叔青姉妹の台北・アメリカ・香港・日本への旅をめぐる討論を行う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

本シンポジウム開催に当たり、多大な協力下さりました李昂さん、施叔青さん、辻原登さん、小川洋子さん、茅野裕城子さん、小山鉄郎の日本・台湾の作家・批評家のみなさまに心より御礼申し上げます。また海外より来日して下さった彭小妍教授、邱貴芬教授、關詩珮修士、そしてご多忙のところご出演を快諾して下さった山口守、黄英哲、野崎敏、上野千鶴子の四先生にも深く御礼申し上げます。

まことに残念なことに、出演を予定していた施叔青さんが、東華大学(台湾・花蓮)での講義等のため来日できなくなりました。末筆ながら施叔青さんのお詫びの気持ちを、ご来場のみなさまにお伝えいたします。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 教授 藤井省三

プロフィール

李昂（リー・アン、リこう、本名は施淑端、1952～）

現代台湾の作家。古都鹿港の生まれ。両親とも台湾本省人（戦前までの入台漢人）。姉に施叔女、施叔青の二人の評論家、作家がおり「施家三姉妹」として知られる。中学2年より小説を書き始め、高校1年の時に短編「花の季節」が新聞の文芸欄に採用され作家としてデビューした。1970年台北・文化大学哲学部に入学、75年アメリカ・オレゴン州立大学演劇コースの大学院に留学、78年台湾に帰国したのち旺盛な創作活動を再開して現在にいたる。李昂文学は『夫殺し』など地方的色彩の強い作品群と、恋愛・家の変質を通じて現代台北の風俗を描く『暗夜』などの作品群とに大別できる。『迷いの園』は、台湾の旧家に生まれた現代女性を主人公として、近百年の台湾を描いた長篇小説で、大胆な性描写でも話題を呼んだ。

『人みな香挿す北港の炉』（1997）は、旧国民党政権の圧政に抵抗して民主化を実現した革命党派内部の性差別を告発した政治小説集で、表題作「人みな香挿す……」は前後二部構成により70年代民主化運動と90年代野党の変質を描く。純粋な正義感に駆られて民主化運動に加わった若い女性が運動内部に潜む性差別に苦しんだのち、性差別を容認する政治構造に対しセックスと引き替えて権力の分け前に預かるに至るという腐敗を描いている。

李昂の最新作は『夫殺し』『迷いの園』と並んで鹿城三部作を構成する『自伝の小説』（2000）である。主人公は実在した台湾共産党の女性指導者の謝雪紅（シエ・シュエホン、しゃせつこう、1901～70）。彼女は鹿港の隣町、彰化街の生まれ、11歳の年に両親を亡くしその葬儀代を出すため台中市の洪家に童養媳（トンヤンシー、息子の嫁用に幼いときに買われて結婚までは下女として働かされる女兒）として売られた。しかしその後神戸で日本語と北京語の読み書きを学び、上海で社会主義運動に参加し、モスクワ東方大学への留学を果たし、氷雪の天地で赤い経典を学んだことを記念して謝雪紅と名乗るのである。1927年上海での台湾共産党結成から日本敗戦後の反国民党蜂起2・28事件（1947）後の大陸亡命を経て、文化大革命中（1966～76）に“大右派”として紅衛兵のリンチを受けて年肺癆により死去するまでの謝雪紅の人生と、彼女の成長を助けた3人の愛人たちを描く。

本書には謝雪紅とは別にもう一人の主人公がいる。彼女は謝と同郷で同世代の伯父を持つ語り手としての「私」である。儒教的家父長制に忠実で滑稽なほどに男尊女卑主義を振りかざす伯父は昔語りを好み、彼の子供や甥姪たちに謝雪紅がいかに禍々しく恐ろしく、しかも英雄的な女であったかを繰り返して語り続けた。小説はこの「私」による伯父の突然死の記憶から始まり、謝の波乱万丈の物語が展開していく過程でもしばしば「私」による伯父の昔語りが回想される。

この「私」とは小説の語り手である「私」とほぼ重なるいっぽう、語り手の「私」は作者自身に重なってもいる。すなわち『自伝の小説』という作品は「私」の自伝にして謝雪

紅をめぐる小説でもあるのだ。『自傳の小説』とは「母国」日本と「祖国」中国とのあいだで「台湾人のための台湾」を模索する台湾、そしてその台湾において伝統的儒教体制から共産主義運動に至るまで連綿と続く家長制の中にあつて格闘する女たちの集团的記憶なのである。

* 施叔青（シー・シューチン、ししゅくせい、1945～）

施叔青は高校時代に短編小説でデビューしてから、台北の大学進学、アメリカ留学まで、李昂とほぼ同じコースを数年先んじ歩いていた。その彼女が香港物を手が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銀行員であるアメリカ人の夫の香港支店赴任にともないこのイギリス植民地都市に渡ってからのことである。

代表作は世紀末香港を舞台とする長篇小説『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1993）。1981年2月11日、最古の歴史、最高の榮譽を誇る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で、仕入係主任の徐槐が収賄罪で逮捕されるというスキャンダラスな事件が起きた。かつて左翼学生だった部下の内部告発のもとづき捜査官のフランシス・董が出動、被告の弁護を呉義が引き受ける。

中国人たちの背後には、徐槐の収賄の過半を吸い上げていた倶楽部の支配人ウィルソン、うだつの上がらぬロンドンから移って大儲けをした上級弁護士、無能でアル中気味の警察署上司など植民地で特権を謳歌し甘い汁を吸うイギリス人たちがいる。そしてこの注目の事件を最高法院で裁くのは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帰りの黄威廉。彼の祖母は娼婦、イギリス人アダム・スミスとの間に生まれた混血児の父は立身出世して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の会員となり、自らは20年前にイギリスから連れ帰った妻エリザベスと倶楽部で挙式している。

また徐槐が逮捕された日は、実はイギリス議会在が国籍法を改正して香港人からイギリス居留の権利を奪った日なのである。そして84年12月には英中間で97年の香港返還が正式に調印された。世紀末＝植民地都市の終末を目前に控えて、繁榮と腐敗、希望と欲望の街香港に生きる中国人とイギリス人、そして混血たちの過去と現在を、『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は見事に描き出したといえよう。

施叔青が二〇年近い香港暮らしを切り上げ台北に居を移したのが1997年のこと、そして2年後に刊行した長篇が『微醺彩妝』（びくんさいしょう）である。それは90年代末の貿易自由化と消費生活の高質化に伴いフランス産赤ワインが大流行した台湾の物語である。書名の4文字とはほろ酔い加減と彩り豊かな化粧を意味しており、台湾の世紀末感覚をズバリと言い当てた言葉といえよう。

日本語で読める李昂・施叔青の小説・対談等のリスト

* 李昂

『夫殺し』藤井省三訳、宝島社、1993（版切れ）。

『迷いの園』藤井監修、桜庭ゆみ子訳、国書刊行会、1999。

『自伝の小説』藤井訳、国書刊行会、2003年10月（予定）。

「さらば故郷」『現代中国短編集』藤井監訳、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1998。

「色陽」『世界文学のフロンティア第2巻愛のかたち』沼野充義ほか編、藤井訳、岩波書店、1996。

「G・Lへの手紙」『バナナポート』山口守監修、宝島社（絶版）。

対談「徹底討論 李昂 vs 上野千鶴子」宝島社『宝島30』1993年8月号

対談：李昂 vs 上野千鶴子「女性にとっての快樂戦略」岩波書店『世界』1999年7月第663号

対談：李昂 vs 吉本ばなな「自由への夢を描いて」集英社『すばる』1999年7月号

* 施叔青

『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藤井訳、国書刊行会、2002年。

辻原登（つじはら・のぼる）1945年、和歌山県生まれ。1990年『村の名前』（文芸春秋）で第103回芥川賞を受賞、99年『翔べ麒麟』（読売新聞社）で第50回読売文学賞受賞。2000年『遊動亭円木』（文芸春秋）で第36回谷崎潤一郎賞受賞。他に『マノンの肉体』『約束よ』（新潮社）などがある。

小川洋子（おがわ・ようこ）1962年、岡山県生まれ。早稲田大学第1文学部卒業。1989年『揚羽蝶が壊れる時』第7回海燕新人文学賞。1990年『妊娠カレンダー』第104回芥川賞受賞。他に『ホテル・アイリス』『博士の愛した数式』（新潮社）などがある。

茅野裕城子（ちの・ゆきこ）青山学院大学フランス文学科卒業、1995年「韓素音の月」第19回すばる文学賞受賞。著書に『韓素音の月』（集英社文庫）『大陸游民』（集英社）。

小山鉄郎（こやま・てつお）一橋大学社会学部卒業、共同通信社編集委員。著書に『文学者追跡』（文芸春秋）

彭小妍（ボン・シアオイエン、ほうしょうけん）アメリカ・ハーバード大学比較文学系博士（1989）。中国語圏の現代文学を専攻。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助教授を経て、現在、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著書に『多くの歴史の遺漏——張我軍から李昂まで』『上海の情欲——張資平から劉呐鷗まで』『楊逵全集』主編。研究のかたわら小説も執筆しており、代表作に、台北近郊の陳家の娘順英を主人公として1920年代から50年代までにわたる女系家族を描いた『断掌順娘』がある。邦訳の短編は松浦恒雄監訳『客家（はっか）の女たち』（国書刊行会）に収録されている。

邱貴芬（チウ・クイフェン、きゅうきふん）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卒業、アメリカ・ウイスコンシン大学比較文学修士、アメリカ・ワシントン大学比較文学博士。台湾・中興大学外

国文学系教授。台湾現代文学、フェミニズム文芸批評理論などを専攻。現在は『台湾女性小説史』著述計画呼びかけ人。主な著書に『台湾・女性を介して——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フェミニズム理論から台湾を読む』『台湾女性作家訪問記』など。編集に『日本統治期以来の台湾女性作家小説選 上下』がある。

關詩珮（クワン・シーベイ、かんしはい、Uganda Kwan）1975年香港生ま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修士課程を卒業後、2002年から2003年9月まで東京大学中文大学院研究生となり、現在はロンドン大学 SOAS 博士課程在学中。香港文学、比較文学を専攻。論文に「サバルタンは発言できるか——施叔青『香港三部作』の改編過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00年6月号、翻訳に藤井省三『『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解説』（『作家』香港作家協会、2003年6月号）。

黄英哲（こう・えいてつ）1956年台北生まれ。立命館大学文学博士。現在は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助教授。中国・台湾の現代文学を専攻。著書に『台湾文化再構築 1945～1947の光と影』（創土社）、共編著に『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大学出版会）、共編に『許寿裳日記』『楊逵全集』『周金波日本語作品集』など。

野崎 敬（のざき・かん）1959年生まれ。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助教授。専門はフランス文学、映画論。著書に『フランス小説の扉』『ジャン・ルノワール——越境する映画』、香港映画論を近刊の予定。翻訳にトゥーサン『浴室』『ムッシュー』、ルノワール『ジョルジュ大尉の手帳』（以上青土社）、『ネルヴァル全集 III 東方紀行』（共訳、筑摩書房）、バルザック『幻滅』上・下（共訳、藤原書店）などがある。

上野千鶴子（うえの・ちづこ）1948年生まれ。京都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修了。現在は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専攻は社会学。主な著書に『家父長制と資本制』『近代家族の成立と終焉』（以上、岩波書店）、『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青土社）、『上野千鶴子が文学を社会学する』（朝日新聞社）、『サヨナラ、学校化社会』（太朗次郎社）などがある。

山口守（やまぐち・まもる）1953年長野県生まれ。東京都立大学大学院博士課程修了。現在は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専攻は現代中国語圏文学、比較文学。共著に『巴金的世界』（北京・東方出版社）、編著に『講座 台湾文学』（国書刊行会）など。翻訳に巴金『リラの花散る頃 巴金短編集』、史鉄生『遙かなる大地』、白先勇・張系国ほか『バナナポート』（以上、宝島社）、編訳に白先勇・張系国ほか『台北ストーリー』、黄春明・王禎和ほか『鹿港からきた男』（以上、国書刊行会）などがある。

邵迎建（シャオ・インチエン、しょうげいけん）1952年四川省生まれ。四川大学外国語系日本語科卒業、1995年東京大学文学博士。現在は山形大学外国人教師。専攻は現代中国文学。著書に『伝奇文学と流言人生——張愛玲的文学』（北京・三聯書店）、『伝奇文学と流言人生——一九四〇年代上海・張愛玲の文学』（御茶の水書房）、訳書に石坂洋次郎『丘は花ざかり』などがある。

藤井省三（ふじいしょうぞう）1952年東京生まれ。東大大学院博士課程修了。東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専攻は現代中国語文学、比較文学。著書に『魯迅事典』（三省堂）、『中国映画百年を描く、百年を読む』（岩波書店）、『現代中国文化探検』（岩波新書）、『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方書店）、『百年の中国人』（朝日新聞社）、『中国見聞一五〇年』（NHK 生活人新書）など。訳書に李昂『夫殺し』（宝島社）、莫言『酒国』（岩波書店）、鄭義『神樹』（朝日新聞社）、施叔青『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国書刊行会）、監訳に李昂『迷いの園』（同）などがある。

「海」をテーマとする李昂・小川洋子競作短編小説

このたびのシンポジウムでは、幸いにも李昂さんと小川洋子さんの日台二人の作家に対談し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そこで事前にお二人に「海」を共通テーマとする短編小説を執筆し、各自翻訳で相手の作品を読んでいただいた上で、本日の対談に臨むようお願いした次第です。このパンフレットには作品の一部を翻訳と共に掲載いたしました。

なお李昂「海峡を渡る幽霊」と小川洋子「海」の全編は、今回の対談と共に文芸誌『新潮』2004年2月号に掲載されます。

敢是「漢藥仔仙」在唐山作了什麼事？

鹿城人對新近來的移民，一直有著疑懼。看！那「漢藥仔仙」的女人，每天一身白衣黑褲，漿得脖子上高高的衣領都好似能站立，走動起來，渾身唏唏嗦嗦活像紙人。要講究、要乾淨，也不是這種方法，何況又不是什麼清秀人家，都選得彎腰削竹篾呢！

（他們究竟什麼底細？）

鹿城人對新來的移民，一向視為異物。同樣從福建來，還要嫌新來的人閩南語「有腔」。他們忘了也不過一、兩百年前，他們的先祖，也才從唐山鄰近的地區過海來台。

「吳府三王爺」透過乩童，直呼冤屈卻不願透露實情，「北頭」的人們更斷定有隱情。自稱看過那站在竹堆上「女人」的人們，齊聚到「漢藥仔仙」家中，聲稱要討個公道。

來應答的是那一身白衣黑褲漿得筆直、似會站立的「漢藥仔仙」妻子，一頭黑髮在腦後縮了個圓髻，就憑一隻髮針，穩穩固定，同樣抵得嚴絲合縫。

「漢藥仔仙」妻子神色強作平坦，仍流露驚恐的說：

來自福建同安，家作漢藥營生，有一回因細故與鄰女吵架，女人間的口角。丈夫正巧路過，看那鄰女實在欺人，上前推了她一把，大腹便便的鄰女一時不穩，跌坐在地，當場血流滿地，動了胎氣是夜難產而亡。

是一屍二命。

丈夫無心居然惹出如此事端，十分害怕，連夜收拾細軟，顧不得偌大家當，帶著妻小坐船來台灣。

在渡海戎克船上，就隱約感到那成鬼的一屍二命婦人，如影相隨。夜裏兩個大人緊緊護住小孩，整家人齊擠在大通舖人堆裏，鬼魂也近不了身。

白天裏船行到岸，「漢藥仔仙」嚴重警告孩子們，無論發生任何事，皆不准回頭。

「海峡を渡る幽霊」(原題「吹竹節的鬼」)

李昂 作
藤井省三 訳

あるいは「漢菓先生」は大陸でなんぞ悪事を犯したんか。

鹿城の人たちは新来の移民を、常に疑っていた。それ見たことか、「漢菓先生」の女房は毎日白衣に黒いズボンを着ており、高い立て襟にはピンツと糊を利かせているので、歩く姿はまるで紙人形のようにぎこちない。やれ上品に、やれ清潔にと小うるさく、そんな良家のお方がなんで腰を屈めて割り箸作りなんじゃ！

(あの夫婦にはどんな過去があるのだろうか？)

鹿城の人たちは新来の移民を、常に異分子とみなしていた。同じく福建から移民してきたというのに、新移民の閩南語〔台湾人の約七割が母語とする福建省の方言〕には「訛り」があると称して嫌うのだった。彼らの先祖が大陸の福建あたりから海を渡って台湾に来たのも、わずか一〇〇年か二〇〇年前であったことを、彼らは忘れていたのだ。

「呉府三王爺」は童乱を通して怨念を叫ばせたものの、実情を語らせはしなかったので、「北浜」の衆は隠し事があるに違いない、と確信したのである。竹の山に立つ「女」を見たと称する者たちは、「漢菓先生」の家に押しかけ、真実を明かせと責め立てた。

これに対応したのは白衣に黒いズボン、高い立て襟にピンツと糊を利かせた「漢菓先生」の妻で、黒髪も同様に後ろできつく丸髻に結び、^{かんざし}釵一本でしっかりと止めていた。

「漢菓先生」の妻は、努めて平静を装いつつも、恐怖の色を隠しきれずにこう語ったのだ――

わが家は福建同安で漢方薬の調合を生業としておりましたが、あるとき些細なことで隣家の妻と口論となりました。それは所詮は女同士の口げんかでしたがそこに夫が偶然通りかかり、隣家の女が口汚く罵るのを見て前に進み出、女を小突いたのでございます。すると太鼓腹をしていた女はフラフラよろけたかと思うと、ドタッと座り込み、その場で大量出血、産気づいてしまい、その夜のうちに難産で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す。

母子二つの命が亡くなったのだ。

「漢菓先生」は思いもよらずこのような大事をしでかして恐ろしくなり、夜通し貴重品を掻き集め、他の財産は顧みず、妻子を連れて船に乗り台湾にやってきたのです。

海峡を渡るジャンクの船上では、あの亡霊となった妊婦が付きまとっている気配が察せられました。夜間は夫婦が左右から子どもを挟んで守り、一家で大部屋の人混みの中に潜んでおりましたので、亡霊も近づけないのです。

白昼に船が岸に着きますと、夫は子供たちに厳しく言い聞かせました。どんなことがあろうとも、後ろを振り返ってはならない、と。

一向有傳聞，只要有水域相隔，魂魄們便無法上岸，除了陰界冥河，一般水域也足以阻隔魂魄留在彼岸。要招引上岸，得唸出鬼魂名姓，指點方向道路，再伴以密咒、法師誦經、鈴聲等等。

「漢藥仔仙」更相信，人肩膀上左右各有一把火，只要不回頭後望，火即不會熄，足以阻擋後方跟隨而來的魂魄。但一經轉頭，肩火熄滅，鬼魂即撲上身。

本以為唐山與台灣間，深海阻隔絕非一般水域，鬼魂渡海不易，沒料到即便上岸不曾回望，女鬼還是跟隨而來。

「漢藥仔仙」妻子說罷，前來討公道要平息地方災厄的人們，暗叫一聲不好，眾人心生疑慮互使眼色，不一會尋了理由各自散去。誰都知道，這難產血光造成一屍二命的女鬼，身負桀驁冤屈，會是怎樣難纏的惡鬼。

這事絕不會便宜善罷干休！

果真之後，這冤死女鬼，便被看見不僅站在竹堆上，濛濛現身。自從身份來自揭曉，女鬼恍若尋得正當性，毫無顧忌的在「漢藥仔仙」家中院子四處遊蕩。

鄰人們這樣宣稱，看到這女鬼果真長裙下擺拖著一大段血污，穢血殷紅滴滴瀝瀝，永不斷絕。裙擺處更是筋肉糾結穢紅血塊一球一團，分別拖個未全離產道的血嬰。

更有傳聞那女鬼懸空虛浮在臥房空中，推擠腹內胎兒要生產，或是陣痛推擠力氣太大，伴著腥腥穢血流出的，是胎兒數隻腳趾、一雙眼珠子、斷腸碎肉，一點一滴淌流到床上睡的夫妻臉上，餵食一般。隔天醒來，那「漢藥仔仙」與妻子，滿臉滿嘴乾了的紅血肉末，剛盛餐吃食過似的。

驚嚇、害怕、又不堪其擾，「北頭」地區的地方正神「吳府三王爺」，還顯然不願過問這檔事，「漢藥仔仙」只有向臨近一家能通陰曹的「清水宮」求援。

「清水宮」的妯娌是個中年姑子，信奉的是「臨水夫人」自小吃素，一輩子要侍奉臨水夫人，堅持不婚保持清白身作姑娘的妯娌，管的，居然都是女人生、孕諸事，特別是血光產難、血池渡化。

水面の向こう岸には幽霊は上陸できない、との言い伝えがございます。冥界の三途の川ばかりでなく、この世の川や海でも靈魂を彼岸に押しとどめる力があるというのです。もしも誘^{いざな}って上陸させようとするなら、幽霊の姓と名を唱えつつ、進路を指さし、さらには高僧による呪文や読経、鈴の音などが必要なのです。

その上夫は、人の肩には左右一つずつ火が点り、後ろさえ振り返らねば、この火が消えることはなく、後ろから追いかけてくる亡霊を阻むことが出来る、と信じておりました。ところが一度でも振り向くと、肩の火は消えて、亡霊が乗り移ってくるというのです。

大陸と台湾との間には、とりわけ深い海が広がっておりますので、亡霊もこの海は渡れま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したが、上陸に際し一目と振り返りはし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に、女の幽霊が後を付いてきたとは思ってもよらぬことのでございました。

「漢葉先生」の妻が語り終わると、真実を語らせ地域の災厄を鎮めたいとやってきていた人々は、胸の内でこれは拙いと叫んだが、たがいに疑わしげに目くばせしあうばかり、やがてあれこれと理由をかこつけてその場を去って行った。この出血死産して亡くなった女の亡霊は、深い恨みを抱いており、ことのほか執念深いであろうことは、誰もが承知していたのだ。

この一件、このままで済むはずがあるまい！

はたしてそれからは、女の怨霊は、竹の山の上ばかりか、四六時中、姿を現し始めた。身分因縁が明らかとなったからには、亡霊は堂々とあたり憚ることなく、「漢葉先生」の家や庭の至るところに出始めたのだ。

近隣の人たちもこう噂した。この幽霊を見ると、果たして長いスカートは血まみれ、赤い血糊をポタリポタリと垂らしている。その裾には血だらけの肉塊を引きずっており、産道を出かけた血まみれの赤ん坊なのだ。

別の噂によれば、亡霊は寝室で宙に浮かび、胎児を生もうとして腹部を押し揉むためか、あるいは陣痛の力みすぎなのか、生臭い血が流れ出し、胎児の踵が二、三本、目玉が一つ、内臓の切れっ端がドロドロと、ベッドで寝ている夫妻の顔に餌でも与えるかのように垂れてくるという。翌日目覚めると、「漢葉先生」とその妻は顔中に乾いた血糊や肉片がへばり付き、暴飲暴食したかのようなようだった。

こうして恐しい騒ぎになったものの、「北浜」の守護神である「呉府三王爺」は、なおもこの件には関わりたくないようすだったので、「漢葉先生」は閻魔庁のお役人様によく通じている「清水宮」に助けを求めた。

「清水宮」の女道士は中年の尼さんで、「臨水夫人」〔八世紀に福建省古田県臨水村にいた陳靖姑(ちんせいこ)は幼少期から靈力に優れ、二四歳の時、懐妊中にもかかわらず雨乞いの祈禱を行い流産で死亡、その際に助産の神となることを誓い、臨水夫人として祭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を信奉し、幼少期から精進し、生涯、臨水夫人にお仕えしようと、結婚もせず潔白な身を守る処女であった。女道士が司るのは、やはり婦人の妊娠出産のこと、とりわけ血まみれの難産や血の池地獄にまつわることも多かった。

「清水宮」尪姨受託後昇壇，不到半柱香的時間，那厲鬼馬上來附。只見尪姨口吐白沫，突地像有巨大力道推上身，整條身軀向後飛馳，射向兩、三丈後，尪姨但似毫無知覺，一挺身又站起來。

前來主持公道的「北頭」地區父老，看到一大片的血污，染紅了尪姨大半身長裙。

那尪姨站起來後，並不向前行走，反倒以一隻腳支著，身軀打橫的向四方旋轉，如陀螺般滿場翻滾，隨著下肢翻躍，污血自尪姨裙擺下飛射而出，灑落圍著的人們一身點點滴滴。

眾人驚懼萬分，全為這詭譎的場面震攝住，沒人敢伸手拭去臉面上沾染的血污，只任那腥羶血味，在鼻尖持留不去，連壇前焚的香、不斷燃燒的金紙，都無從掩蓋。

待尪姨終不再滿場陀螺轉噴出污血，於壇前站定，眾人聽到不知來自何方的哭聲，綿綿細細直鑽入耳膜，在腦裏縈縈繞繞，一直不肯離去。

那哭聲真可魔音穿腦，佔據在腦子裏，往後將日日夜夜持留不肯止息，只是不斷哭泣。而就在這哭聲的同時間，傳來尪姨以一口明顯非鹿城腔調、尾音上揚的閩南語，訴說著荒天的悲慘。

果真是一屍二命！

「清水宮」の女道士が願いを聞いて祭壇に昇るや、まもなくあの亡霊が乗り移ってきた。女道士は口から白い泡を吹いて、突如、巨大な力で全身を突き飛ばされたかのように、一〇メートル近く飛び跳ねたが、痛みを感じぬようすで、再びスックと立ち上がった。

前に「漢葉先生」のもとに押しかけ問答を行った「北浜」地区の有力者には、ベツトリとした血糊が、女道士のスカートをほとんど赤く染めているのが見えた。

女道士は立ち上がっても、前には進まず、片足を軸として、身体を横に折り、グルグルとコマのように廟内を回って行った。足が躍り上がるたびに、血糊がスカートの下から噴き出し、周りの者たちめがけて身体にピューピューと飛び散った。

皆の衆はあまりの恐しさ怪しさに、その場に立ちすくみ、誰も顔にかかった血糊を拭おうともしなかったので、生臭い臭いが鼻先に残り続けた。祭壇の前のお香も、絶え間なく金炉にくべ続ける金紙も、この臭いを消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女道士が独楽回りによる血糊の噴出を遂に止めて、祭壇の前に立ち止まると、皆の衆にはどこからともなく泣き声が聞こえてきた。細く絶え絶えの声は鼓膜を突き抜け、頭蓋骨の内側でグルグルと執拗に回り続けた。

その怪しき泣き声はまさに脳内に侵入して居座り、その後も幾日幾夜も泣きやまなかった。そしてこの泣き声と同時に、女道士の口を借りて、あきらかに鹿城弁ではない、尻上がりに訛る閩南語で、とんでもない悲劇を訴えだしたのだ。

はたして死体一つに命が二つであった！

「北浜」付近の人々は、この期に及び次々と「漢葉先生」に真相を明かすよう迫った。

「海」(部分)

小川陽子

「君は、何の楽器の演奏者なんだい？」
布団に入り、電灯を消してから僕は尋ねた「メイリンキンです」
小さな弟は答えた。
「メイ、リン、キン？」
「はい。こんな字です」
彼は宙に手をのぼし、人差し指で何か字を書いたが、暗くて読み取れなかった。
「珍しい楽器なんだね」
「はい、たぶん」
「どこの国の楽器？」
「えっと、日本です。ここです」
「古くからあるの？」
「いいえ、そんなに古いって訳じゃありません」
暗がりの中で、彼の声は一段とか細く聞こえた。首まですっぽりと布団にくるまり、顔だけこちらに向けているのが薄ぼんやり見えた。
「どんな形？」
「ラグビーボールよりももう少し膨らんでいて、両手で抱えるのにちょうどいいくらいの大きさです。ザトウクジラの浮袋でできているんです」
「へえ……」
「浮袋の表面には魚の鱗がびっしり張りつけてあって、中には飛び魚の皮膜で作った弦が仕掛けてあります。それが振動源となって、空気の震えを鱗に伝えるのです」
「鱗の種類はきまってるの？」
「できるだけ多くの種類の魚を用いた方が、深みのある音が出るでしょう」
メイリンキンとは、鳴鱗琴と書くのだと、僕は分かった。
「そんな珍しい楽器を演奏できる人に出会ったのは、君が初めてだ」
「そうだと思います。だって、鳴鱗琴を演奏するのは、この世の中で僕一人だから」
小さな弟は言った。
「僕が発明した楽器なんです。僕が発明者で、唯一の演奏者」
暗がりに目が慣れてきたせいで、彼の顔がより近くに感じられた。カーテンの隙間から漏れる月の光が細い帯となり、僕たち二人の間に射し込んでいた。隣の部屋の泉さんの気配は、もうすっかり途絶えていた。

「說說，你演奏甚麼樂器？」

我攢進被子，一面關燈一面問道。

「鳴鱗琴」

小弟回答說。

「？」

他用食指在空中比劃著甚麼字，昏暗中我沒看清。

「挺少見的樂器吧。」

「是的。一般說來。」

「那個國家的樂器？」

「嗯，日本。是這裡的。」

「很早以前就有嗎？」

「沒有，歷史不是很長。」

黑暗中的他的聲音聽起來更加細弱了。昏暗中能看到他嚴嚴實實地裹在被子裡，只露出臉朝向我。

「甚麼樣子？」

「比橄欖球稍鼓一點兒。兩手抱著正好。是用駝背鯨的魚鰓做的。」

「喔……」

「魚鰓的表面密密地貼滿魚鱗，里面裝著用飛魚的飛膜做的弦。那是振動源，把空氣的振動傳送給魚鱗。」

「用那種魚鱗有規定嗎？」

「盡量用多種不同的魚鱗才能奏出空遠渾厚的音響。」

我明白過來，所謂「明林琴」，應寫作鳴鱗琴。

「我第一次遇到像你這樣能演奏這麼稀奇的樂器的人。」

「我想是這樣的。在這個世界上，能演奏鳴鱗琴的也就只有我一個人。」

小弟說。

「是我發明的樂器，我既是發明者，也是唯一的演奏者。」

大概是眼睛已習慣了黑暗的原因吧，我感到小弟的臉靠得更近了。從窗簾縫瀉入的月光細帶般地插進我倆之間。隔壁房間的阿泉的聲息已消失淨盡。

「いつ、どんな時に演奏するんだい？」

「いつとは決まっていません。でも演奏する場所は海辺と決まっています。海からの風が吹かないと、音が出ないんです。だって、海の生き物ばかりでできた楽器でしょ？」

「ここにあるかい？ 鳴鱗琴は」

「もちろん。ほら、あそこ。木箱に入れて仕舞ってあります」

彼が指差したのは、サイダーを出してきたのと同じ、机の引出しだった。

「是非、君の演奏が聞きたいよ」

正直に僕は言った。小さな弟は僕のことをじっと見つめ、布団から出した右手を自分の胸の上に載せてから答えた。

「すみません。今は無理なんです。海からの風が届かないと、鳴鱗琴は鳴りません」

申し訳なくて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は、彼はため息をついた。

「浮袋の脇に細長い隙間があって、そこを風が通り抜ける時、飛び魚の弦を揺らします。風の強弱によって弦の震え方も違ってきます。演奏者は、つまり僕は浮袋の口から息を吹き込み、風の邪魔をしないようにその振動を浮袋全体に共鳴させ、鱗に伝えるわけなんです。だから演奏者と言っても、自分がメロディーを奏でるのではなく、主役はあくまでも風なんです。しかも海からの」

「どんな音がするのか、聞いてみたいなあ」 小さな弟は胸の前に両腕を持ち上げ、頬を膨らませ、唇をすぼめた。そうしてから腕の中の暗闇に、そっと息を吹き込んだ。

口笛とも違う、歌声とも違う、微かだけれど揺るぎない響きが聞こえてきた。それは海の底から長い時間を経て、ようやくたどり着いたという安堵と、更に速くへ旅立ってゆこうとする果てのなさの、両方を合わせ持っていた。

僕は小さな弟が海辺に立っている姿を思い浮かべてみた。両足はたくましく砂を踏みしめ、掌は優しく浮袋を包んでいる。まるで風は目印を見つけたかのように、彼に吸い寄せられる。海を渡るすべての風が、小さな弟の掌の温もりを求めている。

彼の唇は本当に今そこに鳴鱗琴があるのと変わりなく、暗闇を揺らし続けた。それは僕の愛する泉さんの唇と、そっくり同じ形をしていた。

「在甚麼時候，甚麼情景下演奏？」

「時間到不一定。但演奏的場地非得是海邊。沒有海風，發不出聲音。可不是嗎？這樂器渾身都是用海里的生物做的啊。」

「在這裡嗎？鳴鱗琴？」

「當然。可不，就在那里。放在木箱里呢。」

他手指著拿出汽水的同一個抽屜。

「一定讓我听听你的演奏。」

我誠懇地說。小弟直直地凝視著我，從被子里伸出右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回答說：

「對不起，現在不行，海風吹不過來，鳴鱗琴不會響的。」

他抱歉得不得了地嘆了一口氣。

「魚鰾的旁邊有一條細長的縫隙，風穿過時，搖動飛魚弦，弦會隨著風的強弱產生不同的振動，演奏者，也就是我，從魚鰾口吹氣，不能擋住風，而是幫助風讓整個魚鰾產生共鳴，再傳送給魚鱗。所以說，演奏者並不演奏樂曲，主角是風，而且是從海上吹過來的風。」

「會發出甚麼樣的聲音呢？真想听听啊！」

小弟將兩臂舉到胸前，鼓起腮幫，噘著嘴，對著兩臂間的黑暗處，輕輕地吹氣。

我听到了微弱而又確實的聲音，既非口哨，也非歌聲，帶著從海底經過漫長的時間，終於到達的安心和即將踏上更加遙遠旅途的無邊無涯。

我想像著小弟站在海邊的姿態。他兩腳穩站在沙灘上，雙手輕輕地捧著魚鰾，風像發現了目標似的奔向他，被他吸入。所有從大海渡過來的風都在尋求小弟手掌的溫暖。

他彷彿真抱著鳴鱗琴，嘴唇在黑暗里不停地吹著。那嘴唇與我心愛的阿泉一模一樣。

発言要旨 第一部「施淑青と香港」

彭小妍（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教授）

——「施淑青論」

長期間における醸造の結果、戒厳令が解かれる前後、歴史の再構築というテーマが次第に小説創作の主流の一つになりはじめた。大河小説というジャンルの勃興から、この趨勢を見出せるだろう。李喬の『寒夜三部曲』（1981）は日本統治時代の植民地の歴史を背景に、客家の一家族の苦難に満ちた山林開拓の物語である。東方白の『浪淘沙』（1991）は客家・閩南の三大家族が日本統治期に海外を漂流し、カナダ・アメリカ・日本・フィリピンなどの地で苦勞しながら生計を立てていく経緯を描いている。施淑青の『香港三部曲』（1993-1997）は97年香港返還前の殖民史を軸に据え、娼妓黃得雲の不遇の一生によって、香港とイギリス・中国の間の複雑に錯綜する殖民と被殖民関係を暗示させている。これらの三作品を比較すると、前二者の創作技法はおもに伝統的な写実技法であるのに対し、『香港三部曲』はメタ小説の技法を取り込んでおり、とりわけ最後の一部『寂寞雲園』（1997）ではそれが顕著である。事実上、前二部の『地名叫蝴蝶』と『遍山洋紫荊』の語りの方法は、おもに写実と迫真性に偏重し、三部目に到ってようやくかなめとなる転換が現れる。主にそれは、その中の突発的な試みによる：前二部曲中の全知全能の語り手が、『寂寞雲園』にいたると突如小説の世界へ進入し、小説中の人物に紛れ込み、自ら黃得雲の曾孫黃蝶娘を尋ねて行くのである。

『雲園』の語り手はしばしば一人称語りの規範を打ち破り、他の人物の心理状態を一つ筋が通るように分析し、報告する。黃得雲と西恩・修洛の恋人がドアを閉めてやってくる一挙一動をも、彼女は全て見通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だ。たとえば、西恩が一度も黃得雲と性交したことがないのは、彼が心理的インポテンツを患っているからだとか。けれども、語りの規範に照らしてみれば、語り手がたとえ登場人物であっても、他の人物が彼女にその思いを語るか書くかしない限り、他の人物のこころの世界を知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もちろん、いくら彼女でも恋人たちが寝室で話す秘密の会話は聞くことが出来ない。もう一つの説明の術が無い事実とは、1970年代に黃蝶娘と知り合った語り手が、なぜ1919年に黃蝶娘の曾祖母黃得雲と西恩・修洛とのプラトニックな恋愛の過程を「目撃」出来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語り手が黃蝶娘から西恩の病気を聞いたのか、しかし語り手によると、西恩が黃蝶娘に陰萎について話したことは無く、他人が一体どのようにして知ることが出来るであろうか？『雲園』の語り手は小説世界の人物であるのに、まるで不可能など無いかのようだ。或いは、我々は別の考え方をすべきなのであろうか；施淑青が「自序」の

中で言うように、これは彼女の入念な計画であって、故意に全知全能の語り手を小説世界に「登場」させ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雲園』における語り手「私」の登場は、読み手が読む際に困難となり、時として読み手の読書習慣に挑戦し、小説の語りの問題が発生したのかと疑いを抱かせる。『寂寞雲園』の語り手の計画とは、伝統的な語りの規範を打ち破り、小説の語り自身の虚構性を読む際の焦点となすことであった。読み手は一步進んで考えることを免れない：これによって類推すると、小説の語りも、歴史の語りも、おそらく全てに捏造の嫌い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それならば、いかなる語りや回顧が構築した「真相」も「現実」も、みな虚構の可能性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すべての人間が自身の観点から事件を見ている以上、大きく隔たった現実が構築され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このように考えると、いわゆる「現実」を語ろうとすることは、千夜一夜の物語りなのではあるまいか？『寂寞雲園』中のメタ小説の手法は、戒嚴令解除前後から前衛的な小説家たち、例えば張大春の「將軍碑」（邦題「將軍の記念碑」）（1986）や「我妹妹」（1993）、朱天心の「威尼斯之死」（「ヴェニスに死す」）（1992）や『古都』（『古都』）（1997）、が試してきた実験的技法であり、伝統的写実主義に突きつけた挑戦なのである。

黄英哲（愛知大学助教授）

———施叔青の『香港三部曲』をめぐって——「異邦人」としての香港叙述

施叔青の文学人生における『香港三部曲』シリーズの特殊性を挙げるなら、それが書かれた時期にあらう。香港返還前という時期を選んだことで、「異邦人」である彼女にも香港の歴史へのコミットが可能となった。

施叔青のポジションを問えば、議論はつきないだろう。台湾人なのか、アメリカ人なのか、あるいは香港人なのかというように。だが、作家としての属性を問題にするなら、彼女は中国語で創作する華人作家であり、東洋世界の一員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つまり施叔青の発言は、そのような特殊な立場からなされる。

施叔青の作品全体を見渡すと、霊の世界と共存するような台湾鹿港の情景、伝統文化消失への懸念、アメリカ滞在中の彼女の心境などを描いたもの、そして香港にまつわる物語の一連の作品などがあり、いずれも、作者個人がたどってきた人生にほかならないことがわかる。『香港三部曲』にも、香港に対する作家の観察眼が透けて見える。そのため、そこに漂うエキゾチズムに対して香港の人々から異の唱えられることが多い。『香港三部曲』は、ある人物の「伝奇」の効果によって小説の雰囲気生まれ、「伝説」を通じてテキストの叙述形式が成立する。これによって読者と語り手の間に多角的な対話生まれ、そうした多重的な見方と伝説の中で、「香港」という画像が浮かび上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

施叔青が台湾から香港に移り住んだのは1977年、当時、経済的に絶頂期を迎えていた香

港は、まさに幻想の都そのものであった。香港芸術センターの企画を任された施叔青は、それをきっかけに香港上流社会へと足を踏み入れ、植民地統治者たちや上流階級の華人に接することで、香港最高クラスの物質文化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このようにして彼女は香港統治階級への観察を深め、後の『香港三部曲』における視点を形成していった。

施叔青の描く香港には、作者自身の経験が多くちりばめられている。香港上流社会で繰り広げられる享楽主義的なシーンの数々を見てきた作者は、『香港三部曲』において、その視点の起点を上流社会とした。その手法からは、白人の視点を通すことによって被植民者の様相を浮き彫りにしようという、いわば逆転的な方法を試みた作者の企図が窺える。歴史的叙述と文学的叙述の間を行きつ戻りつしながら、施叔青は、喧騒に満ちたこの島で物質文明が発展を極めるさまや、鋭敏な経済感覚を特徴とする香港式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を描き出している。

かつて張愛玲自らが「私は上海人の観点で香港を見ています。私が何を書ききれなかったかは、上海人だけが理解できるのです」と言っているように、張愛玲の筆による香港は上海人の見た香港であった。同様に、施叔青が香港の歴史を書こうとするとき、そこには作者自身が各国を訪ね歩いたさまざまな記憶が反映されており、そのなかにはもちろん、台湾に関する記憶も含まれている。施叔青が創作言語として、広東語や複雑な植民地言語を用いず、中国語（北京語）を選んだことで作品に普遍性が加わったのと同時に、中国語で生活する台湾の読者にも、香港にコミットする機会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た、当時の香港上流社会をほうふつとさせる会話の数々や古風な表現が意図的にもちいられており、それによっても、台湾の読者が香港に対して抱く神秘的な幻想を満足させ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る。

歴史的誤謬によって異国情緒あふれる地となった香港が内包するものは、驚くほど多様である。さまざまな人間にさまざまなライフスタイル、人々は多様な階層を形成し、その価値観も大きく異なる。多様な文化はおのずとボーダレスなものになり、それがま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見定めを難しくしているのであろう。

香港とは何か。台湾は国家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るが、香港は都市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るのが普通である。商業主義の極度に発展した香港は、商品文化が主導権を握る都市であり、都市生活の長所の一つとして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選択肢を多く提供してくれることにある。香港人が多重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受け入れているとするのなら、ここにもその一因があるといえよう。

1980年代以降、中国の歴史家たちは香港返還を成功させるため、愛国的なイメージや希望を盛んに強調した。だがそれらは実際のものではなく、中国の愛国主義、民族主義に過ぎなかった。香港人の多くがそれについて語りたがらず、反対に中国人が声高らかにそれを叫ぶという状況のなか、施叔青は『香港三部曲』で、中国が作り上げた『返還神話』を打ち崩そうとした。これもまた、施叔青が『香港三部曲』を書いた理由の一つだったのでないだろうか。『香港三部曲』における作者のポジションに注目すると、施叔青はあくま

で部外者の立場で香港を俯瞰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そのような立場をとりながら、なおも、植民地香港独特の、西洋と中華文化の交じり合った風景を一つ一つ根気よく描き出したことで、施叔青は香港との間に一定の距離を持ちながらも密接な関係を作り出したのである。

關詩珮（ロンドン大学博士課程大学院生）

——『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施叔青

物語の筋書きは決して複雑ではないので、ここでは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にする。しかし話りの方法と構造は巧妙である。

物語の主線は直線的な時間、つまり、1981年10月1日午前9時から午後5時までの判決が下る一日によって表される。；副線は各人物の意識の中で躍動する回想を描き出すことである。次々と生じる枝葉末節は判決の瞬間に結末を迎え、クライマックスをなし、物語はここで突然に幕を閉じる。

モダニズムの二人の旗手 James Joyce と Virginia Woolf は、それぞれ『ユリシーズ』と『ダロウェー夫人』で一日の時間を描写し文壇で称賛された。

小説の主人公は徐槐ではなく、密告者岑灼でも、英国籍の支配人ウィルソンでも、汚職特捜部調査課の主任調査官フランシス・董でもなく、時間こそが主人公なのだとは私と考えている。

小説の張力は時間に端を発している。始めの幾章かにはみな明確な時間の標識があり、はっきりした時間時刻が小説の重点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説内には種々様々の時間記号が充満している：骨董品、腕時計、新聞のトップニュース等々、至るところで時間の網の圧迫感を激化させている。

事件が告発され判決に至るまでは僅か8ヶ月、8ヶ月という時間の関門の中で、それぞれの人生の転換点が交錯する。フランシス・董が証拠を収集し逮捕し法廷に上がるまでの速さは驚きに声を失うほど速い。；徐槐はこの8ヶ月の内に、短い贅沢極まりない生活から、保釈中に一分一秒を争い罪から逃れようと必死の行動へと変化する。また一方で、徐槐の弁護士呉義は、徐槐が生るか死ぬかの瀬戸際にあっても歓楽街に「時間を置き忘れて」（中国語版：41頁〔日本語版：48頁一訳注〕、以下同じ）、当時その名の通り「千金」であった一瞬を空費してしまう。他には、第4章、第9章、第12章の、大福帳のように様々な事柄が羅列された馬安貞の日記が彼と愛人の恋の始まりから別れまでの時間を明らかにする。その内側はことごとく、連綿と続く恋人たちのおしゃべりである。愛情の底本を築き上げる話題は本来、永遠の時間——天地続く限り生死を共にす、という誓いなのである；永遠に変わらぬ愛情が牢獄の半生にかなわないとなると、作者は冷ややかに皮肉を込めて「二人の

港は、まさに幻想の都そのものであった。香港芸術センターの企画を任された施叔青は、それをきっかけに香港上流社会へと足を踏み入れ、植民地統治者たちや上流階級の華人に接することで、香港最高クラスの物質文化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このようにして彼女は香港統治階級への観察を深め、後の『香港三部曲』における視点を形成していった。

施叔青の描く香港には、作者自身の経験が多くちりばめられている。香港上流社会で繰り広げられる享楽主義的なシーンの数々を見てきた作者は、『香港三部曲』において、その視点の起点を上流社会とした。その手法からは、白人の視点を通すことによって被植民者の様相を浮き彫りにしようという、いわば逆転的な方法を試みた作者の企図が窺える。歴史的叙述と文学的叙述の間を行きつ戻りつしながら、施叔青は、喧騒に満ちたこの島で物質文明が発展を極めるさまや、鋭敏な経済感覚を特徴とする香港式ライフスタイルなどを描き出している。

かつて張愛玲自らが「私は上海人の観点で香港を見ています。私が何を書ききれなかったかは、上海人だけが理解できるのです」と言っているように、張愛玲の筆による香港は上海人の見た香港であった。同様に、施叔青が香港の歴史を書こうとすると、そこには作者自身が各国を訪ね歩いたさまざまな記憶が反映されており、そのなかにはもちろん、台湾に関する記憶も含まれている。施叔青が創作言語として、広東語や複雑な植民地言語を用いず、中国語（北京語）を選んだことで作品に普遍性が加わったのと同時に、中国語で生活する台湾の読者にも、香港にコミットする機会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た、当時の香港上流社会をほうふつとさせる会話の数々や古風な表現が意図的にもちいられており、それによっても、台湾の読者が香港に対して抱く神秘的な幻想を満足させるものとなっている。

歴史的誤謬によって異国情緒あふれる地となった香港が内包するものは、驚くほど多様である。さまざまな人間にさまざまなライフスタイル、人々は多様な階層を形成し、その価値観も大きく異なる。多様な文化はおのずとボーダレスなものになり、それがま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見定めを難しくしているのであろう。

香港とは何か。台湾は国家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るが、香港は都市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るのが普通である。商業主義の極度に発展した香港は、商品文化が主導権を握る都市であり、都市生活の長所の一つとして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選択肢を多く提供してくれることにある。香港人が多重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受け入れているとするのなら、ここにもその一因があるといえよう。

1980年代以降、中国の歴史家たちは香港返還を成功させるため、愛国的なイメージや希望を盛んに強調した。だがそれらは実際のものではなく、中国の愛国主義、民族主義に過ぎなかった。香港人の多くがそれについて語りたがらず、反対に中国人が声高らかにそれを叫ぶという状況のなか、施叔青は『香港三部曲』で、中国が作り上げた『返還神話』を打ち崩そうとした。これもまた、施叔青が『香港三部曲』を書いた理由の一つだったのでないだろうか。『香港三部曲』における作者のポジションに注目すると、施叔青はあくま

で部外者の立場で香港を俯瞰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そのような立場をとりながら、なおも、植民地香港独特の、西洋と中華文化の交じり合った風景を一つ一つ根気よく描き出したことで、施叔青は香港との間に一定の距離を持ちながらも密接な関係を作り出したのである。

關詩珮（ロンドン大学博士課程大学院生）

——『『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施叔青』

物語の筋書きは決して複雑ではないので、ここでは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にする。しかし語りの方と構造は巧妙である。

物語の主線は直線的な時間、つまり、1981年10月1日午前9時から午後5時までの判決が下る一日によって表される。；副線は各人物の意識の中で躍動する回想を描き出すことである。次々と生じる枝葉末節は判決の瞬間に結末を迎え、クライマックスをなし、物語はここで突然に幕を閉じる。

モダニズムの二人の旗手 James Joyce と Virginia Woolf は、それぞれ『ユリシーズ』と『ダロウェー夫人』で一日の時間を描写し文壇で称賛された。

小説の主人公は徐槐ではなく、密告者岑灼でも、英国籍の支配人ウィルソンでも、汚職特捜部調査課の主任調査官フランシス・董でもなく、時間こそが主人公なのだとは私と考えている。

小説の張力は時間に端を発している。始めの幾章にはみな明確な時間の標識があり、はっきりした時間時刻が小説の重点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説内には種々様々の時間記号が充満している：骨董品、腕時計、新聞のトップニュース等々、至るところで時間の網の圧迫感を激化させている。

事件が告発され判決に至るまでは僅か8ヶ月、8ヶ月という時間の閉門の中で、それぞれの人生の転換点が交錯する。フランシス・董が証拠を収集し逮捕し法廷に上がるまでの速さは驚きに声を失うほど速い。；徐槐はこの8ヶ月の内に、短い贅沢極まりない生活から、保釈中に一分一秒を争い罪から逃れようと必死の行動へと変化する。また一方で、徐槐の弁護士吳義は、徐槐が生きるか死ぬかの瀬戸際にあっても歓楽街に「時間を置き忘れて」（中国語版：41頁〔日本語版：48頁一訳注〕、以下同じ）、当時その名の通り「千金」であった一瞬を空費してしまう。他には、第4章、第9章、第12章の、大福帳のように様々な事柄が羅列された馬安貞の日記が彼と愛人の恋の始まりから別れまでの時間を明らかにする。その内側はことごとく、連綿と続く恋人たちのおしゃべりである。愛情の底本を築き上げる話題は本来、永遠の時間——天地続く限り生死を共にす、という誓いなのである；永遠に変わらぬ愛情が牢獄の半生にかなわないとなると、作者は冷ややかに皮肉を込めて「二人の

愛人は二十ヶ月の時をかけて全過程を歩きぬ」いてしまったと言う(145頁[237頁])。また、徐槐が背負っているのは上海から香港までの二十五年間である。彼は、1955年の冬の午後、どのようにして荒廢の地から上海へそして香港へ渡ったかを、49年以降時間の停止してしまつた都市から逃げ出すために上海を離れたことを、忘れてはいない。彼は手足をたこだらけにして香港で時間と競争し、無一物から、持つべき物を勝取っていった。一見してすぐに解るのであるが、二都の運命の暗号は口に出すまでも無く明らかである。このためにまた、徐槐は琴灼に検挙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彼ら二人は自己(self)と自我(ego)の関係にあるのだ。琴灼に有るもの、例えば大学卒業証書、理想、これは徐槐に欠乏し彼が渴望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る；徐槐にある名誉、地位、女、これらはずっと琴灼に欠けていたものである。資本主義出身の琴灼は革命を渴望し；共産主義出身の徐槐は物質の中での身のこなしを資本家よりも了解している。運命交響曲は、このような時間の絡まりあいの下に交錯しているのだ。

時間に話を戻すと、物語の場景は汚職特捜部で始まるが、ここは作者によると「長いこと待たされ」[原文：失却時間的感覚](40頁[47頁])た場所である。もう一つの場景は法院であり、法院の外側は植民地支配の記号に満たされている：獅子の王冠の紋章、目を覆われながら天秤を持つ女神の石像、これらは皆、権威の記号であり、権威は歴史的時間が沈殿し堆積して作り出される。法院内の時間は正確で誤りが無い。陳述の時間は分秒の狂いもない。法院内の人間は年を経るが如く日を過ごし、判決の一瞬を待ち、彼の将来、彼の後半生の時間は、ここで決裁されるのである。してみると、物語全体の重点は、個人の時間がどのようにして雄大の時間の下で統制されるのか、にあることが了解できるだろう。

雄大な時間に話を移すと、小説は冒頭から、黄威廉の背景説明を経て、さらに香港開港の歴史を回想する、歴史時間はこの物語に網のように張り巡らされた陰のテキストなのである。藤井教授が同書の解説で指摘したように、徐槐が逮捕されたのは1981年2月11日。この日、英国議会は国籍法を修正し、香港人のイギリス居住権を喪失させた。逮捕の当日から小説時間の判決当日：1981年10月1日に到り、(ここで10月1日が何を象徴するかを言う必要はあるまい)そしてその背後の予審が判決に致すまでの8ヶ月、テキスト内の時間とテキスト外(当時の香港情勢の本当の歴史時間)がどのように整然と接合し、ぶつかりあい、併呑しあっているかは、推して知るべし、である。

施叔青の時間描写の精緻さはみな歴史に対する恐怖に端を発している。時間の漠然さがきつく引き締まりあたかも作者をからめと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あり、彼女は植民地支配の歴史時間に圧迫されて息つくことも出来ない。彼女が『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前日談——「香港三部曲」で言うように、97年返還は、時間の死期であるのだ。台湾から香港へ渡った「外来者」の彼女について言うならば、97年は時間の終結であり、歴史の終結である。勿論中国大陸の立場から見れば香港返還は、明日は今日より良くなるさ、一体どこが死期なのか、といった調子でしかあり得ない。このように、時間は主観的であり、かつ相対的でもある。この二種の時間観念が香港人一般に適用できない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ことだろう。

施叔青初期の『常滿姨的一天』〔常滿姨の一日〕から『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の一日〔一天〕にいたるまで、一女性の時間の掌握から、歴史・個人・愛情・政治の織り混ざった時間を自由自在にさばくまで、ここからは、作者の視野の拡張と、筆の力で時間に対抗せんとする勇気を見て取ることが出来るだろう。

そして、時間は、一貫して張愛玲の漠然さを保っている。

私がこの小説に関して理解できない点は一点だけである。小説の中で、徐槐は横領罪を犯したからには、無辜の人でありえるはずがない。それならば、汚職特捜部は公平な処理をしたのであり、香港の法律は法に基づいて事を行ったのである、なぜ作者は「香港司法の不正を批判する」と言うのであろうか。その上、物語後半で法廷弁護士ベッカーが最終弁論（中国語版 188 頁〔日本語版 292-293 頁〕）で言う、「ウィルソン首謀分の……多額の賄賂をポケットに詰め込んで……ウィルソンの支配人としての職権は徐槐の仕入部主任の職をはるかに凌駕し……ウィルソンが納品業者と結託して先に利益を貪り……」などと指摘する。まさに作者が小説の中で呉義弁護士の口を借りて言うように（156 頁〔240 頁〕）、香港は普通法を遂行しており、法廷で被告が有罪を宣告される前には被告は清廉潔白であると仮定している。ウィルソンが有罪か否かはまた別の事件であり、ベッカーが徐槐事件の最終弁論で滔々とウィルソンの有罪を語ることは、名誉毀損に当たる可能性があるのだ。

野崎 敏（東京大学助教授）

香港映画における歴史の表象、および植民地支配の扱い方との対比の上で、施叔青の小説『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のもつ重要な意義を明らかにする。いわば現在時における「アクション」の輝きにのみ眼差しを注ぐかのような香港映画のあり方——それはもちろん映画に固有の運動性に深く根ざすスタイルであるのだが——には、いわばきわめて充実した「非歴史性」のうちに映画を封じ込める傾向がある。そこで歴史的事象にかかわる思考が繰り広げられることはきわめて稀だった。同時にまた、植民地としての香港の現実を見据える視点も欠落しがちであり、そもそも支配者としての「イギリス人」はほとんどドラマに登場することがない。『ヴィクトリア倶楽部』において施叔青は、外からやってきた観察者という立場を見事に活かして、支配者および被支配者の関係自体を作品の中核にする試み貫徹した。これはいわゆる「香港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根幹を見直す作業として刺激的であり、映画に代表される香港文化の盲点を突く批評的意義をもつものだろう。

第二部「李昂文学とは何か」

邱貴芬（台湾・中興大学外国文学部教授）

——「李昂文学とフェミニズム」

本日私が受けた報告テーマは「李昂文学とフェミニズム」であるが、このテーマの範囲は広大であり、お話しできる事柄はたいへんに多いように思う。そこで私は二つのことに重点を置いてお話しすることにしたい：一つ目は、李昂文学と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の交錯である。李昂の作品における「性」によってフェミニズムのエクリチュールの問題に入り、そこから発展させて、女性作家が情欲を作品の中心にすれば「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とみなし得るのか、を論じたく思う。私がお話したいもう一つの点は、李昂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の特殊性、つまり、「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の領域において李昂の作品が展開する文化的異質性についてである。この問題は李昂文学の「台湾性」に関わるものであるだろう。（註一）簡潔に言うならば、第一の重点は李昂の作品とその他のフェミニズム作品の「同」（同質性）を論ずることにある。第二の議論のポイントは李昂の作品とそれ以外のフェミニズム作品の「異」（異質性）であって、それは李昂作品の文化的異質性の部分でもあるだろう。

李昂の作品における「性」とフェミニズム文学

フェミニズムの文学と文化の研究において、「性」は重要な討論テーマである。そして、李昂の作品が最も人の目を惹きつける（眼を背けさせると言う者もいる）部分は、おそらく「性」に関する題材の扱い方にあるのだろう。1960年代末に李昂が十七歳で発表した短編小説「花季」に始まって、1980年代に一大センセーションを巻き起こした「殺夫」（邦題「夫殺し」）・『暗夜』を経て、1990年代の『迷園』（邦題『迷いの園』）・『北港香爐人人插：戴貞操帶的魔鬼系列』に至り、ないしは、二十一世紀の『自傳の小説』と目下執筆中の一連の亡霊物語においても、「性」は李昂小説中の重要な要素でありつづけた。1995年、私は現代台湾女性作家に対するシリーズもののインタビューを行い、当時の台湾女性作家の創作のありさまを描き出そうと考えていた。李昂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た際、彼女にたずねたことがある。「性」を通してどのような主題と思考を表現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か？と。李昂の回答は二つの基本的要点を提出する；

（一）李昂は自身の作品が「モダニズム」精神の影響を深く受けていると認めている。「モダニズムとは基本的に反抗精神に富んだものなのです。台湾の過去40年間は虚言に満ちた時代でした。さらに、封建思想と多くの社会的不平等に満たされていました。『性』とは、ただ、当時私が関心を寄せ、それを用いて社会を批判し、または、それを用いて抑圧され

た社会における人間性の問題を出させ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もしもあの時期に政治を描くことが出来たのであれば、『性』を描くだけでなく、同様に政治も描いていたであろうと信じています。』（『(不) 同國女聒噪』：99～100 頁）

（二）さらに、李昂はこう語るのだ。「けれど私は、人間性の表現は他にもあると思うのです。おそらく、これは私が更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る……もしも実存主義やフロイトの分析に従うのであれば、「性」は当然に、自我を探求する、人間がどのように自我を超越し自我を確立するのかを探る過程において、重要なポイントになるでしょう。』（『(不) 同國女聒噪』：100 頁）

帰納して言えば、李昂の小説中の「性」は二つの重要なテーマを追求しているのである：一つは「性」を通して社会と家庭の複雑な権力構造を追求し、もう一つは「性」を通して女性の自我の成長を追求している（『(不) 同國女聒噪』：102 頁）。現在相当に流行している女性情欲小説と比べて、李昂は自ら「私が歩んできたのは基本的に、単に一つの独立した情欲問題ではありません。基本的にはやはり社会の変動と関わりがあるのです。」と、認めている。（『(不) 同國女聒噪』：103 頁）

李昂のこの話から振り返って、フェミニズム批評の一つの重要概念についてお話したい：もし「性」と「情欲」がフェミニズムの重要テーマであるならば、女性自身が「性」を書くこと、女性作家が創作した「情欲」小説は一樣にフェミニズムのエクリチュールとなるのであろうか？ 答えは明らかに否である。もし伝統的に女性が「性」と「情欲」の問題に関してつねに沈黙を迫られ或いは声を奪われ、男性により女性の情欲が支配され定義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っても、女性が声を上げて性または情欲を語っても、このような発言やエクリチュールがフェミニズム的な批判の立場を必ず表していることにはならない。最も重要なのは、彼女が「どのように」性と情欲を語るかを考えることである。主流の男性的想像に迎合しているのか、或いは、その種の想像に批判的であるのか。（註二）李昂文学のフェミニズムは、まさにここに向かっているのである：李昂の小説中の「性」に関する展開は常に、主流の男性的観点から離反し女性の想像とエクリチュールへ向けて出発する。「性」は、李昂の小説の中で絶えずかなり極端なかたちで現れる。李昂は「性」を「淋漓儘致／余すところ無く」描写し、故意であるようにも見えるが、「淋漓儘致／余すところ無い」描写によって読者を「虐待」する効果を得て、否応無く読者に普段は目を向けることのない「性」または「情欲」の最も極端な一面を正視させ、そして、女性の「性」または「情欲」に関する主流の想像とエクリチュールに衝突させていくのである。

李昂文学と「台湾性」

けれども李昂の小説には、フェミニズムの側面以外にも重視に値する特質があるように思う：李昂文学は翻訳を通じて世界各地へ飛び立っており、李昂文学はしばしば国際文壇の重要テーマと結びついているが（例えば、李昂とモダニズム、李昂とフェミニズム、李

昂とマジックリアリズム……等等)、しかし、李昂は極めて「台湾」なのである。「李昂は極めて『台湾』である」。これはどのような意味であるのか? 李昂の小説を読んだ多くの人は、小説中の「性」とフェミニズムの結合に気付くことだろう。しかし、李昂が戦略的に大量の台湾の民俗伝説と歴史記憶の特殊な記述方法を採用しているにも関わらず、いまなおそれが注目され討論される機会は少ない。台湾の民俗伝説と歴史記憶は、李昂の小説の重要な栄養成分であるのだ。1968年に発表した「婚禮」から、80年代の「殺夫」(『夫殺し』)を経て、90年代後半の『迷園』(『迷いの園』)・「彩妝血祭」・『自傳の小説』及び最新の鹿港亡霊物語に到るまで、李昂小説の大きな特色とは、台湾庶民社会を浮き彫りにし、伝統信仰と脈動する民俗の時間に密着することであった。90年代後半、李昂はまさに彼女独自の方法で台湾の歴史を叙述したのである。『迷園』(『迷いの園』)は鄭成功の父・芝龍の物語を下敷きにし、『自傳の小説』は「台湾初の女性革命家」と呼ばれた謝雪紅を再造型し、最新の亡霊物語では鹿港の民間伝承を大量に採用している。李昂が私の訪問を受け、『迷園』(『迷いの園』)と90年代における台湾史再構築の動きとの関係に話が及んだ際、小説と台湾史エクリチュールの関係を解釈すること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語った:「私があのように少ない紙幅によって台湾の歴史を構築しようとするのを可笑しく思う人も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はある概念を用いようとしたのです……: 歴史構築過程において、女性が選ぶ題材は、おそらく比較的 trivial な事柄であり、国家のような大きな事柄にはならないでしょう。比較的 legendary な素材であるのです。ですから『迷園』(『迷いの園』)の父親が語るのはすべて老祖母から言い伝えられた亡霊や海賊の物語であり、朱家の下男が語るのは化け物じみた事柄なのです。小説はとりわけこのような事柄によって歴史を組み立て、正史の正確性を事実上回避し、こういった比較的早期の逸聞瑣事、あるいは民間伝承によって歴史を構築するのです。そのような歴史は必ず存在し、必ず成立するものであるのです。」(『(不)同國女話』: 106~7頁)

こういったレベルからみると、李昂とアメリカのモダニズム文学の巨匠 William Faulkner には比較しうる点が相当多く存在す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両者はいずれも地域的特色を突出させ、郷土色によって作品の文化的異質性を標示し、同一流派と分類されるその他の文学作品と一線を画している。言い換えれば、Faulkner の「モダニズム」小説はアメリカの歴史的伝奇を大量に利用しながら作品の「アメリカ性」を顕現させているため、その他の同時代モダニズム文学作品と趣を異ならせているのである; 李昂の創作は台湾の歴史記憶と民間伝説を大量に溶かし込み、独特な「台湾性」を表出し、一般的な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とも明らかに異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全世界の文学と文化的論述の版図において李昂文学が「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の範疇の中で議論でき、全世界のフェミニズム文学作品と並べて検討できるのであれば、我々が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李昂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が国際的視野で展開していくのと同時に、それがいかに濃厚な「台湾味」に満たされているのか、そしてその「台湾味」の「フェミニズム文学」が台湾固有の歴史と文化的経験をどのように吸収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註一：この問題に関するより深い検討、及びその際いきあたる私の言う「臺灣另類現代性」（台湾のもう一つのモダニティ）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は、私の二論文を参照されたい。邱貴芬（2001）「落後的時間與台灣歷史敘述：試探現代主義時期女作家創作裡另類時間的救贖可能」（*Intergrams: Studies i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3:2(2001年)所収）。邱貴芬（2003）「尋找「台灣性」：全球化時代鄉土想像的基進政治意義」、初稿は「第一屆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全球化與文化研究」國際會議（國立師範大學文學院主催，2002年11月30日）で報告し、のち『中外文學』第32卷第4期（2003年9月号、頁45-65）に掲載された。

註二：これに関しては、明日、「女性史研究会」での報告で論じる。邱貴芬（2003）「紀錄片／奇觀／文化異質」を参照されたい。論文初稿は「女性影像的社會、文化與美學」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女性影像學會主催、2003年9月25～6日）で報告した。

本文中の李昂インタビューの引用に関しては、邱貴芬（1998）、『「不」同國女聒噪』訪談臺灣當代女作家』（台北：元尊出版公司）を参照されたい。

（彭小妍、關詩珮、邱貴芬三氏の論文翻訳は末岡麻衣子が担当しました。
編集時間の制約により、本稿は試訳のまま印刷いたしました。）

関連する催しのご案内

*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日時：2003年11月9日（日）

第一部：午前9時30～「フォーラム・台湾文化・文学の現在」

出席：鄭清文、李昂、朱天心、哈日杏子、頼明珠ほか

第二部：午後1時30～「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

出席：土田滋、ワリス・ノカン、シャマン・ラポガンほか

第三部：午後5時45～「日台文化交流の夕べ」

出席：羅福全（台北駐日本文化経済代表処代表）、千々岩力、竹尾茂樹

場所：明治学院大学白金キャンパス本館10F大会議場

参加費：第一部、第二部は無料、第三部は一般2000円、学生・院生1000円、
シニア（申し出）1000円

* 中国女性史研究会11月例会——台湾フェミニズム文学研究報告会

期日：11月9日（日）午後1時30分～5時（1時開場）

会場：上智大学（市ヶ谷キャンパス）比較文化研究所4階

報告者：彭小妍（台湾中央研究院）「施叔青の『香港三部作』について」

邱貴芬（国立中興大学）「紀錄片/奇観/東方主義」

参加費：無料

* 也斯講演会

也斯（イエスー、やし、1949～）さんは、グルメと政治の詩集 *Foodscape*（食景詩）などで知られる香港の詩人・小説家で本名は梁秉鈞、香港・嶺南大学教授として現代中国文学を講じている比較文学者でもあります。本年7月より国際交流基金の招きで東京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員として来日されています。そこでこの機会に東京香港文化研究会（世話人・藤井省三）として講演をお願い致しました。お誘いあわせてご来場下さい。

日時：2003年12月12日午後3時～5時

場所：東京大学文学部1大教室

講師：也斯

題目：「SARSが襲いレスリーが逝く香港を“見る人”」（仮題）

コメンテーター：未定

参加費：無料

申込先：東京香港文化研究会也斯講演会担当・末岡秘書

E-Mail：maiko.s@f2.dion.ne.jp

Fax：03-5841-3823（東大中文研究室気付）

東大中文・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台湾鹿港から出てきた姉妹作家、

施叔青・李昂の台北・アメリカ・香港・日本への旅——

主催：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

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会委員

藤井省三（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 教授）

川上浩子（藤井研究室秘書）

張文薰（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藤澤太郎（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大野公賀（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王俊文（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課程）

末岡麻衣子（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修士課程）

陳朝輝（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研究生）

シンポジウムパンフレット

2003年11月4日印刷

2003年11月8日発行

編集人 藤井省三 末岡麻衣子

発行人 藤井省三

連絡先

東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

〒113-0033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7-3-1

表表紙：李昂『殺夫』日本語版出版同意書

裏表紙：『殺夫』の舞台、鹿港の風景（台北・

遠流出版公司『台湾深度旅遊手冊7 鹿港』より）

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 2003.11.8@山上会館
李昂論：民族・ジェンダー（性別）・歴史

上野千鶴子（東京大学・社会学）

1 家郷 patri の再発見：鹿港・本省人・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

『夫殺し』『鹿港物語』『G.L.への手紙』

貧困、差別、抑圧、忍従、あきらめ

「女性差別／経済差別／階級差別」[李昂 1993]

サバルタン（物言わぬひとびと）の物語（加害者／被害者）

寓話性（神の眼）

2 ジェンダーという装置

犠牲者の構築とジェンダー化

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政治（強姦、身請け、不貞、買春）

復讐の物語→女のエイジェンシーと男の去勢（夫殺し、離別、不能）

3 批評の暴力または解説という名の篡奪

フェミニズム小説 or not?

脱ジェンダー化の政治

岡庭昇、宋美齡「これはフェミニズムではない」?

（注1）有賀千恵子 n.d. 「女」をめぐる記号闘争：文庫本の解説

河野多恵子 1961 『幼児狩り』文庫解説 1973 川村二郎

女の「母性」「性」への問い→「人間」存在の赤裸々な姿

高橋たか子 1977 『ロンリー・ウーマン』文庫解説 1982 松本徹

父権制の外で生きる「女」の孤独→「近代社会に生きる者の孤独」

松本侑子 1987 『巨食症の明けない夜明け』文庫解説 1991 河西政明

「女」の摂食障害→「現代人の孤独」

（注2）平田由美 2003 「非決定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鷺沢萌『ケナリも花サク

ラも花』の解説を書き直す」 柳美里

（注3）尊属殺人罪廃止の判例 インセスト（父による娘の性的虐待）

4 歴史

『迷いの園』1999

近代化・植民地化→敗者と喪失の物語

「日本（日本語）」の位置

多声的な手法

5 いかにか書くか？

「私」の位置

多声法／文体の多様性

複合的な時間 『自伝の小説』

施叔青の略歴

黄 英哲

- 1945年 台湾・鹿港に生まれる
- 1969年 当時台北市郊外淡水にある淡江文理学院フランス文学科卒業
アメリカ人と結婚
- 1970年 NY市立大学大学院に留学、演劇を学ぶ
- 1973年 修士号を取得し、台湾に帰国
母校淡江大学で教鞭を取る
- 1977年 夫とともに香港に移る
- 1979年 香港芸術センターにて芸術企画員を勤める
- 1994年 台湾に戻る
- 2000年 NYに永住

「香港故事」シリーズ

年代	篇名	発表刊物
1981	〈憐細怨—香港的故事之一〉(短篇)	聯合報
1982	〈驚變—香港的故事之二〉(短篇)	聯合報
1983	〈票房—香港的故事之三〉(短篇)	聯合報
1983	〈冤—香港的故事之四〉(短篇)	聯合報
1984	〈一夜遊—香港的故事之五〉(短篇)	聯合文學創刊號
1984	〈情探—香港的故事之六〉(短篇)	中國時報
1985	〈夾縫之間—香港的故事之七〉(短篇)	中國時報
1985	〈尋—香港的故事之八〉(短篇)	聯合報
1986	〈驅魔—香港的故事之九〉(短篇)	中國時報
1986	〈晚晴—香港的故事之十〉(短篇)	中國時報
1988	〈黃昏星—香港的故事之十一〉(短篇)	中國時報
1990	〈維多利亞俱樂部〉完成(中篇)	
1991	〈香港序曲〉、〈她名叫蝴蝶〉(長篇)	聯合報
1992	〈公元一八九四年香港的英國女人〉(長篇)	聯合文學
1992	〈紅棉樹下〉、〈有關姜俠魂的傳說〉(長篇)	聯合報
1993	維多利亞俱樂部(中篇)	聯合文學
1993	《維多利亞俱樂部》(中篇)	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3	〈重回青樓〉、〈夢斷東莞〉(長篇)	聯合報
* 1993	《他名叫蝴蝶》香港三部曲之一(長篇)	洪範書店
1994	〈你讓我失身於妳〉(長篇)	聯合報, 入選《八十三年爾雅短篇小說選》
1994	〈家鄉里的外鄉人〉、〈遍山洋紫荊〉(長篇)	聯合文學
1995	〈雕花的太師椅〉(長篇)	聯合報
1995	〈十七行的算盤〉(長篇)	聯合文學
* 1995	《遍山洋紫荊》香港三部曲之二(長篇)	洪範書店
1996	〈蝶影〉(長篇)	聯合報
1996	〈血色烏蠅〉(長篇)	聯合文學
1997	〈寂寞雲園〉、〈驚變〉(長篇)	中國時報
1997	〈花魂〉(長篇)	聯合報
* 1997	《寂寞雲園》香港三部曲之三(長篇)	洪範書店

參考資料：〈施叔青寫作年表〉《寂寞雲園》，(台北：洪範書店，1997年7月)，頁237-242。

附錄六、

明治大學「台日文化交流研討會」資料

(一) 研討會海報

(二) 專題演講：

藤井省三「日台文化交流的台灣文化」

(三) 第二部「探討台灣原住民文學精髓」

論文集暨相關資料

台湾作家訪問団来日のご案内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

現代台湾で活躍する台湾作家を招き、“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を開催します。みなさんのご参加をお待ちします。

鄭清文 李昂 朱天心 哈日杏子 頼明珠
ワリス・ノカン シヤマン・ラポガン (敬称略)

日時 03年11月9日(日)

会場 明治学院大学 白金キャンパス 本館10F大会議場

(アクセスHP; <http://www.meijigakuin.ac.jp/access/index.html>)

【3部構成】受付 第1部は午前9時 第2部は午後1時 第3部は午後5時半

【第1部】午前9時半～12時半

——フォーラム 台湾文化・文学の現在——

基調報告&報告 藤井省三 鄭清文 李昂 朱天心 哈日杏子 頼明珠

【第2部】午後1時半～5時半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魂の文学”に触れる——

報告&コメント ワリス・ノカン シヤマン・ラポガン

野田正彰 魚住悦子 小林岳二

【第3部・交流会】午後5時45分～8時——日台文化交流の夕べ——

○会費 第1部、第2部は無料

第3部は一般2000円、学生・院生1000円、
シニア(申し出)1000円

○申し込み締切日 10月31日(金)正午まで

○申し込み窓口 〒244-8539 神奈川県横浜市戸塚区上倉田町1518

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学部附属研究所 担当者 籠橋悦子

Fax: 045-863-2272 E-mail: iism@k.meijigakuin.ac.jp

(お申し込みは、申し込み用紙を使ってFaxか、E-mailでお願いします)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選 第3巻 記念発刊
『永遠の山地』 ワリス・ノカン著
本体2,800円+税 草風館刊

◇主催者 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会、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学部附属研究所、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研究会、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草風館

(1) 16世紀以後の移民史と外来政権

1 移民

- ・南洋系（オーストロネシア語族）先住民
- ・福建・広東両省から漢族の移民植民、米・砂糖きびなど商品作物の栽培

2 オランダ統治期（1624～1662）

- ・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による台南地区統治
- ・スペインによる淡水、基隆の占拠築城（1626～1642）、オランダによる駆逐

3 鄭氏統治期（1662～1683）

- ・鄭成功一族の台南支配

4 清朝統治期（1683～1895）

- ・康熙帝 1684 福建省に隷属する台湾府設置、台南に官衙
- ・台湾省の成立 光緒帝 1885 台湾省設置、台北が省都

5 日本植民地期（1895～1945）

- ・日清戦争後に日本の植民地、最盛期には日本人の数は40万を越えた。

6 国民党統治期（1945～1987）

- ・本省人＝日本時代に台湾住民であった者およびその子孫、外省人＝戦後入台したの漢人

- ・1947「2・28事件」本省人の反国民党蜂起

(2) 台湾クレオール文化の特徴

1 抵抗

- ・1721 朱一貴の蜂起
- ・1786 林爽文の蜂起
- ・1895-5 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
- ・1915-8 西来庵事件
- ・1930-10 霧社事件
- ・1947-2 二・二八事件
- ・1979-12 美麗島事件

2 文化受容による抵抗

- ・科挙文化体制 1767 最初台湾人進士、1823～1894 に26名の進士
- ・日本語国語体制 1941 日本語理解率57%、1943 就学率71%
- ・北京語国語体制 1958 鄭清文「寂寞的心」

3 受容に際する知的水準の高さ—東アジアによる村上春樹受容の比較

・台湾 1985—8 雑誌掲載の頼明珠選訳『村上春樹の世界』
・1987 日本『ノルウェイの森』、1989 台北・故郷出版公司版 p17（初版 1991—7 ママ）、
1989 林少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4 第 2 次印刷）、1991 葉惠、香港・博益出版
（2000—11 現在 20 刷）

・村上文体を最も正確に反映

4 平等と友愛の精神

・佐藤春夫 1920 の台湾旅行、林猷堂との対話（「殖民地の旅」1932）

林「内地人本島人の親和は・・・同化であるべきか平等であるべきか」

佐藤「本島人とか内地人とかいふ地理的歴史的な小区別を固守する代わりに同じく人間といふその同一の点に立ちかへつてそこに立脚点を置いて、人間同志の友愛に訴へよう」

林「御説のごとき文明は来る日がありませうか・・・それは果して五十年後でありませうか百年後二百年後でありませうか・・・我我は一世紀二世紀は愚か一年でも二年でもいや一日でも二日でもこの重荷が少しでも軽くなればいいと切望する」

佐藤の感想：自分の怪説の残骸を自分の胸のなかに蔵して居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を厭はしく感じた。

・哈日杏子『哈日杏子のニッポン中毒』（小学館、原題：我得了哈日症）日本に対する平等と友愛の水平なまなざし

5 果敢な越境精神

・時間の旅：朱天心『古都』：19 世紀末に建設された新都台北と、京都との二都物語

・空間の旅：2003・11・8 東大中文・現代台湾文学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台湾のまほろば
鹿港から台北に北上して大学で学び、アメリカ留学後は香港・日本など世界各地を旅する李昂・施叔青姉妹作家に関する討論

〔今日の参考文献〕

□山口守編『講座 台湾文学』国書刊行会 2200 円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方書店 1600 円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 “魂の文学”にふれる

日時：2003年11月9日（日）
学術フォーラム午後1時半から5時半 交流のタベ午後5時45分から8時
場所：明治学院大学白金キャンパス本館10F大会議場

—— 学術フォーラム報告集 ——

ワリス・ノカン

介入與離散、親近或者疎遠

シャマン・ラポガン

我的海洋文學的世界

—— 交流のタベ ——

◇主催者 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会、明治学院大学国際学部附属研究所、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研究会
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草風館

日台文化交流フォーラム《プログラム》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

“魂の文学”にふれる

司会 山田仁史氏 (京都造形芸術大学)

【開会の挨拶】 1:30-1:40

主催者挨拶 土田滋氏 (帝京平成大学)

【詩の朗読】 1:40-1:50

ワリス・ノカン氏による詩の朗読

モーナノン「名前を返せ」 ワリス・ノカン「黄昏の部落」

【報告】 1:50-3:30 (各50分、通訳込み)

ワリス・ノカン (Walis.Nokan) 氏

「介入と疎離、親近或者疎遠——我的報導文学創作經驗」

シャマン・ラポガン (syaman.Rapongan) 氏

「海洋文學的世界 一、海面上的海洋 二、海面下的水世界 三、記憶裡的父親的海洋」

通訳：片山証子氏、多田恵氏

【休憩】 3:30-3:50

【コメント】 3:50-4:50 (各20分)

小林岳二氏 (高校教員)：ワリス・ノカン氏の報告について

魚住悦子氏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教育専門員)

：シャマン・ラポガン氏の報告について

野田正彰氏 (京都女子大学)：「台湾原住民族にとって文学とはなにか？」

【討論・まとめ】 4:50-5:25

【閉会の挨拶】 5:25-5:30

内川千裕氏 (草風館)

日台文化交流の夕べ

司会 山本芳美氏 (都留文科大学)

【開会の挨拶】

来賓 挨拶 台北駐日経済文化代表処代表 羅福全氏

主催者挨拶 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世話人代表 千々岩力氏

【懇親会】

交流の夕べ

【閉会の挨拶】

竹尾茂樹氏 (明治学院大学)

プロフィール&報告

ワリス・ノカン (Walis.Nokan)

タイヤル。台湾原住民族作家、草の根文化運動家。1961年、台湾中部山岳部のミフ村（タイヤル名、台中県和平郷自由村双崎）に生まれる。80年、台中師範専科学校（現在の台中師範学院）卒業。師範学校在学時代に詩と散文の創作を始める。金門での兵役の後、花蓮県の富里国民小学校、台中県の梧南国民小学校、豊原市の富春国民小学校、そして94年以降、故郷の自由国民小学校で教鞭を執る。次第に原住民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目覚め、社会運動に身を投じていくが、台北中心で地域から乖離した運動に疑問を持ち、地域に密着した原住民の文化運動を展開するようになる。ワリスの作品は、台湾において数々の文学賞を受賞しているが、原住民族の文化や教育についての研究・評論でも有名である。

著書（03年3月現在）として、散文集『永遠的部落』（晨星出版、90年）、ルポルタージュ集『荒野的呼喚』（晨星出版、92年）、評論集『番刀出鞘』（稲郷出版社、92年）、詩集『泰雅孩子 台湾心』（台湾原住民族人文中心〔自費出版〕、93年）、詩集『山是一座学校』（台中県立文化中心、94年）、詩集『想念族人』（晨星出版、94年）、散文集『戴墨鏡的飛鼠』（晨星出版、97年）、散文集『番人之眼』（晨星出版、99年）、詩集『伊能再踏查』（晨星出版、99年）がある。他にも余光弘との共著『台湾原住民族史—泰雅族史篇』（国史館台湾文献館、02年）がある。

邦訳書：小林岳二編・中村ふじゑほか訳『永遠の山地 ワリス・ノカン集』草風館、2003年11月

（小林岳二）

シャマン・ラポガン (Syaman.Rapongan)

1957年、蘭嶼島(台東県蘭嶼郷)紅頭村に生まれる。中国名、施努来。73年、蘭嶼国民中学卒業、台東高級中学に進学。80年、淡江大学フランス語科に入学。大学卒業後は台北で暮らしながら原住民族権利促進運動に加わり、88年には蘭嶼島への核廃棄物貯蔵反対運動を起こす。

89年、蘭嶼にもどり、小中学校で講師をしながら、タオ族の文化を学ぶ。トビウオ漁やシイラ釣り、潜水、伝統的な舟であるタタラ造り、伝統的な詩歌の口承など、タオの男として求められる知識や技術を習得した。そのかわり、文学活動を行い、タオの神話を採録してタオ語と中国語併記で発表した作品をはじめ、島での生活や伝統文化に回帰する苦闘を描いた散文やエッセイを数多く発表してきた。

99年には初の中編小説「黒い胸ひれ」(原題「黒色的翅膀」)を発表した。02年に出版した『海浪的記憶』では、同年の中国時報文学賞推薦賞を受賞した。また、99年からは国立清華大学人類学研究所修士課程に在籍して研究を行い、03年9月、海洋人類学の分野で修士号を取得した。

著作に『八代湾的神話』(晨星出版社、92)、『冷海情深』(聯合文学出版社、97)、『黒色的翅膀』(晨星出版社、99)、『海浪的記憶』(聯合文学出版社、02)がある。

また、報道記事に、飯田和郎「シャマン・ラポアン氏—タオ族の知恵 次世代に」(『毎日新聞』03年3月17日)、謝孝浩「夏曼・藍波安」(『アジアエコー』03年2月号収録)がある。

邦訳書：魚住悦子訳「黒い胸ひれ」(『故郷に生きる リカラッ・アウー／シャマン・ラポガン集』草風館、03.3収録)

(魚住悦子)

モーナノン 恢復我們的姓名（僕らの名前を返せ）

從「生番」到「山地同胞」
我們的姓名
漸漸地被遺忘在台灣史的角落
從山地到平地
我們的命運，唉，我們的命運
只有在人類學的調查報告裡
受到鄭重的對待與關懷

強權的洪流啊
已沖淡了祖先的榮耀
自卑的陰影
在社會的邊緣侵佔了族人的心靈

我們的姓名
在身分證的表格裡沈沒了
無私的人生觀
在工地的鷹架上擺盪
在折船廠、礦坑、漁船徘徊
莊嚴的神話
成了電視劇庸俗的情節
傳統的道徳
也在煙花巷內被蹂躪
英勇的氣概和純樸的柔情
隨著教堂的鐘聲沈靜了下來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平地與市流離的足跡嗎？
我們還剩下什麼？
在懸崖猶豫不定的壯志嗎？

如果有一天
我們拒絕在歷史裡流浪
請先記下我們的神話與傳統
如果有一天
我們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請先恢復我們的姓名與尊嚴
（『美麗的稻穗』晨星出版社、1989年8月より）

「生番」から「山地同胞」へと
僕らの名前は
台湾の片隅に置きざりにされてきた
山地から平地へ
僕らの運命は、ああ、僕らの運命は
ただ人類学の調査報告書のなかでだけ
丁寧な取りあつかいと同情を受けてきた

氾濫する強健は
祖先の榮譽を押し流し
卑屈の影が
社会の端で民族の心を侵食している

僕らの名前は
身分證の書類のなかに埋もれてきた
私欲のない人生観は
工場現場の足場のうえでゆれうごき
船舶解体工場から炭坑、漁船へとさまよう
荘嚴な神話は
テレビドラマのありふれた話となった
伝統的なモラルはまた
花柳の巷で踏みにじられ
男らしい気概と純朴な優しさは
教会の鐘の音とともに静かに消えていく

僕らにまだなにが残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平地で落ちぶれさまよう足跡だろうか
僕らにまだなにが残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崖っぷちためらっている勇壮な志だろうかか

もしもある日
僕らが歴史のなかをさまようのを拒否したら
どうか真っ先に僕らの神話と伝説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もしもある日
僕らが自分たちの土地のうえをさまようのをやめたら
どうか真っ先に僕らの名前と尊嚴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下村作次郎訳）

介入與疏離、親近或者疏遠 ——我的報導文學創作經驗

瓦歷斯諾幹

「九二一大地震」三年過後，我經常為居住在組合屋而困窘著、煩憂著，因為各家簡直就是貼著薄牆而居住著，嬰兒的啼哭、小孩的嬉鬧、夫妻的吵嘴、兄弟的爭執、家戶間的嫌隙，以及這座組合屋的地理位置是日據時期武道場所衍生的歷史的鬥狠想像，這些圖像與聲息穿透交織著組合屋歲月的劇烈變動與殘酷動盪的人間樣貌，猶如以聳動情節、高分貝咒罵、荒謬乖離的劇情走紅台灣尋常人家的電視連續劇——霹靂火。

今年十月決定搬離經常上演「霹靂火」劇情的組合屋，我從部落的北端向南遷移，租居在叔父廢棄的卡拉 OK 餐飲店，即便是如此短距離的移動，也萌生著恰似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Said) 重返巴勒斯坦後所呈現的《最後的天空之後》的心境：「大多數人主要知道一個文化、一個環境、一個家，流亡者至少知道兩個……流亡是過著習以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 ("Mind"55) 更有甚者，師專畢業之後的二十幾年，我從來未曾建立過一個「自己的家」，租屋與公家宿舍不斷替換著，相對於追尋屬於泰雅的認同，我以及我的族人對「追尋泰雅」的認同，總已是「在流離失所和失落的經驗」中努力編織歷史的文面。準確的說，漂泊、流離、記憶與論述，貫穿了我的報導文學的生命肌

裡。

一、介入與抽離

1990年，隨著《獵人文化》雜誌的創刊，在每月出刊的壓力下，我開始以行動接觸所謂報導文學式的田野調查。在那個時候，台灣解嚴不到三年，隱忍過久、過多的民間社會不滿的情緒次第爆出憤怒的火花，台灣原住民族復振運動(以下稱「原運」)也在那個時候摸索出比較具體的抗爭議題。

1984年12月至1987年3月的戒嚴時期，原運工作以個案服務為主，拯救受到外國扣留的遠洋原住民船員、都市原住民勞資糾紛、車禍事件、礦災救助等；1987年3月至1993年12月的解嚴初期，原運工作以向統治者抗爭為主要訴求，舉其大者有：

- 1、打破「吳鳳神話故事」。
- 2、發表「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 3、還我土地運動。
- 4、「正名」與「憲法條款」運動。(注1)
- 5、拯救「不幸少女」運動(一般稱「雛妓」)。

這個時期，原運工作雖然具備社會的、階級的與弱勢者的內涵，總的來說，原運在台灣社會運動的浪潮下外顯出追隨政治抗爭的潮流，並進一步隱沒在政治光環的收編與排除，正如夷將·拔路兒(阿美族知青)面對原運檢討的觀察，臚

列五項原運困境的其中兩項是「政治精英角色的錯置」與「過早投入國家體制內的公職選舉」，致使日後原運工作的衰退、低迷、轉進或由民意代表接收成果。

一九九〇年夏日暑假，我以當時罕見的國小教師身分南下參加了異議團體的非暴力抗爭組訓——URM 訓練，十二天的組訓，在對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操作與演練以及閱讀與對話，直接導致我創辦一份企圖以「原住民視點」為基礎的文化屬性的雜誌，其大異於當下的政治抗爭主軸乃是因為政治抗爭的續績力將來自文化的厚度與歷史的自覺這種體認。粗具認識的²，我認為文化運動才是原運的根抵。

短短的兩年(雜誌出刊十八期，前一年為月刊，第二年為雙月刊)，我以休假日出入各族部落進行實地的田野觀察並記下紀錄，觀察的議題包括：

- 1、國家公園的設置對原住民的衝擊。
- 2、七〇年代以降發皇的觀光事業對原住民社會的影響。
- 3、國家政策下的原住民社會變遷。(注 2)

這些初步的觀察，也進一步將我帶進五〇年代原住民政治受難與更早的國族歷史與文化的田野調查之中（這是後話），也隱約說明我的報導文學寫作與社會力壓伏與解放的辨證關係，反而不是因為大眾媒體副刊編輯的提倡或是所謂文學獎獎掖的結果。

在《獵人文化》期間，我經常遇到以下的類似經驗，這種介入與抽離的經驗時時嚴峻的考驗作為報導文學工作者的道德與角色的分際。

1990 年 8 月我來到高雄桃源鄉梅山口，當地布農族人正因為玉山國家公園的

成立進行抗爭，晚上的抗爭說明會在一所破落的國小教室裡，布農族人激情的控訴夾雜著理性的論述。當時玉山國家公園已經成立，族人主要的抗爭訴求是將玉山國家公園的範圍縮減並退出梅山村產業耕地，假如證之玉山國家公園當初設立的虛狡詐偽手段，我相信族人的訴求是合情、合理與公義的。（注 3）

隔天一早我就趕到梅山口，美侖美奐的管理處建築物優雅的座落在山谷最平坦的地方，沁涼的霧氣盤旋山谷，從高雄、屏東調來的鎮暴警察也剛剛抵達，疲倦的神色洩漏跋山涉水的遠途，他們都很年輕，有幾位矮壯黑鬚有如布農族人。我帶著相機隨意在山谷走動，卻猶豫於抗爭時我應該站在哪一邊拍照？假如拍照也是一種觀點的話，站在抗爭者這一面向鎮警的方向拍照就代表抗爭者，或者是站在陣警後面就代表國家機器這一邊的黑白二分法？我真正困惑的是，「我們」是否恰恰因此失去了另一個角度的視野(譬如從鎮警向抗爭者的方向拍攝)？不多久，玉管處一位解說員忽忽來到面前，他認出我是瓦歷斯，兩年以前曾經來到豐原市住處向我請教所謂的「原住民文化」，他熱情的邀請我進玉管處建築物，並為我解說處裡組織與各項設備，還有他作為解說員的心願，我因此得以毫無阻礙的進入抗爭者相反方向的視野裡。

上午九點玉管處揭新典禮開始，我的抗爭族人已經站好位置，鎮暴警察藏在建築物裡面，幾個手持小型攝影機的情治人員早已待在屋頂準備拍攝，而我在玉管處建築物裡轉悠有如是同一夥人，隨著第一顆臭雞蛋丟入場內，鎮警於是趁勢圍堵成一道牆，抗爭隊伍的推擠於是像海浪般湧動，我的位置(在陣警後方的安全地帶)與我的身分(泰雅族人、也是抗爭的布農族人的朋友)開始讓我矛盾於介入

或者抽離的兩難，也就是說，如果我採取介入的角色，那麼從抵達梅山村與抗爭族人在一起時，我就應該提供我的「非暴力抗爭」經驗，甚至是成為抗爭團隊的一份子；如果採取抽離的態勢，我應該就只是冷靜的觀察者。但是這兩種角色都讓我為難，因為我深知我不可能同時是熱情亢奮的抗爭者又是冷靜敘述的的報導者，更不可能是兩者皆非或者皆是。

二、 親近或者疏遠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桃園復興鄉羅浮部落悄悄地舉行一場 Losin.Wadan(羅幸.瓦旦，漢名：林瑞昌)銅像揭幕與悼念儀式，以紀念其在白色恐怖五〇年代遇害的第一屆原住民省議員。在前兩年，我已經陸陸續續的探訪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籍受難家屬，雖然在這個時候有關「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調查已經出爐，但在山村部落，這仍然是一個敏感的惡靈之痛。(注4) 這惡靈之痛來自於國共內戰之後由美國所扶植的蔣氏「擬似波拿帕國家」(pseudo-Bonapartist state) 的建立，(注5) 所有原住民的「匪諜」是被這種超越了一切階級、階層、集團和黨派，讓一切勢力在個人威權下伏服戰慄的國家「創造」出來的，因而顯現出案情的荒唐及其荒謬的故事，這讓我思考「說出」這些故事為的是什麼？是1948年楊逵所說的「實在的故事」，或者是矛盾的應然說——「每一個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的時代所產的特性的文學。」又或者是從第三世界基進觀點所煥發的論調——「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廣泛的、風起雲湧

的社會運動，報導文學才有可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養分，才可能因伴隨著運動的開展，而豐富起來，從而對運動起到教育群眾與宣傳的作用。」可是這些類屬文學道德的律令卻讓我迷惑了起來。

一九九四年呼應著『國際原住民年』的脚步，我重回到生長的部落執教，其實更急迫的動力來自於我的小孩已經大到準備就讀國小一年級，我就像我的小孩一般重回部落尋找失落的某些東西，之前我其實已經不斷由都市「潛越」進部落進行「聽老人家說故事」的啓蒙式聆聽（不過加上了現代科技的錄音錄影與文明的文字活動），也讓我完成比較接近部落史的報導文學作品——「Mihuo——土地紀事」一文。（注6）彷彿是回到久遠的年代，當老人家以蒼老的音調敘述著部落的人、事、物，我們似乎就浸淫在歷史溫暖的光照裡，而一次次的探索，正是一次次新旅程的冒險與奇遇，它照見了我們是如何輕忽族群的記憶，也提醒自己在土地上的位置，那是安身立命的所在。

或許正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原住民族的身分，我的報導文學的經歷比較上來說，是接近於「口頭歷史」，只是需要一座素樸與真實的時間城堡——正如英國社會史學者保羅·湯普遜在《過去的聲音——口述歷史》一書討論歷史學家與口述史的關係時提到的——「口述史就像歷史本身一樣古老，它是第一種類型的歷史」。我認為我的族人不需要透過「學習」自己的歷史，族人只要把它寫出來就足夠了，因為歷史本身是自我存在的。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交還給了人民，它在展現過去的同時，也幫助人民自己動手去構建自己的未來。

因為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以往是由優勢民族的戰功、殖民帝國的眼睛與專

家學者的學院紀錄來書寫，呈現出一己專業(專業又往往與國族權力勾聯互通)以及國族的權利慾望、偏見以及主觀，口述史的出現，不在於打破以往歷史書寫的紀錄，反而是提供一片值得思索的歷史空間。換言之，當我來到資料上的叢山峻嶺或者尋找流竄於紛擾都市的族人時，彷彿都是在撥開殖民歷史的深徑蔓草，企圖在時間的荒野撿拾遺漏或者荒涼的聲音，那些聲音被賦於「小主體的敘述」的稱呼，用以平衡大敘事主體，為我們打開另一面歷史空間的窗戶。

一般也都承認口述歷史通常企圖讓生活在這個區域的人民發出遭致長期隱匿的聲音，也經常強調所謂的像我這種的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土著觀點」，而我以為我的「土著觀點」更應該是鎔鑄了經由一群人、經歷數代的、「共同的」歷史想像，這是一種類似「經驗親近的概念」，也就是說某個人可以在最自然的狀態下來說明他的同伴所感受到、經驗到、想像到的是些什麼，而他的同伴也一樣可以運用這種概念毫無困難的理解，這種情形就像原住民族之間口述的笑話，大家一聽就了然於胸。反過來說，當非泰雅族的讀者閱讀時，正因為語言文字的翻譯(番易)、人類生活經驗的共通性以及知識傳播的浸染，也將能越過偏遠獵奇的殖民想像進一步來到同理心的國度，試圖描繪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風貌，這種力量正是口述歷史還諸素樸人民想像所凝鑄的悠遠而強悍的力道。

相對而言，一種更為專業的、科學式的、學術涵養的「觀念疏遠的概念」即便擁有更為強大的論述力量，我仍然甘於熟捻於更親近土地聲音的方式，因為在進行歷史空間的報導文學時，我漸漸體認到口述歷史是表現了某種趨勢，是趨向更為個人化的、社會化的與民主化的歷史，經由口述歷史，為不同的人等淬勵出

更加親密無間的友情，讓偏見與權力慾望降到同情與和諧的平原，而這塊沃野平原正是我們相濡以沫的樂園。這樣，就差不多解釋(釋懷)了我早年面對玉管處抗爭的「介入或者抽離」的行動矛盾，因為重要的是，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曾經長期為所謂的偉人、英雄的事蹟感動並流淚（而且是在某種被建構的意識形態下），而今，歷史也要為年邁蒼老的阿公阿媽、偏遠的原住民族、勞工、女性、低下階層的人們所經歷的生命歷程一同分擔痛苦與喜悅，甚至因感動而流淚。

(注)

- 1、見夷將·拔路兒『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一文，收錄於《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1994.06，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 2、見拙作報導文學集《荒野的呼喚》一書，台中晨星出版社，1992.12.15。
- 3、見拙作《荒野的呼喚》「失落的樂園」一文，P:41~53。
- 4、見瓦歷斯·諾幹「Losin.Wadan——殖民、族群與個人」一文，一九九四年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作品。
- 5、見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一文。
- 6、收入楊澤主編《耶穌喜愛的小孩》，台北：時報。

我的海洋文學的世界

夏曼·藍波安

我的海洋文學的世界，是一個單純的個體，筆者的主要表現的意義是，從我的民族與海洋之間的共生關係，自然衍生出的對於海洋難於筆墨的情愫。因此，我的個體外，相信還有更多的人群比我更是深愛海洋，或是更瞭解海洋的種種。就我的民族而言，現實中幾乎是所有的達悟男人，尤其是我先父這一輩的族人，他們的一生即是海洋填空的人生色澤，而這樣的色澤人生就是表現在我的民族傳統歌會裡的詩歌。

目的不同

我們的島嶼都住著會游泳的男人，他們的腦海裡全都是海洋的世界。海面上的海洋、水底下的海洋，這是達悟男人一生的寫照，也是我們天生就要面臨的環境。海洋文學與詩歌其實早就存在於我的民族跟祖先，所以我不是海洋文學的第一人。

第一，從事漢字的書寫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個偶然的機會讓我知道自己的血液流著海水，而這樣的海水在台灣的文學界找不到前輩。

第二，我不會界定我的文學是海洋文學，我寫海、寫我的民族，只因為海就在我的旁邊，這個海是我用中文書寫的海的世界。

第三，我的島嶼有六個部落，每一個男人都用我們的母語敘述著自己海洋的故事，非常精采。然而那是我們達悟的語言，只有我們才能了解的口述的海洋文學，因為他們不會寫漢字，不會念日語，也不懂英文，所以我只是一個在偶然機會下的象徵的海洋文學作家，這個偶然的機會就是我會用漢字寫文學。

第四，我不知道世界上的作家有幾個人會潛水。在我眼裡，水世界才是天堂。我一直懷疑我的海洋文學有多少人會喜歡。我曾經試著在圖書館尋找各國的海洋文學作品，卻未曾發現相關於水世界的文學。我迷惘、迷失在裡頭，我問自己：真的有海洋文學嗎？

第五，假如我是第一代原住民從事漢字書寫的作家，假如我再繼續寫人類與海洋的故事，我將感到非常非常的孤獨。我的孤獨，在水世界的孤獨，那是一個開闊的世界，我卻無法與和我有相似經驗的作家對話。

第六，大海是無私的，人類在大海上的冒險經驗訴說不完。海洋的廣闊大家都了解，可是海洋的深度究竟有多深呢？我熱愛潛水，那是因為我要生存。偶然拿起筆桿來，只是敘述著我小小的水世界。水世界裡無奇不有，那真是繽紛的世界，然而經常地我是獨自一人去享受那樣的美景。我能夠帶給讀者更豐富的水世界的描述嗎？我究竟還有多少能量去書寫人類和海洋的親密關係？

第七，也許我先父生命裡的海洋他已經帶走了，假如我還有能力活下去，我希望寫一本很好的海洋小說。因為我要流浪，從一個島嶼到一個島嶼，去尋找一位與我有相似生命經驗的作家。

簡單來說，這就是我的海洋文學世界。

海上的海洋

水面下的海

記憶裡父親的海洋

那個時候，我剛成立家庭（結婚）不久，如果以現在的觀念來說的話，我應該是二十上下的年齡。當時，我划著的我岳父的船，在此無須吹噓他的船的造型有多美，船的速度有多快，畢竟，我當時從部落的灘頭划到小蘭嶼，在海面上，從任何角度來評論，皆感受到我岳父船的很好，所以小小年紀才有膽識划船到小蘭嶼（三海裡）。如果不是如此，我正值壯年的岳父是不可能讓我單獨到小蘭嶼夜釣的。

當夜我在海上夜釣，仰望天空，星辰密密麻麻的，彷彿佔據了肉眼所能目視到的宇宙，雖然沒有月亮照明，可是星辰的聚光照色海面，也像是月亮似的，這令我神怡，也讓我心中燃起膽識，那畢竟是我這一生單獨一人的處女航，說來也滿奇怪的，我當時一個人在這個充滿惡靈的島嶼，我一絲恐懼也沒有，心中思考的，只是釣一些女人吃的魚給妻子，我的母親，以及孝敬疼我的岳父。

沒有多久，從北邊飄移著厚厚的雲層，速度很快，除了遮蓋天空外，雲層低的覆蓋了大島的山頭。不用說，我的皮膚立刻感受到涼意，海面浪濤，在這個時候，就像地震似，我的船被搖晃的很厲害，好像眾惡諸靈從水世界裡伸出手晃動我的船，此時，密密麻麻的星辰被熄滅，我於是墜入漆黑的世界，一切的情景煞是惡靈以暴風雷雨駭浪迎接我的中距離的航海。我在小島的南邊的海面，離陸地很遠的，瞬息之間，嘩…嘶…，嘩…嘶…陣風暴雨劇烈的侵襲我，雨絲與掀起海

浪同時上陣，其實是分不清是海水，還是雨水的，就算如此惡劣的天候，就算是我的初女航，就算分不清所處的方位，就算看不到小島，就在這個時候，我的靈魂開始憤怒，我知道暴風從島嶼的北邊吹來，我知道潮水順著風向流，我知道當時的海像是正在退潮，所有自然現象的發生，是把我吹向菲律賓的方向，我開始逆向的划，天候在生氣，我的靈魂也在憤怒，我想在心裡。只要划到比較平靜的海面，比較微弱的風勢，那表示我已經靠近小島的海域，如此的知識，是從我的岳父哪兒聽來的。退潮的海浪像是吸引強風與我正面抵抗，然而，我傾瀉我所有年輕時的力氣使力的划船，不知划了多久，划到比較平靜的海面時，我看見了小島的影子，我知道我已在安全的近海處，不用詳實敘述，恐懼開始浮現在我當時年輕氣盛的心底，我知道我的驕傲是抵抗不得惡劣的天候，胸膛煞是就要爆裂的感覺，我於是慢慢的划向登岸的小海灣，心中虔誠的感恩祖靈的庇祐。雖然如此，暴雨依然是猛烈下著，讓我的船積了許多的雨水，也打痛了我的肉體。當我上岸排好船隻，我赫然發現天然的洞穴有火光，顯然有人和我一樣的有膽識，划船來到這小島夜航過夜，那時我的心開始又沸騰了起來，也溫暖了我。當我走進洞口邊，由外往洞裡察看，原來是隔壁部落的一對父子，正在整理她們的釣具，他們真的是勇敢的人。島上的人，除了恐懼兩島之間的暗潮湧浪，也更害怕無所不存在的惡霧，天氣的晴朗忽然轉換成暴風駭浪，在我當時年輕人的心中，確實令我由衷的尊敬那對父子。當我走進洞裡，看見我全身雨水的身體，那位前輩笑著邀我靠近火堆取暖保溫，說，不會恐懼嗎？像你還是個小孩來這個小島夜航。我也笑著說，我祇是試試我的膽識而已，前輩，我說。我謝絕他邀我烤火取暖的好

意。我向他說明，說，我在遠處只要感受到光的微溫，我的身體的體溫很快就會恢復的。前輩笑著又說，向你這樣有膽識夜航的年輕人，在我們的島嶼還真的不多。

洞口外面的世界，是徹底的黑暗，是強風與暴雨，吹的很令我膽怯，我在洞休息想著，這小小的島嶼四周，大部分是懸涯與斷層的礁岩，以及處處是湧浪暗流，這兒卻是留給前來夜航的人們的避風處，天神還真的會營造人們存活的機會，在這小小的海灣鑿出可以容納二三十人的天然洞穴，真是感謝天神，否則我們不知到我們要到何處去避暴風雨。黑色的夜，瀰漫著夜的寧靜，船前的鵝卵石發出被海浪翻滾的摩擦聲，又讓我感受到海的溫柔面，但先前在外海的浪卻是可以輕易的奪走人們脆弱的生命，在汪洋上，人有什麼好驕傲的呢，我想在心中。

我忽然間睡了，神遊到另一個世界，我夢見有許多小小的惡靈在洞口邊徘徊，聞我的體味，以及那對位父子，認為我是他們親戚的後代，所以沒有搶走我的靈魂，是他們庇祐我在狂風暴雨的海上。彼時，我也忽然醒過來，然而，天依然是漆黑的，感覺我的夢境，彷彿就是真的。我望著洞口外的海，以及海上的天空，看來已經恢復到先前的寧靜，也就在這個時候，發現我眼前船，好像有很多人坐在裡頭，也許是我疲憊看見的幻影吧，揉著剛從夢境中醒過來的雙眼，試著看清眼前的現象，認為還真的是背我面海有許多人頭在我的船身喜鬧。那位前輩也忽然的坐在我身邊，跟我觀看眼前發生的情境，說，這是我們去世的祖先們的孫子們，在我們的船上航海。啊，我說。於是認為這是上還真的有鬼。

翌日的正午後，我划著船回航，部落的人伸頭引頸看我回家，年輕人如我，

感覺像是英雄被歡迎似的，是自信，也是驕傲，原來我們就是航海的民族，就是特別關心人們與海洋之間的故事。現在，如果沒有漢人居住在我們的島嶼，我們的拼板船是不會被現代文明的社會所淘汰的，我們這些老人彷彿已經無顏面對海洋，我們的孫子們早已被台灣的社會吸走，追逐著更多的金錢，我們只是留住祖先到現在的回憶，過去我們在海上的驚險故事，也許也只有會造傳統船舟的後代，才會一絲絲的體會我們的經驗。所謂的海洋，船舟，飛魚也只能成為他們日後記憶祖先唯一的證據。

這是先父在我家慶祝我生平第一艘船，對我們家四五十個人的賓客說他過去的故事。當時家父，其說故事的神情與肢體的語言確實招住賓客們所有的目光與專注的心，父親遠離我了，如今也只能以造船遙想他的存在。

(2003/10/14)

台湾原住民文学および反響

2002年11月30日(土曜日)『図書新聞』

簇出する海と山の文学

原住民族の魂の叫びにふれる

下村作次郎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集」全5巻、草風館

編集・下村作次郎、孫大川、土田滋、ワリス・ノカン

- ・第1巻『名前を返せ■モーナノン、トパス・タナピマ集』
- ・第2巻『故郷に生きる■リカラッ・アウー、シャマン・ラボアン集』
- ・第3巻『永遠の山地■ワリス・ノカン集』
- ・第4巻『海よ山よ■諸家集』
- ・第5巻『神々の物語■神話伝説・民話集』

台湾原住民文学の魅力的な文学世界

台湾では、一九八〇年代の民主化運動のなかから新しい文学が誕生した。それは原住民文学といわれるものであるが、日本では未知の分野だといってよい。しかしながら、台湾ではこの二十年のあいだに、驚くほど豊富な力溢れる海と山の文学が生みだされてきた。

台湾の先住民は約四十万人である。台湾の全人口、二二〇〇万人の二パーセント弱である。彼らはいま正式な呼称として原住民族を名乗るようになったが、半世紀まえには日本人は彼らを「高砂族」と呼んでいた。「高砂族」と呼ばれた人々は日本語教育を強要されて日本語を話すようになり、日本人の警察官と政略結婚させられた人もいた。一九三〇年に起こった抗日霧社事件には、そのような原住民族の悲劇が隠されている。さらに戦争末期には高砂義勇隊として南方戦線に投入され、多くの人々が日本のために戦って戦場に散っていった。終戦を知らずにモロタイ島のジャングルに潜み一九七二年に無事帰還した、スニヨンこと「中村輝夫」さんは、そうした皇民兵士の一人だった。

筆者は、本文学選の編者の一人であるワリス・ノカン氏に会うべく台中県和平郷を訪ねたときに、元高砂義勇隊の竹林友之さんに出会った。竹林さんはニューギニアで戦ったが、いまでも高砂義勇隊の帽子をかぶっている。竹林さんの姿に、筆者は「日本精神」の罪深さを感じたが、それは五十年にわたる日本の台湾統治がもたらしたものに他ならない。

このように原住民族は日本人と深い関係にあった。そしていまでも深い傷痕が残り、癒されていない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原住民族は、この十一月に認定されたばかりのクヴァラン族を加えて現在十一族を数える。原住民族と認定されるには、民族固有の言語や文化などが残ってい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る。十一族とは、北部のタイヤル族とサイシャット族、中部のブヌン族とツォウ族、南部のルカイ族とパイワン族、東部のアミ族と台東のプユマ族、蘭嶼のタオ族(ヤミ族の自称)、日月潭のサオ族、そして花蓮や台東に住むクヴァラン族である。彼らは、台北県の拉拉山から台東県の大武山までの台湾の中央を南北に走る山岳地帯、および東部海岸地域に分布し、さらに太平洋に浮かぶ蘭嶼島に住んでいる。また近年は、山地から平地に移り住む都市原住民が増加している。

今度、草風館から出版される『台湾原住民文学選』全五巻は、このような原住民族の神話伝説および創作を体系的に日本に紹介する最初の試みであ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1巻「名前を返せ」は、モーナノンとトパス・タナピマ集である。

二人の文壇デビューは、八〇年代の台湾の文学界に鮮烈な衝撃を与えた。本巻に収録した詩と小説は、まさに台湾原住民文学の原点と言えるものである。

モーナノン(一九五六年生)は、パイワン族で盲目の詩人である。作詩は口述筆記や点字で行なわれる。本巻には多数の詩から九編訳出した。モーナノンの詩は、「僕らの名前を返せ」をはじめいずれも深い悲しみと激しい怒りを内包した悲憤の抗議詩である。

トパス・タナピマ(一九六〇年生)は、ブヌン族で、原住民医療に従事する医師である。二冊の小説集『最後の獵人』『恋人と娼婦』と散文集『蘭嶼での医療活動記』を上梓している。本巻には、この二冊の小説集から十三編の短篇小説を選んで訳出したが、作品の舞台は、作者の故郷であるブヌンの部落や医療活動を行なった蘭嶼が中心であ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2巻「故郷に生きる」は、リカラッ・アウーとシャマン・ラボアンの作品集である。

リカラッ・アウー(一九六九年生)は女性作家で、父は安徽省出身の外省人、母はパイワン族である。本巻では、『誰がこの衣裳を着るのだろうか』『赤い唇のヴヴ』『ムリダン』から二四編が選ばれている。外省人の父とパイワン族の母はなぜ結婚したのか。平凡な軍人だった父がなぜ白色テロに遭ったのか。読者は、アウーの作品を通じて霧におおわれた台湾の戦後史を知ることになるが、その作品世界は深い悲しみに包まれている。

シャマン・ラボアン(一九五七年生)は、タオ族で海の作家である。『八代湾の神話』『冷海情深』『黒い胸びれ』のなかから長編小説『黒い胸びれ』が訳された。タオ族のトビウオ捕りの様子が、四人の少年の描写を通じてメルヘンチックに描かれ、原住民文学の豊穡さを感じさせてくれる。本編はタオ族の精神世界を知るうえで絶好の作品であ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3巻「永遠の山地」は、ワリス・ノカンの個人集である。

本巻は、原住民文学がこうした個人集を編むことができるほどの力量をもった文学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ある。ワリス(一九六一年生)はタイヤル族で、『山は学校』など四冊の詩集と『永遠の部落』など四冊の散文集を上梓しており、その作品は、諷刺とユーモア、さらには鋭い社会批評と文明批評を含んでい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4巻「海よ山よ」は、諸家合集で、次の作家の作品を収録する。

ホスルマン・ヴァヴァ/サキヌ/パタイルカル/リムイ・アキ/マサオ・アキ/ワリス・ローカ/ンブクン・イスマハサン/シャペン・チーボアイヤ/イティ・タオス/パイツ・ムクナナ/ユバ

ス・ナオギハ/エンチー/エコウ・ソクルマン/ヴァツク/アウイニ/孫大川/リボク/アタオ・バラ
フィ本巻の書名「海よ山よ」に示されたごとく、海や山、さらに都市に住む原住民族の世界
が本巻によって読者の目のまえに開かれ、原住民族の魂の叫びにふれることができる。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選第5巻「神々の物語」は、原住民族と平埔族の神話伝説集である。

本巻によって台湾の原住民族の人々がどのような神話伝説を有しているか身近に知ることが
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のような書物は戦後のはじめて編まれるのであり、台湾に関心を持つ
読者にとって期待の一書といえよう。

今年六月、東京大学で講演した葉石濤は「私の台湾文学六〇年」のなかで、「台湾文学の未
来は全部先住民作家の肩にかかっている」と語ったが、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は葉石濤にそう言わ
しめるほどの魅力的な文学世界を創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天理大学国際文化学部教授)

2002年(平成14年)12月17日『週刊チャイニーズドラゴン』

現代中国を読む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名前を返せ」の叫び

矢吹 晋

中国の台湾政策、少数民族政策を鋭く批判

草風館という出版社がある。風に揺れる野草のように、いかにも目立たない出版社だが、
出す本はいずれも骨太であり、アイヌから水俣まで、朝鮮・韓国、そしてベトナム問題、一
貫してマイノリティに向ける視線は揺るがない。このたび台湾原住民族文学選集全5巻シリー
ズの第1冊目「名前を返せ」(下村作次郎編、02年12月)が出た。パイワン族の盲目の詩人
モーナノン(曾舜旺)の9編の詩は、いずれも神話と現実が混淆した響きをもつ。

パイワン族は咬まれたら百歩、歩かないうちに絶命する毒蛇「百歩蛇」の卵から生まれた
「太陽の子」たちを自任する。「追憶によって僕は確信し理解する。うるわしき島の本当の主
人と」。「本当の主人」であることの覚醒を描く長詩「燃やせ」は、海峡兩岸の空虚な政治を
撃つ力強い叫びだ。「太陽の子」たちの島へやってきた「*南人」が肥沃な平原を占有し、祖
先を山麓に追いやった。そしてスペイン人、オランダ人、日本人。戦争が終わり、「日本はつ
いに去り、中国がついに入ってきた」「君は中国に帰属するのか？ 中国は君の母親なの
か？」「中国？ なんとなじみのない名前だろう！ 言葉が通じないのにどうして僕の母親
であろうか？」。太陽の子たちからすると、「閩南人」が「本当の主人」を僭称するのは許さ
れないし、中華民国政府が漢民族式の名前を強制したのも暴挙である。「ああ！中国よ！ あ
なたは人民の名前なのか？ それとも政権の名前なのか？ あなたは被抑圧者の名前なの
か？それとも抑圧者の名前なのか？」。モーナノンはここで「うるわしき島の本当の主人」を

僭称する「閩南人」（いわゆる台湾人）の誤った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感覚を批判しつつ、返す蛮刀で中国を僭称する中華民国をも撃つ。そしてこの中華民国批判の論理は、ただちに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台湾政策、少数民族政策に対する鋭い批判にもなっている。

「そうだ、幸せは苦しみのなかから、つかみ取るものだ。自由は手かせ足かせのなかから、つかみ取るものだ。僕はもう一度大地に立ち、少数民族の明日と運命のために、この身を投げ出して、この燃えたぎる心を、ひたすら燃やそう！」。

本書のもう一人の作家はブヌン族のトパス・タナピマ(田雅各)であり、13編の短編小説が収められている。作者は高雄医学院を出て、原住民族の医療活動に従事する医師であり、その立場から見た私小説的な作品が多い。訳者によれば、「トパスは、ブヌン語で思考し、学校教育のなかで獲得した第二の言語、中国語で創作する」由だ。これはかつて漢族系の台湾人作家が「日本語で考え、それを漢語に置き換え」た現象と似ている。後者の場合に日本語の発想が入り込むように、トパスの小説にはブヌン語の影響が見られるという。30年昔、吳濁流老と語り合った往時を想起するが、トパスの「吳濁流文学賞」受賞を冥界の翁は相好を崩して喜んでいるはずだ。

(横浜市立大学教授)

2003年(平成15年)1月19日(日曜日)『北海道新聞』

台湾先住民族自ら文学化「滅亡の言説」

●下村作次郎、ワリス・ノカン他編「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1巻、草風館

村井 紀

MURAI OSAMU

年末、にわかには本を漁りだし、濫読をはじめた。私が「滅亡の言説空間」(ハルオ・シラネ編「創られた古典」所収、新曜社、一九九九年)と名づける現象が、過去のものから現在の問題に見え始め、またそれを確認できたからである(これには多分に私自身が病を得て“滅亡”しかけたことも、影響している?)。この言説は、アイヌの人々を苦しめたばかりではなく、多様な形態と広がりをもつものだが、現代台湾文学のなかで、開発に追われる「原住民」(=「先住民族」)自身がこの言説を文学化していることに気付いた。たとえば、このほど配本がはじまった下村作次郎、ワリス・ノカン他編「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一巻(全五巻)に収められたトパス・タナピマの「最後の獵人」がそれである。僻地医療に携わる医師である作者自身「原住民」出身だが、森林開発と森林保護のはざまにおかれ、自らの山地を禁猟区とされた獵人の生活を若い夫婦の葛藤を軸に瑞々しく描いている。ここには遅れを蔑むまなざしはないし、滅び行く獵人の生活を描くことが、そのまま現代へのプロテストとなっている。

これまで台湾山地の「原住民」は、永井荷風や田山花袋をはじめ諸文学作品に「蛮人」として登場したり、もちろん彼ら自身の神話伝承はあっても、彼らが「作家」として、自らを書くことはなかった。しかし、このトパス以外にも、近年彼らの文学活動は活発に展開され

ており、本選集第一巻の「名前を返せ」というタイトルのもととなったモーナノンの詩「僕らの名前を返せ」を見ても、私たちに衝撃を与えずにはおかない。

「生番」から「山地同胞」へと僕らの名前は台湾の片隅に置きざりにされてきた

山地から平地へ僕らの運命は、ああ僕らの運命はただ人類学の調査報告書のなかでだけ丁重な取りあつかいと同情を受けてきた(下村訳)

この詩は、むろん彼らだけの経験ではない。つまりアイヌの人々は、「ユーカラ」と「人類学の調査報告」においてのみ「丁重な取りあつかいと同情を受けてきた」のではないか。

というのは、全二十三巻に及ぶ「北海道文学全集」(立風書房)の中で、アイヌの人々は諸作品に描かれることはあっても、「作家」となると遠星北斗・パチェラー八重子・森竹竹市・鳩沢佐美夫のほかに見当たらないからだ。その十一巻「アイヌ民族の魂」にしたところで、九人中の上記四人なのである。

それではアイヌ民族の「作家」や現代文学は存在しないのか。しかし英訳もある萱野茂の「アイヌの碑」は、自伝文学だろう。萱野氏には迷惑だとしても、北海道文学というより日本文学のなかで(これも迷惑かもしれないが)、それ自身独自性を主張できる経験と批評性を見ることはそう困難なことではない。あるいは、砂沢クラの「クスクップオルシペ(私の一代の話)」は、本紙で、記者の手を経て連載されたものだが、むろんこれも立派な自伝文学である。ここに丸山隆司の言う「もうひとつの〈アイヌ文学〉」(「藤女子大学国語国文学会会報」七十四号)を加えてもよい。金成マツらの伝承者は自らの記憶をノートに書き記している。ここには「作家」がいる。

「共生」を唱えるなら、まず「返せわれらの笑顔を」とうたった戸塚美波子や歌人江ロカナメなどを入れた「現代アイヌ民族文学選」を作れ! アイヌの人々をかけがえのない隣人だと言うのなら、神話伝説ばかりではなく、これを伝えた人々や滅びの言説と対峙した近現代の経験も分かち合うべきだろう。ここには計良光則などの現代批評も必要だ。パチェラー八重子や鳩沢佐美夫などは全集も欲しい。

もしもある日僕らが自分たちの土地のうえをさまようのをやめたら

どうか真っ先に僕らの名前と尊厳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僕らの名前を返せ」終章)

(評論家)

【書評】

2003年1月30日配信共同通信記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1 名前を返せ」

(モーナノン、トパス・タナピマ著)

西倉 一善

現在十一民族に分類されている台湾先住民の年長者は三つの名前を持っている。それぞれの言語による名前、植民地時代の日本名、中華民国となってからの中国語名だ。書名は、収

録されているパイワン民族の盲目詩人モーナノンの詩から採られた。社会の最下層に置かれているだけでなく、外来者によって名前という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まで奪われてきた先住民の、自己回復の叫びにほかならない。

こうした背景に生まれた先住民文学を体系的に選集(全五巻)の形で日本に紹介する最初の試みで、本書はその第一巻。第四巻までは詩、小説、随筆や評論を収録、第五巻は各民族の神話、伝説を収めている。かつて日本帝国の被支配者だった先住民が時折、日本に向けるまなざしは、台湾の重層的な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状況を浮かび上がらせる。

(共同通信社記者)

2003年2月7日『信濃毎日新聞』

(今日の視覚)

台湾原住民の文学

野田 正彰

「台湾住民文学選」の第一巻『名前を返せ』を表題とした詩人モーナノンと作家トナパス・タナピマ集が草風館より出版された。現代台湾の、しかも人口2%の原住民から出た詩人や作家の作品集を日本語で読む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は奇跡である。

編訳者の下村作次郎教授(天理大学)と出版社・草風館の熱い想いなしには、私たちはこの本を開く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日本植民地時代から現代に至る台湾文学への研究者群が形成されていなければ、作家のほぼ全作品を集めた選集は出版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また、一九八〇年代からの台湾民主化がなければ、これらの作家は育ておらず、作品の出版は難しく、出版されても読まれる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かったであろう。

五十年にわたる日本の支配、次に大陸からやってきた国民党系の中国人。台湾山地は勝手に変わる支配民族の政策によって、虫食^くまれてきた。戦争時、日本政府によって男は高砂義勇隊として熱帯の戦場に送られ、女性は従軍慰安婦—原住民女性が多い—として連れ去られた。同じように戦後も、貧しい山地の女性は娼婦として都市へ流れていった。

パイワン族のモーナノンは、中国軍人に除隊の退職金で買われていった少女をうたう。「帰っ^{かえ}ておいでよ、サウミ」と、山の兄は呼びかける。

「帰っ^{かえ}ておいでよ、サウミ 僕ら一緒に豊作の喜びの歌をうたおう 帰っ^{かえ}ておいでよ、サウミ 僕が緑に輝く芋の葉を摘んであげる キラキラ光る露が贈り物 僕が甘い粟酒^{あわ}を作っ^{つく}てあげる 伝統の兄弟杯でお前と飲み明かそう サウミよ、サウミ 兄は弓と火種を持って不滅の愛と希望を胸に 山また山と 一度また一度とお前の名前を口ずさむ 帰っ^{かえ}ておいでよ、帰っ^{かえ}ておいで 粟と芋がいっぱいある僕らの家に帰っ^{かえ}ておいで」

峻険^{しんけん}な山々、焼畑の紫煙、蛮刀をさす山男、ビンロウ、月などが次々と浮かんでくる。こ

ここにも近代の衝撃、日本や大陸からの侵略に耐えて生きるアジアの少数民族の文化がある。
(京都女子大学教授)

2003年2月14日『信濃毎日新聞』

(今日の視覚)

蘭嶼島の涼み台

野田 正彰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第一巻は、前回にふれた詩人モーナノンと、作家トパス・タナピマの作品集となっている。トパスは一九六〇年生まれ、ブヌン族出身の数少ない医師である。山地の小学校の先生が彼の両親を説いて進学をすすめ、台中一中を経て高雄医学院に学んだ。医学生八二年、短編小説を投稿し、「創作も原住民人権運動の方法のひとつであることに気づいた」という。

彼は八七年夏から四年間、台湾本島の南東にある小さな島、蘭嶼(ランユイ)島の診療所で働く。蘭嶼には本島原住民と違って、フィリピンから渡ってき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ヤミ族(民俗学者・鳥居龍蔵の命名、近年はタオ族が使われる)三千人が住んでいる。一周しても四十五キロほどの島で、彼らは孤立した独自の文化を保持してきた。

家は嵐を避けて、地下に潜るように建てられており、はって移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ほど天井は低い。その代わりに、家の前に高床の涼み台が組まれており、人々は多くの時を風の吹く高床ですごす。生業は回遊してくる飛び魚などの漁労と、水イモ、アワ、サツマイモなどの農業である。社会階層のない平等社会であり、死霊アニトを極度に恐れる信仰を持っていた。美しい胡蝶蘭(ファレノプシス・アフロディテ)の原産地のひとつでもある。

こんな自給自足の島に、巨大なコンクリートの壁で囲われた核廃棄物貯蔵施設が造られていた。タオの人々がそれを恐ろしい廃棄物の缶詰であると知り、移転を求め始めたのは八八年になってからのことであった。

トパスはこの蘭嶼を舞台に「救世主がやってきた」と「怒りと卑屈」の二編を書いている。前作は、台北のテレビ・プロデューサーが島に来て、涼み台を未開な人々の怠惰な道具とさげすむ話。後作は検屍しようとする検察官と死霊を恐れる島民の間で葛藤するトパス医師自身を描いている。私は蘭嶼の涼み台で、ヤブン・サルスラン(七九)と・ヤブン・コタン(七六)の二人の老人と、タオの文化の変化について語りあった初夏を思し出しながら、トパスの作品を読んだ。蘭嶼の潮風が吹いてくる。

1999年1月20日『京都新聞』

(風の散歩道)

ころぼっくるの手 小さなやさしさが消えた時

野田 正彰

昨年末、出産直前の女性の表情を撮った『臨月』の写真家、野寺夕子さんから、新しい写真集門ころぼっくるの手—やまなみ工房の土と人』(財団法人・たんぼぼの家)をいただいた。滋賀県甲賀郡甲南町にある知的障害者の通所授産施設「やまなみ工房」、そこでの陶芸作品「ころぼっくる」の製作過程が写されている。指の跡が暖かく残る、表情豊かな「ころぼっくる」たち。作品が「ころぼっくる」なら、作った人も「ころぼっくる」との思いをこめて、野寺さんは写真集の題をつけたのであろう。

「ころぼっくる」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アイヌの伝説に出てくる麓の下にかくれていた小人のことである。アイヌは和人に追われて北海道に渡り、「ころぼっくる」に接した。小人は土の碗を作ることが巧みであり、無言でアイヌの食物と交換した。窓から手のみ差し入れて交換していたが、ある日、無理に家のなかに引き入れようとしたため、それから姿を現さなくなった。これが「ころぼっくる伝説」である。

新しく入ってきた優勢な民族が山奥に隠れ住む先住民族と、言葉が通じないまま無言で物々交換をするという伝説は、日本の本土にもある。民族学者の岡正雄教授は「異人その他」という論文(「民族」、一九二八年)のなかで、日本各地の「碗貸伝説」について紹介している。

例えば宮崎県東臼杵郡北方村には「百碗とどろ」という深い淵があり、村人が客をするとき、その淵に行くと頼むと、美しい女の手が出てきて必要な数の碗を貸してくれた。ところが不心得者がその手を引っ張ったため、以来、碗は出てこなくなったという。

私はこんな小人、あるいは翼人と無言交易の話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のだが、正月の休み、台湾の小説集を読んでいて、次のような短篇に出会った。

『悲情の山地』(呉錦発編、下村作次郎訳、田畑書店)は台湾原住民による小説か、台湾原住民について書かれた小説のアンソロジーである。そのなかに、中央山地のブヌン族出身の田雅各さんが書いた美しい短篇「小人族」がある。

大都市に出ていったブヌン族の少年が、祖父と一緒にサーカスを見に行く。そこで一輪車に乗る小人を見た祖父は、舞台上に駆け上がり、その小人に謝ろうとする。

「その男はほんとうの山地の人間じゃ。わしゃ、話があるのじゃ」

老人は孫に語り始める。ブヌン族の人口が増え、動物を追って次第に山奥まで入っていくようになった。こうして小人の集落にたどりつく。言葉の通じない小人たちはブヌンの子どもや女たちと仲よくなり、食べられる野生の植物を教え、どの果実が食べられるか、どれが

食べられないか、いつ何を植えるべきか、どこに温泉が湧いているかなどを惜しげもなく伝えた。そんな小人たちを、人口が増えたブヌンは襲撃し、小人たちは海のかなたに去っていった。だから、老人は謝りたいと孫に話したのだった。

田推各さんの小説は、漢族に圧迫されている少数民族もかつて小さな民族を裏切ってきたと語りかけている。そう語ることによって、優勢な漢人に「自分たちを小人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主張しているようだ。

野寺夕子さんの写真集を開き、私たちがまた知的障害者を小人に、「ころぼっくる」にしているか、と考え込んでしまった。皆さんはどう思うだろうか。

のだ・まさあき氏 一九四四年高知県生まれ。北海道大学卒。長浜赤十字病院精神科部長、神戸外国語大学教授を経て、九一年から現職。文化精神医学・比較文明論専攻。著書に「喪の途上にて」「庭園に死す」など。

(京都造形芸術大学教授) (当時)

2002年5月31日『信濃毎日新聞』

(今日の視覚)

台湾先住民の村

野田 正彰

台湾大地震（一九九九年九月）のとき、私は初めて台湾中部山中の「霧社」を訪ねた。霧社は一九三〇年十月、日本の台湾植民地化から三十五年の時点で、先住民タイヤル族が蜂起した山地である。日本の支配者による重労働への徴用に耐えかねたタイヤルの人々が日本人百三十四人を殺し、その後日本軍・警察が蜂起側六集落の千人近くを殺した。その後、徹底した同化政策がとられ、日本語の強制、日本名への変姓、皇民化教育が進められた。

戦後は中国から入ってきた国民党政権により、中国語の教育が強制されてきた。タイヤルの人々にとって、日本語も中国語も外来の支配者の言葉である。戦前に成長した男女は日本語を話し、中国語に馴染めない。戦後に成長した人は中国語を話し、日本語は父母と会話する片言の日本語しか知らない。

そんなタイヤルの部落で、私は一夜過ごし、お婆さんたちと話しあった。

「孫たちは中国語しか話せない。私たちはタイヤル語と日本語。だから十分に話しあえないよ。タイヤルの山の話、伝説や神話を孫たちに伝えることもできない。子供たちは皆、平地へ下り、カネ儲けしている。山では畑作りをしなくなった。食べ物、子供たちが送ってきたカネで買っている。男たちは女たちより早く死んでしまった。毎日酒を飲み、死んでい

った。私も長く生きすぎたよ」とお婆さんは語った。

山の村にもかかわらず、震災で道路が壊れ、食糧がなくなった。お婆さんの話のように、民族文化の喪失のなかで焼き畑は止められ、運ばれてくる食物に頼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そしてアルコール中毒の男たち。

それから二年半後、私は台湾山地の先住民の現状が知りたくなり、タイヤル族だけでなく、パイワン、ブヌン、アミ、ヤミの諸族の村を訪ねた。思ったとおり、アルコール中毒が蔓延していた。焼き畑と狩猟による生業を奪われた人々は、無為のうちにビールを飲み続けていた。文化の喪失とアルコール中毒はどこでも結びついている。

2002年6月7日『信濃毎日新聞』

(今日の視覚)

「文化英雄」の物語

野田 正彰

台湾の南東、台東市から丘陵に入っていくと、早くから漢民族と接触し、水稻耕作にたずさわってきたアミ族が住んでいる。アミ族は母系制の家族システムで生活しており、男は女の家へ婿入りする。男は妻の家で働くだけで、何の発言権もない。だが、生家では伯父(叔父)として大切にされる。男は生涯妻の家の成員になることはなく、死ぬと生家で葬儀が行われる。こうして母を中心とする母系大家族がつくられている。

私が訪ねた鹿野郷のイミク・ラムンさん(七二)の家もイミクさんを中心にして、十八人で暮らしている。庭に面して長女の家(五人)、イミクさんと長女以外の娘と婿とその子供たち及び未婚の長男が住む家(十人)、イミクさんの姉の家(三人)が並んでいる。水田、畑、茶畑の作物からの収入はイミクさんが管理する。

そんなラムン家の長男も、一見ただけでアルコール中毒とわかる。話しかけると感情は弛緩し、知的にも障害が感じられる。アルコール性の血管炎で足先は腫れて化膿している。イミクさんは「どんなに注意しても酒をやめない。村中、どこでも、いつでも酒を飲める。婿も娘もすぐ酒を飲む」と悲しんでいた。

深い山へ入り、ブヌン族の村に行っても同じである。アルコールにより顔面の毛細血管が拡張した、赤顔の男によく出会う。道をたずねると、アルコール性痴呆があることがすぐわかる人もいる。

近年、台湾でも先住民対策として経済的支援が行われている。だが、どのように生きるのか、生き方のイメージが湧かなければ、青年はその日暮らしの飲酒から抜け出せない。少数民族の復興のためには、カネ以上に文学が大切であると思う。自分たちの文化のなかで、すばらしい生き方をした文化英雄の物語が創作され、そんな本を先住民に普及していくべきだろう。幸いにも『悲情の山地—台湾原住民小説選』(呉錦発編、下村作次郎監訳、田畑書店)

のような本を、私たちは日本語で読める。こんな本が村で安価に配られたり、また先住民出身の作家を支援していくことが、アルコール中毒対策につながるのではないか。

2003. 3. 7(450号)『週刊金曜日』

世界と人間への再生の誘い

姜 信子

昨年末に『台湾原住民文学選 1 名前を返せ』をたまたま手にして以来、その冒頭に収められた台湾の原住民族のひとつであるパイワン族の詩人モーナノンの詩、「僕らの名前を返せ」を繰り返し口ずさんでは、い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ぬ思いに襲われている。

「生番」から「山地同胞」へと／僕らの名前は／台湾の片隅に置き去りにされてきた／山地から平地へ／僕らの運命は、ああ、僕らの運命は／ただ人類学の調査報告書のなかでだけ／丁重な取りあつかいと同情を受けてきた（「僕らの名前を返せ」第一連）

「生番」。それは、かつて清朝が、「化外の地（中華文明の教化の及ばぬ地）」のまつろわぬ民であった台湾の原住民族に与えた呼び名。日本統治下の台湾では、厳しい支配と弾圧と教化の対象となり、霧社事件のような支配者日本人に対する激しく悲惨な抵抗を試みたこの民は、「生番」と呼ばれた。

「丁重な取りあつかいと同情」。この言葉に、私は、戦前に植民地台湾を旅した作家野上弥生子が台北帝国大学の土俗学の研究室で保管されているのを見たという霧社事件の指導者モーナルーダオの骨を想い描く。台湾の支配層たる内地人（日本人）のお膳立てで、時には蕃人に荷を担がせ、時には蕃人が押す台車に揺られながら「蕃域」を訪ね歩いた善意の文明人である作家の目に映ったさまざまなモノや出来事を思い起こす。

蕃域のタロコの山中で出会った「コンニチハ」とロ々に日本語で挨拶する「蕃童」に感心したり、町の公会堂で演じられた蕃人の舞踊に蓄音機を使って土佐甚句からおけさまでが登場したのに驚いたり、今のうちに蕃人の古来の舞踊や歌詞の保存の方法を講ずべき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り、見知らぬ蕃人の家に入り込んで暮らしを覗き込む自分自身に文明人の驕りを見出したり、蕃人が身につけているカーキ服に「現代」の侵食を感じ取り、「現代」の経済が「きらきらとつぶらかな白さで輝いている」何ものにも汚されていない「野生の小動物」の歯を持つ蕃人たちの暮らしや心を荒ませていくことを危惧したり、純朴な蕃童たちは文明社会の苦海に沈んでいくしかないのではと行末を案じたり……。そこには、美しき未開に寄せる憧憬と、文明の前になす術もなく飲み込まれ消えゆくその運命への憐憫とに満ちた眼差しがある。そして、そんな眼差しに抗して死を選んだモーナルーダオの骨と一緒に細長い木箱に丁重に収められてしまった、他者と世界と未来に対する想像力。

「生蕃」は、日本と入れ替わりにやってきた中華民国の台湾で、「高山族」、「山地同胞」、

「原住民」と呼びかえられ、文明の一方向的な想像力が描いたとおりに苦海の生へと押しやられてきた。常に他者から呼び名を与えられ、他者によって運命を決められてきた民がみずから「原住民族」という名乗りの声をあげ、その声がようやく憲法に書き込まれるという形で台湾社会に届いたのが一九九七年のこと。その背景には、台湾の民主化運動の広がりのおかげで八〇年代より立ち上げられた原住民文化運動があるという。

福佬人（七五%）、客家人（一三%）、外省人（一〇%）と共に、揺れ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島でありつづけてきた台湾に生きる原住民族（二%）。他のどの民族よりも長い時間を台湾に生きてきたその民が、初めてみずからの声で名乗り、みずからの声で過去と未来を語るべく動きはじめた時、モーナノン（Mona Non）は詩を書き、同じく『名前を返せ』に作品を収録されているトパス・タナピマは小説へと向かった。

モーナノンはその詩「僕らの名前を返せ」をこう結ぶ。

もしもある日／僕らが歴史のなかをさまよふのを拒否したら／どうか真っ先に僕らの神話と伝説を書いてください／もしもある日／僕らが自分たちの土地のうえをさまよふのをやめたら／どうか真っ先に僕らの名前と尊厳を返してください

思うに、この声が求めているのは、失われた伝統文化や名前の単なる再生ではない。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は、近代の思考、文明の眼差しに縛られてきた人間の想像力の再生。それはつまり、この世界そのものの再生を呼びかける声であり、この世界に生きるすべての者を再生へと誘う声でもある。その声を確かに聞きとってしまったのなら、人は「いま、ここ」にとどまってははいられない。そうして私自身もまた、その声と呼ばれ、その声とともに、自分と世界の再生に向けて歩き出さずにははいられない、そんな心持なのだ。

（きょうのぶこ・作家）

2003年3月『日経ギャラリー』

春夏秋冬 台湾 徒然

第十回 失われ行く民族の魂を綴る

柳本通彦

昨年末から、日本で『台湾原住民文学選』全5巻の刊行が始まった。

憲法上「台湾原住民族」として認定されている11の民族は、5000年前ほどから断続的に台湾本島とその周辺の離島に渡ってきたといわれ、言語学的にはおおむねオーストロネシア語族に属するとみられる。

この21世紀、電子工業の発達したこの太平洋上の一角に、かくも多くの先住民族が命脈を保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自体、驚くべきことである。

台湾は九州よりひとまわり小さい、その島の40万人に満たない民族に文学と呼べるものが体系的に育っているのか、ましてや全5巻の選集などを出しうるのかという声が、とうぜ

んながらある。

「台湾原住民文学」の定義を編集委員である天理大学の下村作次郎教授は「1980年代の台湾の民主化のなかから生まれてきた新しい文学であり、原住民族が自ら表現者として自分たちの世界を描いた文学」と定義している。

すなわち先住民自身が自らの手で自らの世界を描いた文学であるという点で、この選集は特筆される。まして特定の地域の先住民文学がこうして第三国で整理されその全容を網羅する形で出版されるというのは、極めて異例のことである。

そこには、いま台湾原住民のおかれている複雑な社会環境と、台湾原住民と日本人とのふしぎな、「縁」ともいべきものが背景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る。

「台湾原住民作家」といわれて、10人、20人の名をあげることはいままや難しいことではない。彼らの多くは、30代か50代にかけての既婚者で、公務員であったり教師であつたり、それぞれ職業をもちながら、ここ10年ほどの間に執筆活動に入った人たちである。

彼らは成長した自らの子どもに民族の言語や文化がまったく受け継がれていないことに愕然とするとともに、自らの少年期に家族や村の古老から見聞きした山や海にまつわる物語を思い出して身が締めつけられるような感慨をもったという点で共通性がある。失われ行く民族の魂をなんとか文字に留めようとした自覚的な知識人がこの十数年にどっと輩出した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だけ彼らの文化は危機に瀕しているともいえる。

しかし原住民には文字がない。彼らの多くは、「台湾国語」すなわち北京語でなんとか祖父母や両親の言葉があるいは自らの体験を小説、散文、詩歌などさまざまな形で綴ろうとしたのである。

そして、そうした人たちの営みに目を留め、台湾本土に先んじて彼らの仕事をまとめて世に出そうとした日本人がいたという点にも驚かされる。翻訳などで、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関わる日本人は十数人に達する。しかもみな、ボランティアである。

とある大手出版社が台湾に関するレポートを集めて1冊の読本を計画したところ、参加した研究者の多くが原住民に関わるテーマを選んで、編集者を困らせたことがあった。最近とみに増えた日本からの留学生たち、彼らの多くも台湾原住民との接触が来台のきっかけになっている。

年代を越えて日本人の彼らへの異常とも言える関心は、実に不思議なものがある。

(ジャーナリスト)

2003年5月『東方』267号

台湾原住民の自画像

笠原政治

台湾原住民文学の邦訳シリーズが刊行され始めた。本書『名前を返せ』はその第一巻目である。いままで日本の読者にはなじみの薄かった詩、小説などの作品がこうして日本語で読

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を、まずは心から歓迎したい。

一〇年ほど前に、本書の編訳者である下村作次郎が同じく監訳して、呉錦発編『悲情の山地——台湾原住民小説選』(田畑書店、一九九二年)と題する翻訳書が出版された。ただし、そこに収録されている小説の多くは、漢族の作家や知識人が台湾原住民を素材にして創作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それに対して、本シリーズで訳出されるのはすべて台湾原住民の書き手による作品であり、一部は彼らの間に古くから伝わる伝説や口承文芸であるという。言葉の厳密な意味での台湾原住民文学、彼らの自画像を描いた文学が、ここに初めて系統的なかたちで日本に紹介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わけである。

戦前に「高砂族」と呼ばれていた人々のことを、いま台湾では「原住民」あるいは「原住民族」という。これは彼らの自称であり、また公式の名称でもある。漢語(中国語)とはまったく異なるオーストロネシア(南島)諸語を母語としてきたこの人々は、もともと固有の文字を持たなかった。アルファベットに基づいて原住民諸語の表記法が考案され始めたのはつい最近のことである。したがって、台湾原住民による文学活動には、国家や統治者によって教育された外来言語の習熟、外来言語と母語との溝といった難問がつねに付きまとわざるをえない。

日本統治期から戦後にかけて、台湾原住民が日本語で行った創作も決して皆無ではなかった。例えば、一九三〇—四〇年代にツォウ(鄒族)の指導者として活躍し、戦後まもなく国民党の白色テロで刑死した高一生、ツォウ名ウオグ・ヤタウヨガナという人物がいる(この高一生に関する本書三一六頁の訳者解説には一部に不正確な点がある)。彼はすでに戦前から、日本語で美しい山地の光景を叙情風に描く詩作や作詞活動を手がけていた(『台湾文芸』二、一九九四年)。しかし、そのような日本語による創作は、広い読者を想定して文芸雑誌などへの発表を意図したものではない。台湾原住民文学という一つのジャンルが成立していくためには、戦後のある期間を経て、漢語(中国語)を自在に駆使できるような新しい世代の出現を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下村の解説によれば、戦後にいち早く漢語による創作を始めたのは、一九六〇—七〇年代に作品集を出版したパイワン(排湾族)の作家・陳英雄だという。いまではほとんど文学活動を行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あるが、その短編小説の一つ「ひな鳥の涙」が邦訳されて、先述した『悲情の山地』に収録されている。

事情が大きく変わったのは一九八〇年代である。当時、国民党の恐怖政治に抗して民主化要求の声が次第に高まっていく中で、台湾原住民の間でも知識人青年を中心に権利回復運動が沸き起こった。外部の資本や事業者に蚕食される山地の居住地、平地へ出て底辺の労働を強いられる同胞、失われつつある独自の文化や言語……。そのような困窮や苦境を直視し、見失われがちな民族の誇りを取り戻そうとするこの運動は、さまざまな障壁を越えつつ、やがて大きな社会的潮流を形成することになった。台湾原住民による文学活動は、そうした運動の高揚と軌を一にして姿形を整えてきたと考えてよい。発表された作品には、多くの場合、差別の告発や民族としての尊厳回復といった主題が色濃く見られるのである。

一九八〇年代の台湾でとくに注目を集めた原住民作家が何人かいる。本書のモーナノンとトパス・タナピマは、まさにその代表的な存在である。台湾原住民文学が世に現れてきた経緯を考えるならば、本邦訳シリーズの第一巻をこの二人の作品集にあてたのは適切な編集方針と言えるであろう。

まず、モーナノンは一九五六年の生まれで、パイワン(排湾族)の詩人。視覚障害があり、台北へ出てマッサージ業で生計を立てているという。ここに訳出されているのは彼の作品の

うち九篇の詩である。

モーナノンの同胞に訴えかけるような詩はどれも骨太で、いかにも力強い。本書の書名にもなっている巻頭の「僕らの名前を返せ」は、当時使われていた山地同胞など、外から押し付けられた他称や個人々の漢名を自らが拒否し、名前の問題に凝縮された台湾原住民の危機的状況を鋭く抉り出した作品である(トパス・タナピマにも同様の主題を扱った「名前をさがす」という小説があり、本書に収録されている)。被抑圧の歴史を辿った「燃やせ」など他の一連の詩でも、台湾原住民の覚醒を促すその基調と作風はあまり変わらない。他方で本書には、悲痛と憤りに溢れたモーナノンの作品も何篇か訳されている。都会の闇で春をひさがざるをえない原住民少女たちの境遇を描いた詩である。それらの詩作が行われた頃、台湾では原住民女性の人身売買に対してようやく社会の目が向けられようとしていた。短詩「鐘が鳴るときー受難の山地の幼い妓女姉妹に」はこう終わっている。「鐘がまた鳴るとき／お父さん、お母さん、知っていますか／私は、いつもいつも思っているの／もう一度私を生みなおしてほしいって……」と。

もう一人のトパス・タナピマはブヌン(布農族)の出身で、一九六〇年の生まれ。作家であるとともに、原住民医療に従事する現役の医師でもある。本書には、その二冊の作品集から計二二篇の小説が選出されている。

トパスの作品には故郷の村、あるいはブヌンの人々を題材にしたものが多い。自分のブヌン名をそのまま小説名にしたユニークな処女作「トパス・タナピマ」、原住民籍を回復しようとする老人の話「ひぐらし」は、どちらも都会で暮らしたブヌンの男性が変わりゆく故郷と自分の姿を再発見するという内容である。帰郷小説とでも呼ぶべき作品群であろう。ただし、後者の「ひぐらし」については、一九二〇年生まれ的主人公が憧れて都会に出たという筋立てそのものが成り立つのかどうか、多少の疑問が残る。その他、傑作と評される「最後の獵人」をはじめとして、「懺悔の死」、「ウーリー婆の末日」などもブヌンの村を舞台にしており、また「ぬぐいされない記憶」は、山地の村に波及した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に起きた大規模な反国民党政府の運動)を描いた小品として興味深い。

そうした「ブヌンもの」とは違って、おそらくトパス自身が医師として台湾各地を訪れたときの体験に基づくのであろう、他の原住民グループとの触れ合いを描いた小説も本書には何篇か含まれている。かつて愛情を抱いたタイヤル(泰雅族)女性の悲惨な転落という重苦しい作品「恋人と娼婦」、駐在医師として三年半を過ごした蘭嶼島で、島民のヤミ(雅美族、またはタオ、達悟族)と外来者との軋轢を作品化した「救世主がやってきた」、「怒りと卑屈」がそれである。蘭嶼の二篇については、舞台はその離島であっても、さまざまな出来事を見つめる視線が必ずしもヤミ(タオ)の人々の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に注意しておきたい。

下村の解説によると、台湾ではトパスの漢語小説にブヌン語の影響を指摘する批評があるようである。ブヌン語で考え、漢語で書くという「訳脳」の時期がこの原住民作家にあっただろう、と下村は言う(三一二頁)。これは台湾原住民文学の評価に関する重要な論点の一つであると思われる。本書では、そのようなブヌン語の影響がどこまで訳文の中に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るのだろうか。翻訳に対してあまり過剰な期待ができないことはよく承知しているが、この点については今後もぜひ検討を続け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る。

本書に邦訳されたモーナノンとトパス・タナピマの作品が漢語で発表されてから、すでに一〇年以上、場合によっては二〇年ほどの時間が経過している。その間に、台湾原住民をめ

ぐる社会状況は大きく移り変わった。「名前を返せ」という運動は着実に成果をあげ、また「原住民」という名称もすっかり定着した。公娼の制度も廃止された。政府の内部に原住民(族)委員会が設けられるなど、国家政策が急速に改善される一方で、山地の村々は国家公園の指定や、一段と進展した観光化、開発などの大波に洗わ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現状を考えると、本書の作品が発表された一九八〇年代との落差を改めて感じざるをえない。いまでは変化の速度に合わせてながら、これらの詩や小説を読むという姿勢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台湾の事情に詳しくないという読者の場合には、下村の懇切丁寧な解説に基礎的な知識を求めることが望ましいであろう。

この邦訳シリーズは全部で五巻から成る。そのうちの第五巻が神話伝説・民話集にあてられているのは、いかにも台湾原住民文学らしく異色である。また、シリーズの編者として、日本側からは文学研究者の下村作次郎とオーストロネシア言語学者の土田滋、台湾側からは原住民を代表する知識人、孫大川(ブユマ、卑南族)とワリス・ノーカン(タイヤル、泰雅族)の二人が名を連ねているのも異色だと言ってよい。続刊を大いに期待したいと思う。

【編集部注】

第二巻『故郷に生きる リカラッ・アウー／シャマン・ラポガン集』(魚住悦子編訳・解説)が三月二〇日に刊行されました。

(横浜国立大学教授)

2003年5月『ユリイカ』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1

名前を返せ

下村作次郎編訳

松永正義

『名前を返せ』の「名前」には二重の含意があって、ひとつは個人の名前、例えば日本軍の高砂義勇隊一等兵としてモロタイ島で戦い、敗戦を知らずにそのまま密林の奥に潜み、七四年に発見されたスニヨンさんは、日本では中村輝夫として知られ、台湾では李光輝として報道された、つまり日本の総督府からも中華民国政府からも正式の戸籍名でない非公式のものとした本来の名前であり、そしてもうひとつは、そうした個人を包みこむいわば民族の名前で、これも清朝時代には生番、日本時代には生蕃、蕃人、高砂族、そして中華民国時代には高山族、山地同胞などと呼ばれ、八〇年代になってからようやく原住民族の呼称が定着した。定着したのは八〇年代の民主化運動の刺激を受けて、原住民族の権利要求運動が広がり、そのなかでの、われわれは蕃人でも高山族でもない原住民族なのだ、という主張が受け入れられていったからだ。そしてそうした動きのなかで個人の名前の探求、つまり私とは何

ものなのかという問いが浮かびあがってきたのだと言える。

こうした原住民族の運動は、民主化運動の中から出てきたものだし、また民主化運動という背景なしには持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つただろうが、しかし、ともすれば統一／独立のイデオロギー対立や、中台の政治抗争の中からもめ取られてゆきがちな現状に対して、そうした対立を無意味化するような地点から台湾社会のあるべき未来を提示しうる点で、原住民族の問題は重要だ。

モーナノンの詩九編と、トパス・タナピマの短編十三編からなる本書は、『台湾原住民族文学選』五巻のうちの第一巻にあたる。本選集の立場は大変鮮明で、「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は、一九八〇年代の台湾の民主化のなかから生まれてきた新しい文学」（本書解説）である、とする立場からそうした新しい文学に四巻をあて、「神話伝説・民話集」一巻を加える構成となっている。

もちろん八〇年代以前に原住民族の作家がいなか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しかし「新しい文学」としての原住民族文学を切り開いてきたのはやはり本書の二人であって、とりわけトパスの十三の小説の、ひとつひとつ異なるテーマは、ややプリミティブな形ながら、現在の原住民族の諸問題を総体として浮かびあがらせ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

（一橋大学教授）

2003年3月『台湾原住民族研究』7号、風響社

書評『名前を返せ』

野林厚志

下村作次郎ほか編集『名前を返せ』（台湾原住民族文学選 1）321pp
2002年 草風館（東京）2800円＋税 ISBN4-88323-129-1

台湾の文学史については全くの門外漢であり、原住民族運動についても基本的な史実を知るにとどまっている筆者が、原住民族文学選についてどれほど有意義な評を述べられるかについては正直言って自信がない。あえて、本書の評を試みる理由は、筆者が博物館で仕事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ら、表象という問題に少なからず関心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自己を表現する理由、目的、その手段が博物館の展示やそれに関連した表象と文学とではどのように異なるのかについての問題意識が拙稿をおこさせたと理解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ある。

台湾原住民族の人々が独自の口承伝承をもつことは、日本統治時代に編纂された伝説集（台北帝国大学言語学研究室 1935）や、最近になって出版されたいくつかの伝説集によって日本に紹介されてきた。これらの伝説集の大半は、その洗練の度合は別として、いわゆる口承文芸という範疇に含まれるものと考えてよいであろう。口承文芸では、ある中心となる物語は存在するが、様々な語り部を経るにつれて変形を重ね、人々は自分が聞いた物語を自分なりに解釈すると同時に、自分に合った形で再結晶する。その結果、次へ語られる時には、よ

り語り部のスタイルにあった形に、ある意味、洗練されていくからである。そして語るたびにその物語はより自分のスタイルに合った形へと洗練されていく。台湾の原住民族諸集団に同じモチーフの話が広がりを見せることから、彼らの中に口承文芸とよべるものが歴史的に育まれてい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ある程度認めてよいであろう。

メキシコの先住民文学、とりわけ、ユカタン・マヤの口承文芸について、文学的な創造に異文化をめぐる政治的交渉が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論考を重ねている吉田栄人によれば、先住民文学は、誰が創作しているか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た場合、次の3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るとされている（吉田 2000：128）。それらは（1）現代の「先住民」が創作する文学。（2）現代の「先住民」による、創作という意図はないが、文学とみなされるもの。（3）「先住民」の手によるものとされる過去の文学的記録である。

先に述べた神話や伝説の類は（2）の範疇にはいることになる。（3）との区別は、記録の過程が明確であるか否かという点にある。すなわち、時代はいつであろうと語り部と記録者の名前が明示されている場合は（2）に含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ただし、この場合は創作者は不明であることが前提となる。創作者がわかる場合には（1）の範疇にはいることになる。

（2）において注意を要するのは、記録者の能力によっては個人の創作をいわゆる伝承と誤って記録してしまう場合であろう。筆者の経験ではヤミ族の調査を行なった際に、語り部の名手とされていた男性が次から次に様々な話をしてくれることに不思議な気持ちを抱いたことがある。厳密な検証を行なったわけではないが、いくつかのモチーフを自分の都合のよい話に仕立て上げていくという口承文芸が生み出されていく典型的な過程があったように思える。こうした場合には物語りそのものではなく、話ができあがっていく流動性そのものが興味深い現象としてとらえ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のであろう。台湾原住民の文学を考えた場合、

（3）は非常に稀少なものとなる。原住民が記録の手段を口承以外にほとんど持たなかったことがその理由であると考えてよいであろう。ここで明確となることは、台湾原住民文学とよばれるものには書き手である原住民の人たちのありようによって2つに大別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創作者が明確であり、意図的に書かれた創作物、もう一つはいわゆる口承文芸に属するものである。

『名前を返せ』のモーナノン、トパス・タナピマの2人の作品は（1）に含まれる。現代という脈絡の中で意図的に自分達の立場や主張を作品を通して表現することをねらったものに他ならない。両者の作品は1980年代に登場した。言うまでもなく、台湾の民主化のうねりの中で展開した原住民運動に連動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抑圧からの解放をうたったモーナノンの詩はいずれも魂の叫びが突き刺さるように聞こえてくる。荒削りな表現と象徴的な隠喩とがおりなす響きは、原作もさることながら、中国語で書かれた詩の日本語訳という至難を見事にやっけてのけた訳者の力量によるところが大きい。時代状況を知り、原住民にシンパシーをもつ読者にとって、原住民文学の迫力を存分に味わうことができ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しかしながら、それは逆にモーナノンの詩のもつ政治的な交渉力の限界であり、彼の作品をとりあげた編者の限界をも表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第1巻に収録されたモーナノンの詩は9篇ある。それらのいずれもが台湾の漢族に抗する内容で満ち溢れている。文学でもデモ行進をしているようにさえ受け取れるのである。モーナノンの詩に欠けているのは、はっきり言ってしまえば、読者の存在を意識するという態度である。

原住民文学が極めて重要な意味をもつのは、文学の創作者と読者との間に様々なすり合わせが模索されることを可能にするからである。実際のところ、文学作品をどう評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それを読む読者の立場によって大きく異なることになる。すなわち、原住民文学は原住民の人たちが生み出したように見えても、実際には読者や解釈する側がその存在を想像したものということである。時には創作者が文学性を意図していないにも関わらず、読者が文学作品と見なしてしまうという事態も起こりうる。こうした場合、時として作品が原住民の人によって書かれたということよりも、作品が「原住民的」であることが読者にとっては重要となることがある。作者が原住民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それを原住民文学と見なしたことに對する正当性を読者や解釈者が保障したいから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ろう。では、「原住民的」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モーナノンの詩の場合、どのような形で表れるのだろうか。言うまでもなく、抑圧された状況に傷つき、魂の叫びをあげる原住民の姿に他ならない。しかしながら、モーナノンの言葉はモーナノンの言葉にすぎないのも事実である。日本文学やフランス文学が一樣でないのと同様に、原住民文学も多くの作者が存在し、決して一樣なありかたではないはずであらう。にもかかわらず、モーナノンの作品は、原住民文学を創作する主体からの作品であり、その内容が原住民の人々にとってタブーなことに関わっていくために、読者がその作品に対し、「原住民的」であ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何故、あの内容の詩を書き続けたのか、非常に興味深い点である。万が一、彼の詩が選択的に選ばれたとしたら、原住民文学とは、少なくとも日本に翻訳された段階では意図的に想像された産物であった可能性を否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原住民の集落でフィールドワークを経験したのにとつて、トパスの作品は集落での日常を彷彿とさせ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それには、彼らの間で必ず交わされる平地人に関する話もちろん含まれている。トパスの作品の中で、平地人の気配がないのは唯一「小人族」である。それ以外の作品には常に平地人である漢族に対する冷やかかなまなざしを感じるようになる。トパスの作品が日常を淡々としかも確実に描写していくがゆえに、逆に平地人への厳しい視線がより鮮明となっていくとも言えるであらう。それは残念ながら、彼の作品を画一的にしてしまっている最大の原因ともなっている。

「最後の獵人」は原住民の人たちの狩猟活動の調査を続けてきた筆者にとつても非常に印象深い作品である。作品に描かれた獵人ビヤリの心の動きは、狩猟者の内面を見事に表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た。読み進むにつれて、原住民文学という枠組みをこえた作品である予感を持ったのだが、その期待は見事に裏切られた。最後は、漢族への抵抗を狩猟という原住民文化の象徴的な行為を通して表現したにすぎないものと感じてしまった。

トパスの作品はさらに原住民間関係の微妙さを描きだしている。それは彼の体験にもとづいて執筆されたと思われる「救世主がやってきた」と「怒りと卑屈」に如実に表れることになる。

台湾原住民といっても決して一枚岩的な存在ではない。それぞれの集団が独自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持っているだけでなく、集団内ですら集落ごとの異な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がぶつかりあうことは少なくない。汎原住民意識が想像上の構築物であり、それ自体が目的ではなく、反原住民意識を原住民の原点である「部落」へ回帰させるための準備であることはすでに孫大川が的確に指摘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孫 1997: 47)。しかしながら、汎原住民意識は原住民同士を同等に扱おうとするあまりに、それぞれの原住民の社会のありようや、集団が

置かれている状況を曖昧にっ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る。それを克明に表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のは、トパスの次の文章ではなかろうか。

「帰り道、頭のなかは疑問でいっぱいになった。戦士らはどうして神通力を発揮して、邪鬼よりもあくどい勢力をうち破ろうとしないのだろうか。一体全体、どんな力が戦士らをおのようにねじ曲げ、卑屈で声をあげない存在にしまったのだろうか。彼らはあらゆる虚飾を排除し、赤裸々に戦士の精神を発揮して、力強く叫び、蘭嶼島の外まで叫び声をとどかせ、島に関心を寄せる人々にその声を聞かせるべきだ。(同書 302 頁)」

このトパスの心の叫びは、検死を強引に行なおうとした本島からの役人に対して、ヤミの人たちがとった態度に対するいらだちから生まれたものである。役人とヤミの人たちとの間にトパスが立たされた時、彼は自分がヤミの側に立つ人間なのか、それともよそものと一緒にあってヤミの人たちをさげすんでい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そして、その答えは先の一文で明確に示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と言えよう。つまり、トパスはヤミの人たちを自分を初めとする他の原住民の尺度ではかることしかできないのである。そして、その尺度からすればヤミは文字通り、卑屈な人々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る。筆者には、台湾本島から来たマスコミのヤミの文化に対する無理解さに対する痛憤を記した「救世主がやってきた」も、後に続く「怒りと卑屈」を読めば、そのマスコミの姿はトパス自身の姿を投影しているとも読めなくはない。

要は理解の程度が違うだけであり、トパスもマスコミも役人も「デューデュー」(ヤミ語でよそから来た人を指す語)でしかないことをトパスはこの2つの作品の中で言い当てることによって、原住民という存在そのものにも疑問を呈していることを感じさせるのである。

原住民文学とは、「文明」が「未開」を教化し搾取するといった植民地主義的な構図の中で、政治的、経済的、文化的制約を受けながらも、「文明」が生産する原住民イメージに対する問いかけを行なうものである。そこには、もちろん文学的な創造という意義もあるのだが、原住民文学とあえて表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それが異文化をめぐる政治的な交渉の手段とし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を積極的に受け入れることを認めていることに他ならない。

異文化をめぐる政治的な交渉という側面を考えた場合、それは博物館の展示や原住民の人々が行う、自らの文化をプロパガンダしたパフォーマンスやその他の芸術と相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しかしながら、表現される内容はきわめて対照的な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と言えないであろうか。原住民の人たちは自らの文化をモノで表現するときには、祭礼で着る華美な衣服や、伝統的な彫刻を用いることが多く、祭礼は漢族の観光客やマスコミが観覧できるような形で行うことが少なくない。仮にそれが閉鎖的に行われたとしても、その保守性自体が表象の効果として組み込まれ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こには明らかに、原住民を見つめる観客の目を意識した演出が紛れ込んでいる。そこで演出されるものに悲観的な原住民イメージはまずありえない。同じ政治的な交渉の装置として用いられながら、表現される内容は文学とは正反対の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は、今後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興味深い問題である。

モーナノンとトパスの著作はいずれも原住民運動が激しさを増していく時期に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り、悲観的なイメージを強調することに力強さを求めていっ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理解できる。原住民文学がこれまで描いてきた悲観的な内容に対する原住民側からの批判はすでに出尽くしていると思う。かといって、「伝統的」な「美しき」原住民の生活を描き出すことも原住民文学の目的ではないはずである。これまで支配する立場にあった漢族の持ち物であ

る漢語を通して、漢族が軽んじてきた原住民の文化を語り、自らを表現する原住民の営みこそ我々が理解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ろう。

原住民にとっては読者側が理解可能な言語様式、台湾原住民の場合は漢語を用い、特にモーナノンには詩という全く表現様式の異なる手段を用いて原住民文学を展開させた。それはとりもなおさず、その言葉の主たる使い手である漢族への強烈なアピールを意図してい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すなわち、彼ら2人の作品は書かれた動機から手段に至るまで、政治的な色彩を直接的に浮き上がらせた原住民文学であったのだろう。原住民運動に呼応する形で生まれてきた作品が、悲しみと抑圧からの解放をうたいつづけたことを否定的にとらえる必要はない。しかしながら、それらが原住民文学であるといってしまうのなら、それは読者や解釈を行う側があまりにも原住民文学に対して未熟な理解しかもちあわせていないことになる。原住民や原住民文学をとりまく社会環境が同じような状態で続くことはありえない。それは原住民文学を読む読者のも十分理解すべきことなのである。つまり、『名前を返せ』に収められた2人の著作にこめられた問いかけは、それらが書かれた当時の社会的な脈絡を理解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はじめて見えてくるものなのである。原住民文学とはなにかを問い直す必要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文献

孫大川

1997 「汎原住民意識と台湾の民族問題の相互作用」『PRIM』第6号、29-52頁、東京：明治学院大学

台北帝国大学言語学研究室編

1935 『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説集』東京：刀江書院

吉田栄人

2002 「異文化を接ぎ木する技法 ユカタン・マヤの口承文芸にみる異文化哲学」『言語と文化』第13号、123-147頁、仙台：東北大学言語文化部

台湾文学がさまざまに読み取られ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について

王 恵珍

谷沢永一は、「現代は新聞雑誌週刊誌が空前の熱意を傾けて書評を重視している実に奇特な御時勢である。然るに書評が手放しで礼讃したところで必ずしも売れ行きが伸びないという奇妙な現象が見られる。」（『人間通』、新潮選書）と述べている。それゆえ、この本の売れ行きも、日本の読書市場に任せざるを得ない。しかし、筆者は、訳者の「読んで感動してく

れる読者と原住民族の文学を共有したい」という心を受けとめ、日本読者の『台湾原住民文学選』理解に一役買うべく、筆者自身が原住民族とふれあった個人的な体験を述べてみたいと思う。

筆者は漢族系台湾人であるが、大学時代に「山地服務社」のサークル活動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る。90年代の初め頃で、その時にはじめてタイヤル族の人々に出会った。私たちは、新竹県尖石郷にある学校の寄宿舎に暮らす「後山」(奥山)出身のタイヤル族の中学生を対象として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行った。また、夏休みを利用して原住民部落で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行った。山奥の原住民部落に行く前に、まず、原住民族の社会や風俗習慣について勉強させられた。こうした一連の活動には、原住民族出身の著名な学者、孫大川氏や、作家のワリス・ノカン氏といった文化人を招いての講演もあった。しかし、私にとって最も印象深い講師は部落に住むある原住民族の牧師であった。なぜなら、私は、彼が開口一番に語った「文化侵略」という言葉に、真っ向からびしやりとやられた思いをしたからである。この言葉は今でもはっきりと覚えている。自分たちは、熱心に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やったつもりであったが、なんと「文化侵略」行為だと言われてしまったのだ。

漢族の大学生たちは、原住民族の文化や風俗について理解できないまま、漢族の価値観や文化などをそのまま原住民の部落に持ち込み、原住民族の子供に押しつける。一方、平地の漢族社会にうまく適応できず、挫折した原住民族の青年たちは、我々大学生を目にしてある種の劣等感をいだくことになる。私たちの行動は、ある意味で自己満足のために行った活動に過ぎ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かも指摘された。原住民の部落に入って二週間ばかり泊まり込んだくらいで、原住民社会に存在している問題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ただ部落の人々に迷惑を掛けるだけではないのかと厳しく批判された。しかし、牧師は我々の意気消沈したまなざしを感じ取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最後には、「原住民族の子供と仲良くつきあって、これからは原住民族の問題に対して関心を持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のです。」と結んで慰めてくれた。

私たちは、原住民の部落に入って「山地服務社」という美しい名を名乗っていたが、その実、私たち自身が本当に厄介者になっていると感じた。野生の本能を失ってしまった我々の方が、かえって原住民族の友達から色々なことを学んだ。二週間のあいだ、私たちはみな温かく世話をもらい、お互いに信頼関係を築き、彼らの農産品の販売や子供の教育問題などについての悩みを聞いた。人々が助け合って楽天的に暮らしている山奥の原住民部落のくらしぶりにも感心させられた。このような活動がきっかけとなって、大学院での専攻をかえ、農業の分野に進んだ先輩もいる。牧師が言った通り、原住民社会に存在している問題は、たった二週間滞在しただけの青二才の私たちのような若者の力で決して解決できることではない。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機会のおかげで、私たちは、自分の文化に優越意識を抱きながら、原住民族の世界に土足で踏み込む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異文化に対して安っぽい同情を払うのではなく、彼らとその文化に対して尊重の念で接することが大切なのだと考えるようになった。今日の国際情勢、イラク戦争などイスラムと西洋文化の対立などを見ると、異文化に対する理解は、21世紀の重要な課題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全五巻)の第一巻に収録された作品を見渡すと、訳者は台湾の社会や政治、経済などが急激に変化するなかで、原住民族作家がその体験から想像力と神話を混じえて描き出した、神秘的で魅力的な作品を選んでいていると思う。

筆者は十年前にモーナノンの詩を読んだが、社会下層における原住民族の魂の叫び、怒り、

悲しさが詩から噴き出しているのを感じた。それは、今、日本語に翻訳されてもおお、行間に響いている。モーナノンは、「私の詩の最も大きな悲願は、即ち〈絶望の中から希望を見つけ、悲憤の中から喜びを得る〉ことである。」と書いている。このように、原住民族の生命力は、現代社会に抵抗しながら、遅く生き延びて、暗い闇に「希望」と「喜び」を見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だ。

トパス・タナビマは、モーナノンとは異なる。彼は、ブヌン族の、高学歴の少数派インテリである。医者である彼は、近代教育を受けた原住民族作家である。彼の作品は、エリート階級から原住民世界を眺めて描かれており、原住民族に対する憐憫や苦悩がしみじみと感じ取られる。

原住民作家である孫大川は、「原住民文学は、日暮れの文学である。」とよく言っているが、昨年六月に東京大学で講演した葉石涛は、「台湾文学の未来は全部先住民作家の肩にかかっている」と語っている。ある原住民作家は、「なぜ我々が、台湾文学の未来を背負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か」と反発していた。台湾原住民文学は、台湾文学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の中で、いったいどのように位置付けられるのかといった問題は、台湾原住民作家にとっては第二義的な問題であろう。彼らは、少数派として原住民族の尊厳を訴えながら、自らが生きている世界や文化、いわゆる文明社会の中で出遭った境遇を、文学の形式によって、読者の共感を呼びながら、理解を広めるために書きつけていくだろう。

『台湾原住民文学選』の刊行によって、日本の読者も、これまでとは違った面から、さまざまに読み取られる台湾文学の面白さを味わ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関西大学大学院生・台湾文学専攻)

2003年2月『アジアエコー』

夏曼・藍波安

謝 孝浩

「ひとりで海に潜ることが、私にとっては大切な時間です」

台湾の2大新聞のひとつ、中国時報が主催する時報文学賞で2002年の推薦賞に輝いた『海狼的記憶』の著者、夏曼・藍波安がポートレートの撮影場所にと選んだのは、珊瑚礁の蒼い海だった。

彼は、台湾島の東南の沖合いに浮かぶ蘭嶼島に住むダウ族。台湾の先住民族のひとつで、トビウオ漁を中心として、独自の文化を守りつづけてきた海洋民族である。ダウ族固有の文化や深い思索が盛り込まれた彼の文章は、数年前から高く評価され、彼にとっては4作目になるこの作品で、今回、台湾の芥川賞ともいえる榮譽ある賞を受賞した。

夏曼・藍波安という名前(名字は存在しない)は、ダウ族の言葉で“ラボンアン之父”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ラボンアンは、彼の息子の名前だ。ダウ族には、一生のうちに何度か名前を変える習慣がある。もつとも新しい世代の長子(性別は関係ない)が生まれたときに、その長

子を中心とした呼び名に変わるのである。

「この海のことをふっと思い出してね」

ラポンアンは、ダウ族の言葉で“たくさんの友達をもつ”の意。役所に登録するとき、蘭嶼島の海を思い出し、その息子の名前の発音に、『藍波安』という漢字をあてたのだ。

「タクシーの運転手を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よ」と穏やかに微笑む夏曼・藍波安。

高校進学のため生まれ育った蘭嶼島を出てから、13年前に島に戻るまでには、彼自身の中でさまざまな葛藤があった。台湾本島は圧倒的な数の漢民族中心の社会。その中に飛び込んだことで、次第にダウ族としての意識が芽生え、大学時代には、先住民族問題について関心をもつようになった。卒業後もその運動を続けるために、時間的に自由になるタクシーの運転手という職業を選んだという。

彼が本格的に作品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生まれ故郷に戻ってからだ。魚を獲ったり、水芋を育てたり、船を作ったり。ダウ族が昔から育んできた固有の文化に改めて興味をもつようになり、それを少しずつ自ら身につけていこうとした。自然とともにある島民の生活や知恵は、彼の心を揺さぶり、次々と文章となって表現されていく。ダウ族の老人が語る神話や伝説を口述筆記して、それを集めた処女作『八代灣的神話故事』や『冷海情深』など、彼が蘭嶼島から発信した作品は、台湾で大きな反響を呼んだ。

いまでも彼は毎日のように魚を獲りにでかける。文章を書くだけではなく、魚を獲ったり芋を掘ったり、昔ながらのダウ族としての日常を過ごす。そこから生まれてくる彼の作品には、確かな人間の営みが発する深みのある薫りが漂っている。

「海に入っていると、なにより謙虚な気持ちになります」

ダウ族にとって、海は切っても切り離せないもの。そして、海の恵みを享受する彼らはこの謙虚さを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身につけてきたという。この美しい自然が永遠に引き継がれ、次の世代もこうして暮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と。新しい世代にあわせて名前を変えるというのは、まさに次世代のことを大事にしたいというダウ族の思いが集約され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た。彼が再び名前を変えるのは、初孫が生まれたときだ。息子の藍波安は現在、16歳。そう遠くない将来、その日が訪れることだろう。

栄えある受賞で台湾で知れ渡った名前が変わってしまうことに、未練はないかという私の質問に夏曼・藍波安は、目を細めて答えた。

「それが、私たちダウ族の文化ですから」

撮影が終わると、彼は海へと入っていった。筋肉質の分厚い身体が波の中に消えた。ひとりだけで海と語り合う、彼のかげがえのない時間が始まった。

摘要

獲得中國時報主辦的時報文寧獎 2002 年推薦獎『海浪的記憶』作者夏曼・藍波安是蘭嶼達悟族人・也是首次得到這項大獎的台灣原住民作家。他正式開始寫作工作是在 13 年前返回蘭嶼老家後・從射飛魚・種水芋・造舟等當地島民與大自然為伍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智慧・撼動他的心・並且陸續將這些感動及感受化為文字。他的第一本書為記錄整理達悟族老人所口述神話的『八代灣的神話故事』及後來發表如『冷海情深』等描述蘭嶼生活的作品・在台灣得到極大回響。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魂の文学”にふれる実行委員会

	第二部	第三部
顧問	土田滋 (帝京平成大学)	
実行委員長	内川千裕 (草風館)	竹尾茂樹 (明治学院大学)
企画責任者	黄英哲 (愛知大学) 下村作次郎 (天理大学)	千々岩力 (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世話人代表)
司会	山田仁史 (京都造形芸術大学)	山本芳美 (都留文科大学)
会計	魚住悦子 (独立行政法人国際交流基金日本語教育専門員)、 宮岡真央子 (東京外国語大学院生)	
実行委員	新井リンダかおり (ライター)、内山加代 (中国語文学院)、小林岳二 (高校教員)、胎中千鶴 (立教女学院短期大学)、中古苑生、中村ふじゑ、松本さち子 (台湾・真理大学)、三宅清子 (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安場淳 (台湾原住民族との交流会事務局/An-chang Project)、柳本通彦 (アジアプレス)、柳本真理子 (台湾・東呉大学)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フォーラム “魂の文学” にふれる」報告集 □ ■ 2003年11月9日発行

山总该会是一所学校? Dalagai — hlahuy ga biru^{na} lagi?

黑板. 粉笔在哪里? imu na kalux bag, biru na koni?

老师. 会不会与握粉笔过程

仍保持: biru na java ga, njana rasun na haku?

明亮的眼睛投向者 kalux vala na roji ga, birai na tuzuu

向学院如天上的鸟群 rahux balai na tunux ga, siga longax.

初学的孩子. 请挥挥 laji na krakis, blin kara na mrxar

你脑海中的所有疑惑 na tunu su.

笛. 和也. 用脚踏去 rasi na kakai su.

感觉踏空 " hig "

用那感觉反风的爱好 " ora "

用手心触摸出的空寂 usa na makai

" veihui

" d-muling

" hlahuy

你会发现到. 宝贝物. 也 bungria su mgwas na hlahuy:

敬南投内. 声音地说: lagi, uwagah hani

请进孩子:

瓦德新. 诺新

山是一座學校

83

……給原住民兒童

山，怎麼會是一座學校？

黑板，粉筆在哪裡？

老師，會不會

手握凶猛粗暴的藤條？

黑亮的眼眸發問著

問號似天上的星群

親愛的孩子，請揮掉

你腦海中所有的疑惑

簡簡單單地

用腳掌去感覺踏實

用肌膚感受風的愛撫

用手心觸摸山的容顏

用一顆心推開山的門窗

你會發現到

它正悄悄地敞開校門

柔聲地說：請進，孩子

孩子，請進……

推開第一扇門

你將發現

是一座沒有黑板的教室

天空三行字，請用力讀！

把手伸開，當翅膀

把腳站穩，當車輪

操場就是寬廣的草原

你將與野獸一同捉迷藏

和星星親密地交談

樹藤和你玩跳繩比賽

流水教你歡唱童謠

這正是山所教導的第一課！

把身體交給大自然

山は學校——原住民の子どもたちへ

山がどうして 学校なの？

黑板やチョークはどこにあるの？

そして先生は？

手にはおつかなくて痛いお仕置きの藤つるをもっているの

黒い輝く瞳がたずねる

疑問符は空の星くずのようだ

いとしい子供たち ちりちり払い

君たちの頭の中の疑惑をすっかりね

何のこたわりもなく

足の裏でしっかり踏み確かめてごらん

肌で風の愛撫を受けてごらん

手のひらで山の顔をそっと触ってごらん

心で山の窓を開けてごらん

そうすれば見つかるとよ

山はそっと校門を開け

やさしい声で言うよ おはいり 子どもたち

子どもたち おはいり……

一番目の扉を開けると

君は見つけるだろう

黒板のない教室を

天空の二行の文字を

力いっぱい読んでごらん

手を広げて 翼にするんだ

足をしっかりと踏んばって 車輪だ

運動場は広々とした草原だ

君は山のけものたちと鬼ごっこをする

星と親しく話し

樹のつるは君と縄跳び競争をする

小川の流れば君に童謡を楽しく歌ってくれる

これが山の教えてくれる一時間目の授業

身体ごと大自然にゆだねる

内山加代訳

第二座教室只有空白的天空
 但飛鳥與你們一同上課
 地帶領你昇高翱翔
 熟悉每條河流的歌謠
 熟悉每株林木的服裝
 熟悉每座山的脾氣
 冷了，白雲爲你披圍巾
 累了，就在樹林的肩膀
 和松風一起休息
 記得不要被炫麗的黃昏迷惑
 它會灑滿軟軟的金披風
 引領你徘徊而迷路
 離開第二座教室
 山徑會通向山的屋頂
 在那裡，你有一扇
 四面敞開的窗戶
 暴雨會搖撼你的身軀
 冷雨會拉扯你的衣服
 狂風會吹亂你的視野
 你們會看到
 柔弱的草，謙遜地彎腰
 龐大的石頭，堅忍地立正
 頑皮的松風，機伶地午睡
 落葉，將重回泥土的懷抱
 它們，依然生活下來
 像山的颯颯
 藏著千百年的深豁
 像山的歷史
 充滿億萬年的驚奇
 像山的志節
 誰也不許它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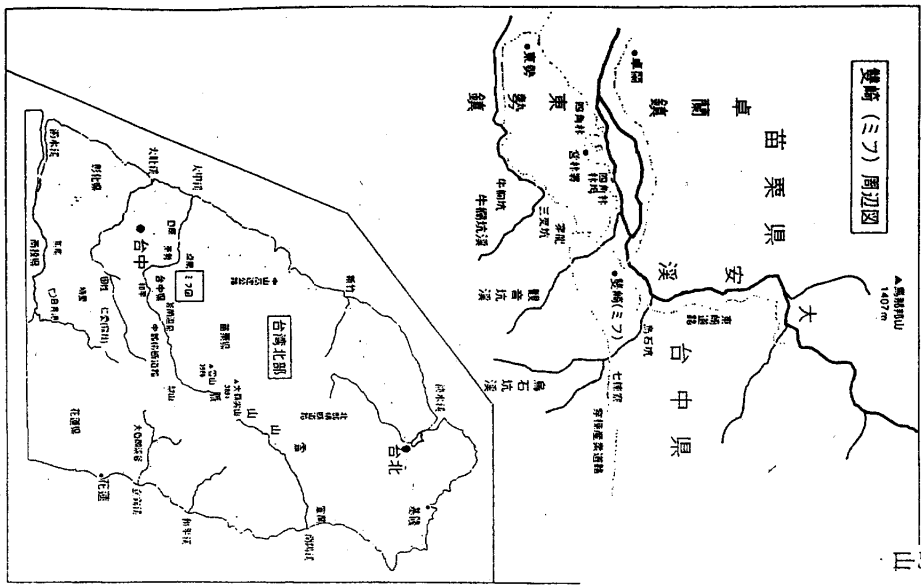
二番目の教室は空っぽの空があるだけ
 でも鳥がいつしよに勉強してくれる
 鳥が君を高みに連れてつてくれる
 どの河の流れの歌も
 樹の一本一本の装いも
 どの山の心もよくわかる
 寒くなれば 白い雲が
 君にマフラーを掛けてくれる
 疲れたら 樹の肩で
 リスといっしよにひと休み
 でも覚えておくんだ
 美しい黄昏にまどわされてはいけない
 黄昏はふんわりした金のマントをひるげ
 君をあてなく歩かせ道に迷わせるから
 二つ目の教室を出ると
 山道は頂上に通じている
 そこには 四方ぐるりと開かれた窓がある
 激しい雨が君の身体を揺らし
 冷たい雨が君の衣服をひっぱり
 強風が君の視界を乱すけど
 君は見つけるだろう
 弱々しい草が うやうやしくお辞儀をし
 大きな石は じっとこらえて立ち
 いたずらなリスは 気をきかせて屋簷をし
 落ち葉は 土の懐へ戻つてゆくのを
 彼らは ずっと生きてきた
 山の胸のように
 何千年もの深みを隠して
 山の歴史のように
 何億年もの驚異に満ち
 山の志のように
 誰もそれを変え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

第四座、第五座—教室
 你將發現自己是學生也是老師
 你的眼睛你的皮膚你的手腳
 甚至於你的耳朵都是最好的老師

以至於第無數座教室
 當山的校園敲起上課的鐘聲
 你要自己找椅子上課
 風霜雨雪可能是一枝鉛筆
 一本書、一架鋼琴、或是
 一座實實在在的體育場

因為你正是山的孩子
 有天，當你們下山
 來到城市來到鷹架上
 來到礦坑來到辦公室
 你們將和不同語言的人
 不同習慣的族群
 不同膚色的人群

共同生活
 請永遠記住，緊緊地
 記取山的教誨
 好讓島嶼每一個角落
 矗立著一座座
 英挺的山



四番目 五番目の
 教室は
 それから無数の教室では
 君は自身が生徒でもあり
 先生でもあると知るだろう
 君の眼 君の皮膚 君の手足
 耳までもが最良の教師なのだから
 山の学校に始業の鐘が鳴るとき
 君は自身で椅子を見つけて授業をする
 風も霜も雨も雪もみんな一本の鉛筆
 一冊の本 一台のピアノ あるいは
 ほんものの運動場となる
 なぜかという君はまぎれもなく
 山の子どもだからだ
 いつか 君たちは山を下り
 都会へ 建設現場へ
 鉱山へ 事務所へやってくる
 いろんな言葉を話す人たちと
 習慣もちがう民族と
 肌の色も違う人々と
 ともに生活するだろう
 どうか永遠に忘れないでほしい
 しつかりと山の教えを覚えておいてほしい
 この島のどんな片隅にも
 凍とした山を
 まっすぐ立てられるように

Kanig nyo rana kamo nyo rana
mapa zagpit jyaken do tataala nyo
zaka namen a ipasaray ko jinyo
oyako pa jimaci pa nanawat^{pa} so tenen
Kato ka rana a tomalilis a maka^a rala
mangyid do ranowa no Ipong

163

水面上的海洋（一）

夏曼·藍波安

一) 何謂海面上的海

我離開我的島嶼，我的民族已經十六年，回家是一種生命的選擇，是一種尋找自己的靈魂的決定，是遠離都市唯一的選擇。我回家了，一年後，我在海上釣飛魚，鬼頭釣魚，這是白天的海上，也是我生命裡成為達悟男人最驕傲的一刻。然而，真的我心中想像的哪樣簡單嗎？這是一本我認識的另一個世界，是我文學世界裡的第二個世界，假如你是我的讀者的話，妳的世界在哪兒呢？願意與妳分享。

二) 我在海面下的情感

這是屬於我各認人的世界，我們每一個人都屬於陸地上的人類，都有自己認識的世界。這是個偶然的機會，也是我回到部落唯一的選擇，選擇了海洋最爲自己維生的第一條件。我於是在海裡開始潛水，我選擇夜間去潛水，這又是另一個世界，從熟悉的世界到疏離的世界，不是我要選擇的，只是我去了台灣唸書，唸漢人寫的書，也是我最不熟悉的斯維世界。我回家夜間潛水，在第三次之後，我愛死了夜間的水世界。從這兒，我的島嶼，我終於找到了自己，我在水世界經常一個人，享受者水世界的孤獨，它的孤獨讓自己認識了自己，水世界的美讓我感觸到一個個體的微小。然而，哪是我真實的世界。

我終於發現我的文學，我因而開始書寫我的故事。還有我島與民族的世界。其實我發現，在這個書寫的世界，我還沒有有看到與相似經驗的作家。

附錄七、

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名冊

附錄四、台灣作家訪日代表團名冊



撮影 陳信瀚

吳密察

WU MI-CHA

團長

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6年生まれ。

1978年 台湾大学歴史学科卒業。

1990年 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
博士課程修了。

台湾大学文学部歴史学科講師、助教授、イギリス・オックスフォード大学中国研究所客員教授を経て現職に就く。

主著

『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共著）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台湾通史——唐山過海的故事』、『台湾近代史研究』、『大家來寫村史』など。

吳麗珠

WU LI-CHU

副團長

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第2処第1科科长



鄭清文

TZENG CHING-WEN



1932年、台北縣に生まれる。
台湾大学商学科卒業。
華南銀行に勤めるかたわら小説家として活躍。
元台湾ペンクラブ会長。現在も作家として活躍中。

主著

短編小説『春雨』、『鄭清文短編小説全集』

長編小説『大火』、『旧金山——1972』
童話『燕心果』、『阿里山の神木』（日本語版、岡崎郁子訳『阿里山の神木』研文出版、1993年）

『三脚馬』（日本語版、松永正義訳『三本足の馬』研文出版、1985年、英語版、コロンビア大学出版社、1999年）



李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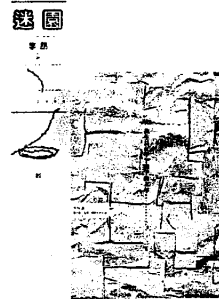
LEE ANG



1952年、彰化鹿港に生まれる。
本名、施淑端。
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科卒業。
アメリカ・オレゴン州立大学戯劇学修士。
現在、中国文化大学で教鞭を取っている。
14歳から小説を書きはじめ、16歳で短編小説
「花季」で文壇デビュー。

主著

『花季』、『愛情試験』、『她們的眼淚』、『一封未寄的情書』、『殺夫』（日本語版、藤井省三訳『夫殺し』宝島社、1993年、ほか英、独、仏、オランダ、スウェーデン、ベトナム語版）、『暗夜』、『迷園』（日本語版、藤井省三監修『迷いの園』国書刊行会、1999年、ほか仏語版）、『北港香爐人入挿』、『自伝の小説』（日本語版、藤井省三訳、国書刊行会、近刊予定）、『漂流之旅』、『看得見的鬼』。その他散文集『愛吃鬼』、『外遇』など。



朱天心
CHU TIEN-HSIN



山東臨朐出身
1958年、高雄鳳山に生まれる。
台湾大学歴史学科卒業。
中国時報文学賞および聯合報小説賞など、受賞。
現在作家として活躍中。



主著

『三三集刊』、『方舟上的日子』、『墜
壊歌』、『昨日當我年輕時』、『未了』、
『時移事往』、『我記得…』(日本語
版、『台北ストーリー』所収、国書
刊行会、1999年)、『想我眷村的兄弟
們』、『小説家の政治周記』、『古都』
(日本語版、清水賢一郎訳、国書刊
行会、2000年)、『学飛の盟盟』、『漫
遊者』、『二十二歳之前』など。



夏曼・藍波安

SHAMAN・RAPONGAN

1957年、蘭嶼島（台東県蘭嶼郷）紅頭村に生まれる。中国名、施努来。1973年、蘭嶼国民中学卒業、台東高級中学に進学。1980年、淡江大学フランス語科に入学。

大学卒業後は台北で暮らしながら原住民族権利運動に加わり、1988年には蘭嶼島への核廃棄物貯蔵反対運動に参加。1989年蘭嶼にもどり、小中学校で講師をしながらタオ族の文化を学ぶ。トビウオ漁やシイラ釣り、潜水、伝統的な舟であるタタラ造り、伝統的な詩歌の口承など、タオの男として求められる知識や技術を習得するかたわら文学活動を行い、タオの神話を採録してタオ語と中国語併記で発表した作品をはじめ、島での生活や伝統文化に回帰する苦闘を描いた散文やエッセイを数多く発表する。

1999年初の中編小説「黒い胸びれ」を発表し、2002年の『海浪的記憶』では同年の中国時報文学賞推薦賞を受賞。

1998年からは国立清華大学人類学研究所修士課程に在籍して研究を行った。

主著

『八代湾の神話』、『冷海情深』、『黒色の翅膀』（日本語版、魚住悦子訳「黒い胸びれ」）『故郷に生きる リカラッ・アウー』、『シャマン・ラポガン集』草風館、2003年所収）、『海浪的記憶』。

瓦歷斯・諾幹

WALIS・NOKAN



1961年、中部山岳部のミフ村（タイヤル名、台中県和平郷自由村双崎）に生まれる。

タイヤル。台湾原住民族作家、草の根文化運動家。

1980年、台中師範專科學校（現在の台中師範学院）卒業。師範学校在学時代に詩と散文の創作を始める。金門での兵役の後、花蓮県の富里国民小学校、台中県の梧南国民小学校、豊原市の富春国民小学校、そして94年以降、故郷の自由国民小学校で教鞭を執る。次第に原住民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目覚め、社会運動に身を投じていくが、台北中心で地域から乖離した運動に疑問を持ち、地域に密着した原住民の文化運動を展開するようになる。彼の文学作品は台湾において数々の文学賞を受賞しているが、原住民族の文化や教育についての研究・評論でも有名である。

主著

散文集『永遠的部落』、ルポルタージュ集『荒野的呼喚』、評論集『番刀出鞘』、詩集『泰雅孩子 台湾心』、詩集『山是一座学校』、詩集『想念族人』、散文集『戴墨鏡的飛鼠』、散文集『番人之眼』、詩集『伊能再踏查』、余光弘との共著『台湾原住民族史——族史篇』。

賴明珠

LAI MING-CHU



1947年、苗栗に生まれる。
中興大学農業経済学科を卒業したのち、同大学
で研究助手として勤める。
75年から78年の間、日本の千葉大学園芸学部農経
研究室に留学。
帰国後、広告代理店に勤めるかたわら、日本の童話
小説などを翻訳。
85年から現在に至るまで、村上春樹の台湾版専門
訳者として活躍。



哈日杏子

HARI SING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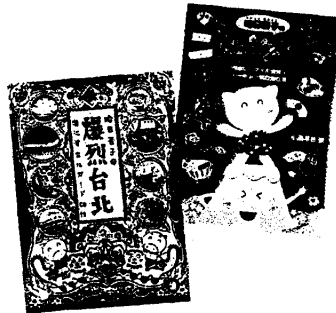
本名：陳桂杏 (CHEN KUEI-HSIN)

生年月日：6月5日

星座：双子座 血型：O型

學歷：台灣協和高等工商學校デザイン学科

職歴：漫画家、作家、ラジオ局キャスターなど



主著

漫画『早安日本』1・2、
『我得了哈日症』、『我要去
東京』、旅行記『哈日救命
丹』、『哈日事件記録簿』、
『日本中毒』（日本語版、小
島早依訳 『哈日杏子の
ニッポン中毒』小学館、
2001年）など。